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中國文學史上，婦女作品多半顯得零星而單薄，比起宏博而廣大的文人作品，婦女的作品收錄、評注與研究均十分稀少與深入。直至明清，婦女文學蓬勃興盛，不論是作家輩出、作品質量提升、選集及詩話的出現，都突破以往的記錄。

其中，在此風潮裡，以江南的婦女文學成就最為突出，在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可見，清代江南女作家的數量高達 89%，可說值得注意的現象<sup>1</sup>。在這分佈集中的地域性現象中，又以出身「世家大族」的閨秀最為突出，她們受到世家門風的栽培，受到良好的閨中教育，不僅知書達禮，也常因個人的聰明才智，而得以在詩詞書畫上，顯其不凡的成就，而家族也因顯耀門風，將閨女作品加以刻印，一時成為風尚，形成不少著名的才女家族。

清代江南的才女家族中，又以「左氏家族」的一門風雅值得注意，她們是以左錫璇、左錫嘉姊妹為主要，以姊妹之誼、母女之情所構成上下兩代的才女群體，她們有從祖父左輔、父親左昂而來的文風，受教於外祖父，錫璇、錫嘉於詩詞繪畫上有斐然成績，且皆有詩詞集傳世，子女受她們影響，錫嘉之女曾懿、曾彥、曾鸞芷，錫璇之女袁毓卿，亦工詩詞，有作品傳世。

由於左錫璇的作品較為散佚<sup>2</sup>，目前可見的較不完整，但錫嘉已有《冷吟仙館詩稿八卷詩餘一卷文存一卷附錄一卷》可堪研究，另錫嘉夫婿《吟雲仙館詩稿》、大女兒曾懿《古歡室詩詞集》等，皆可見之，可參酌為一手資料。

《冷吟仙館詩稿》乃根據左錫嘉的生命歷程作編排，卷一為《浣香小草》，

---

<sup>1</sup> 王萌：〈明清女性創作群體的地理分佈及其成因〉，《中洲學刊》第 6 期，2005 年 11 月，頁 216~220。

<sup>2</sup> 關於左錫璇的作品，林玫儀老師已進行蒐羅整理工作，目前的資料包括：署名「左芸娟」之《碧梧紅蕉吟館偶存詩草》一卷一種；署名「左錫璇」之《碧梧紅蕉館吟草》不分卷、《碧梧紅蕉館詩草》一卷、《碧梧紅蕉吟館詩草偶存》二卷、《碧梧紅蕉吟館詩餘偶存》一卷三種，以及著錄為「佚名」之《碧梧紅蕉館詩餘偶存》不分卷一種。見林玫儀：〈鸚鵡情深，手足情重——左錫璇的感情世界初探〉，（台北：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兩岸韻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2008 年 5 月 30、31 日），頁 1。

主要提及錫嘉的閨中時期，包括她早年失恃，至北京服侍父親，與諸姊妹互動的過程；卷二及卷三為《吟雲集》，為錫嘉的婚姻時期的作品，可見她與丈夫的唱和、宦宦生活，卷四為《卷旄吟》為曾詠剿匪瘁逝，其獨自扶柩回鄉，經歷險患的經歷；卷五至卷八為《冷吟集》，為錫嘉至蜀後的守寡生活，包括於四川鄉居侍奉公婆、教養幼兒，並供應賣畫家庭經濟、與閨友相交等經歷等，由此可知錫嘉居亂世、逢家變，曲折多舛的一生，可謂斑斑血淚。錫嘉的經歷也成為她作品的價值之處，別於一般的閨中女子，錫嘉有多首時事之作，她宛若清末亂世的漆室女，透過詩詞，表達她對家國的關懷，故透過此研究，不僅可見她的生平，更能在以她作為瞭解清末內憂外患環境下，女詩人內心衝擊與反應的對象，試看清末才女如何在時代、地域與家族的影響下，創作屬於她們詩篇、扮演她們生命裡的角色，又如何藉由發展交遊網絡，使其互相支持，在創作上不懈，在困難時不棄。

本研究試圖勾勒左錫嘉的時代、地域與家族婦女的生命軌跡，並進而於《冷吟仙館詩稿》的創作中耙梳其內容、風格的典型性，以期對清代江南風雅家族的代表婦女左錫嘉有所認識與瞭解。

## 第二節 目前研究概況

關於左錫嘉個人研究，目前尚未有專論，在單篇期刊上，以林玫儀〈試論陽湖左氏二代才女之家族關係〉<sup>3</sup>最詳細且值得參考，其研究將左錫嘉作品中所見的家族關係作一釐清，並考證錫嘉兄弟姊妹的確切人數，錫嘉子女的人數，家族間的互動，並提供左氏家族，錫嘉、錫璇、曾詠、袁績懋、曾懿、曾彥、袁毓卿、張祥齡、左輔的著作資料，提供研究者按圖索驥、循線探討的基礎研究。此外，在關於錫嘉與五姊錫璇的關係上，林玫儀〈鸞蝶情深，手足情重---左錫璇的感情

---

<sup>3</sup> 見林玫儀：〈試論陽湖左氏二代才女之家族關係〉，《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0期，2007年3月，頁179~222。

世界初探》<sup>4</sup>，亦提供本論文因資料不足所未見之處，包括錫嘉為十三歲才至北京，其母汪氏逝世對姊妹的影響、錫璇與錫嘉分離的景況、錫璇夫婦與錫嘉的互動等，均裨益姊妹關係上的研究。此外在錫嘉的生平研究方面，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sup>5</sup>為提供左氏才女與錫嘉閨友的著作資料，而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sup>6</sup>，則將錫嘉的生平作一簡單卻完整的介紹。

關於錫嘉作品研究上，較可觀的乃為詞作研究，主要為鄧紅梅的《女性詞史》<sup>7</sup>，在其第十三章以「花事將闌的清代後期詞壇」來介紹左氏姊妹因戰火蹂躪而產生泣血漣如的作品，鄧紅梅認為錫嘉詞作與時代緊密連結，早期詞作受到以「溫庭筠」為取徑對象的「常州詞派」藝術趣味影響，設色妍麗，帶有花間氣息；中晚期後經歷丈夫亡故，則由閨中兒女的細膩情愫，轉而為寫亂世流離多重擾恨的哀怨之音。別於詞作有深入分析，左錫嘉的詩作並無人加以耙梳，目前僅梁乙真《清代婦女文學史》第四編第二章「毗陵四女與一王二左」，提出左錫璇師承張紱英，並錄有錫嘉姊妹兩人的生平與詩作三首，後有摘錄林尚辰之詩評，主要為概略式介紹。

錫嘉後期詩作，有許多課子詩文，在清代女作家的課子主題上，有兩篇研究舉錫嘉詩為例，包括鍾師慧玲的〈期待、家族承傳與自我呈現----清代女作家課訓詩探討〉<sup>8</sup>，研究中曾指出錫嘉一系列關於「示兒」的詩文，表現出清代女作家教育子女的態度和心理期待，呼應父權對女性角色的價值觀，使女子獲得「理想母親」的身份後，持有發言的權力，得以透過示兒而呈現個人的生命史。另劉詠聰〈清代女性課子詩文〉<sup>9</sup>則主要談到清代女作家在課子詩文，流露她們為母的情懷，其中承載母親對下一代在學問、品德及功名上的深切期許，並舉有左錫

<sup>4</sup> 見林玫儀：〈鸞蝶情深，手足情重---左錫璇的感情世界初探〉，台北：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兩岸韻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2008年5月30、31日。

<sup>5</sup>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sup>6</sup> 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台北：鼎文書局，1971年）。

<sup>7</sup> 鄧紅梅：《女性詞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526~541。

<sup>8</sup> 鍾慧玲：〈期待、家族承傳與自我呈現----清代女作家課訓詩探討〉，《東海中文學報》第15期，2003年7月，頁177~204。

<sup>9</sup> 周恩文·洪仁進主編《中國傳統婦女與家庭教育》（台北：師大書院，2005年），頁123~185。

嘉〈煦兒迎養定襄臨行誌別〉為例，提出此為母親對初入官場的子弟的勸勉，在〈六十自壽賦以兒輩〉也提及錫嘉透過此詩，對兒子進德修業為做人的基本條件的期望。

由此可見，錫嘉詞作已有深入研究，而詩作尚未有人耙梳，但錫嘉的創作以詩為主要，不僅數量豐富，共有 627 首，且詩作內容及體材多元，作品風格具有變化，因此本論文在擇取範圍上，主要針對詩作進行研究，期能將前人所未處理的部分加以耙梳與整理。

關於左錫嘉時代的背景方面，專書上，有鍾師慧玲的《清代女詩人研究》<sup>10</sup>提供研究清代女詩人的研究方向與方法，包括注意世家官宦的提倡、清代女詩人交遊關係、「浣花詩社」吟詠團體的聚會景況，與女詩人作品欣賞角度。此外，曼素恩〈清代婦女作家之地域分佈〉<sup>11</sup>，則以圖表統計實際比例，將江南婦女文學蓬勃興盛的做一具體呈現，由此可知江南閨秀的才女傳統如何形成，並在量及質上呈現何種指標。陳東原的《中國婦女生活史》<sup>12</sup>則廓清婦女於清代社會的生活，包括「貞潔觀念」的宗教化、婦女文學的盛況以及集大成的女教，可瞭解錫嘉守貞及重視女教所受的影響。而曹虹的《陽湖文派研究》，則於「常州女學」有詳盡的介紹<sup>13</sup>，指出常州女學具有「家族意識濃厚」、「用世觀強烈」的特點，而常州文風之興，實與常州婦女的課子有關，此可瞭解錫嘉篝燈課子背後，實來自於家族觀念的重視，對時代關懷的詩作，實與江南文風的用世有關。

在單篇論文方面，有王萌〈明清女性創作群體的地理分布與成因〉，研究指出明清女性創作群體以來自江南為多，因江南在經濟文化上為當時之最，且因靠海，亦有開放的觀念，使女作家具有發展性，此外他亦指出女作家以自官宦世家、書香門第為多，可知錫嘉出身風雅的官宦世家，為其創作帶來不少的有利條件。

---

<sup>10</sup> 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台北：里仁書局，2000年）。

<sup>11</sup> [美]曼素恩（Susan Mann）：《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文化，2005年），頁 440~442。

<sup>12</sup>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台北：台灣商務，1997年）。

<sup>13</sup> 曹虹：《陽湖文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 36~56。

紀玲妹在〈論清代常州詞派女詞人的家族性特徵及其原因〉則認為常州地區出現的女詞人多有「家族關係」，而這與常州重家學，母教傳統，以及詞人的閨房唱和，擴大女詞人的影響有關。另在〈論清代常州詞派婦女詞的繁榮及其原因〉<sup>14</sup>則提及常州詞派婦女詞發達之因，乃與「女性意識的覺醒」與「常州發達的學術與獨特文風」有關；此外，常州女學的豐富表現於女性的自編選集、詩作的傑出表現、書法上的擅場以及繪畫等方面。

由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可見，相關背景研究雖已關注左錫嘉姊妹為清末江南的重要詩人，但因未能針對左錫嘉作品做深入研究，故未能呈現左錫嘉在時代環境下的堅韌生命力，也未能肯定《冷吟仙館詩稿》的價值與特色，所以對研究者而言，能夠積極地對其資料展開整合研究，並給予其文學史上合宜地位，乃為刻不容緩之事。

### 第三節 研究範圍、方法及步驟

本文研究文獻主要為左錫嘉的《冷吟仙館詩稿》，共有詩八卷、文存一卷、附錄一卷、詩餘一卷以及其夫婿曾詠的《吟雲仙館詩稿》一卷。目前所見版本皆為光緒十七年華陽曾光煦定襄刊本，保存於台灣的國家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sup>15</sup>，以及上海圖書館<sup>16</sup>。台灣的國家圖書館所收藏的版本，書名為《曾太僕左夫人詩稿合刻》，扉頁上有「光緒辛卯秋分定襄官署開雕」字樣，可知作品集刊行於光緒十七年（1891），時錫嘉已屆六十二歲。而本論文所使用的版本，主要為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冷吟仙館詩稿》「光緒十七年華陽曾光煦定襄刊本」。

<sup>14</sup> 紀玲妹：〈論清代常州詞派女詞人的家族性特徵及其原因〉，《聊城師範學院學報》，2000年，第6期，頁55、王萌：〈明清女性創作群體的地理分布與成因〉，《中州學刊》第六期，2005年11月，頁216~220、紀玲妹：〈論清代常州詞派婦女詞的繁榮及其原因〉，《江蘇石油化工學院學報》，2001年12月，頁51~54。

<sup>15</sup> 文本可見「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網站：  
<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index.htm>。

<sup>16</sup> 據林玫儀：〈試論陽湖左氏二代才女之家族關係〉一文提及，上海圖書館之《曾太僕左夫人詩稿合刻》較台灣國家圖書館之版本，多出《曾氏家訓》兩冊、曾光岷〈誥封夫人旌表節孝曾母左太夫人事略〉，《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0期，2007年3月，頁182~183。

詩稿之外，錫嘉詞作《冷吟仙館詩餘》除與詩稿合集外，另有收錄於徐乃昌編，《小檀樂室彙刻百家閨秀詞》<sup>17</sup>中，此詞作版本與原著版本無異，但本論文主要以探討詩為主，故此將作為輔助文本，而非主要文本。

關於本論文的研究法，主要使用「考證」及「旁文」(paratext) 研究法進行作家研究，另以文學研究及歸納進行作品研究。所謂的考證法，指的是「尋找可靠材料來分析與解決問題」<sup>18</sup>，其中又可分為「本證」與「旁證」以及「理證」<sup>19</sup>，「本證」指的是直接由研究對象找證據，由於錫嘉無個人自傳，唯一可作為其「自我生平」呈現的為〈六十自壽賦以示兒輩〉，但因無具體詳述，所以尚須「旁證」加以釐清，而女作家研究，多半無傳記、年譜可考，所以僅能由別集裡的自序、他序、跋、傳、行傳、墓誌銘、題辭等「旁文」(paratext)，補充女作家未明說的細節，所謂旁文研究，為Gerard Genette所提出文學研究概念，認為「旁文」如同觀看文學作品的「門」(thresholds)，為連結「文學作品」及「編輯出版」的一種外觀形式，包括作品的題目(titles)、前言(forewords)、題詞(epigraphs)等，亦可作為文學解讀的關鍵<sup>20</sup>。因此由《冷吟仙館詩稿》的序言、分卷卷名、林尚辰〈誥封夫人外姑曾母左太夫人壽言節略〉、以及左錫嘉為《吟雲仙館詩稿》所作之〈曾氏譜序〉、〈皇清追贈太僕寺卿銜江西吉安知府曾君像讚〉、〈皇清追贈太僕寺卿銜江西吉安知府曾君墓誌銘〉，皆成為瞭解錫嘉其人的寶貴資料，再透過其中的關鍵時間、人名，進行考證檢索，便可勾勒其生平梗概。

在文學作品的研究上，主要以歸納法，從作品中所重複出現的「例子」，加以「假設」來歸類，後再從「新例」作一檢視<sup>21</sup>，如本論文第五章「《冷吟仙館詩稿》內容探論」，便是運用重複出現的詩作，加以歸類，再提出形成此類的現象及原因。而在作品的寫作技巧與風格上，則主要運用「文學研究」中的「結構

<sup>17</sup> [清]徐乃昌輯：《小檀樂室彙刻百家閨秀詞》，清光緒22年南陵徐氏刻本。

<sup>18</sup> 徐有富：〈治學方法舉要〉，《治學方法與論文寫作》（南京：南京大學，2003年），頁203。

<sup>19</sup> 理證即在可見證據不足下，經由「合理的推理」後所得出的證據。

<sup>20</sup> “Paratexts is about “threshold”, the literary and printerly conventions that mediate between the world of publishing and the world of the text.”, Richard Macksey,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xvii.

<sup>21</sup> 《治學方法與論文寫作》，頁221。

研究」，細看作品組成的「材料」、「如何」組成，以及形成何種風格<sup>22</sup>，希冀透過具體的歸類，有效的解讀，能將錫嘉的作品作一深入的賞析。

本篇論文主要以前錫嘉其人及其作品作為研究，先針對左錫嘉其人作探討，再針對其作品作分析，研究共分七章，第一章主要為緒論、目前研究概況、研究範圍及方法，提出左錫嘉與其作品研究的價值與文學方向。

第二章為左錫嘉的時代、地域與家族，主要針對錫嘉所處的清末紛亂時代、江南富饒的經濟文化、博雅的學風、常州女子教育環境、左氏家族的一門風雅，作一梗概瞭解，期待能透過外圍因素的影響，連結影響錫嘉其人及其作品呈現之因。

第三章為左錫嘉的生平經歷與交遊，透過《冷吟仙館詩稿》的分期，以及相關史料的對照，分為四期，第一期為閨中時期，為錫嘉一歲至二十歲的經歷，包括其聰慧早熟的童年、由祖父、母親於詩詞、書畫上的啟蒙、至北京服侍父親，以及與姊弟等之誼。第二期為婚姻時期，主要提及錫嘉嫁給曾詠為繼配、前期兩人苦中唱和的婚姻生活，後宦居於江西的顛沛經歷，以及後期丈夫剿匪治軍的分居生活。第三期為守寡時期，探討錫嘉扶柩回鄉的過程、主持家計與篝燈課子的點滴，並其守寡後心情黯然，希冀寄託的狀況。第四期為晚年時期，主要探論兒女有成的晚年生活，並代女撫孫的心情。

第四章為探討錫嘉詩文所出現交遊對象，包括趙佩芸、趙悟蓮姊妹，莊瑩如、莊碧如姊妹，宗婉、蕭月樓、陳季婉以及錫嘉親家吳春海御史，試透過交遊關係，知其是否有非正式的詩社成立，以及其互動往來的模式與內容。

第五章乃對錫嘉主要作品《冷吟仙館詩稿》作一探論及分類，本論文共分為五類，分別為家族情感、家族記事、鄉居生活、時事關懷與遊歷書寫，希冀透過詩作呈現，瞭解她與姊妹、丈夫以及兒女之間的情感，並她如何以女性身份，為家族立傳。此外，錫嘉歸蜀後的鄉居生活，亦有別於其閨中生活，故透過詩作，

---

<sup>22</sup> 參（日）丸山學、郭虛中譯：《文學研究法》（台北：商務印書館，1981年），頁137。

可知她守寡後，如何適應貧窮的鄉村環境，並努力撐起家庭責任。此外，藉由時事關懷，可見其以漆室女之心，對社會現象所提出的批判。而由其遊歷書寫，則可見錫嘉對於空間遷徙的感受，與遊歷時的心情。

第六章乃針對錫嘉作品的寫作技巧及風格作一分析探究，分別由其詩體選用、意境營造、表現手法、典故運用，知其風格的塑造與轉變。

第七章則為結論，針對錫嘉其人與其作品的文學成就，作一總體性的回顧與評價。



## 第二章 左錫嘉的時代、地域與家族

左錫嘉生於道光十年（1830），正是清朝由盛轉衰的時期，內憂外患紛自沓來，尤以道光二十年（1840~1860）的鴉片戰爭，與咸豐元年（1851~1864）太平天國之亂為最。戰亂從沿海侵襲至內陸，大量的徵調男丁影響社會家庭，間接攪動處於被動角色裡的閨中女子，女子將其心理的不安、不滿與憤慨化為詠歎時代與自身處境的悲歌，此時期的女詩人為清代之冠<sup>1</sup>。

除了時代因素，根據研究顯示在清代，地域亦為影響女詩人成長的關鍵。大陸學者王萌曾在〈明清女性創作群體的地理分佈及其成因〉<sup>2</sup>提及清代的經濟發展主要偏於南方，故與經濟息息相關的文化，也集中於此。王萌歸納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發現，所收錄的 3644 位清代女作家中，居住南方的多達 3243 人，佔有 89% 的比例。而以省份評估，又以江蘇及浙江為多，且多集中於蘇州、常州、松江、嘉興、湖州、杭州府一帶。此外，如紀玲妹及段繼紅兩位女性學者也有一系列以常州女學為觀察的研究<sup>3</sup>，美籍學者曼素恩〈清代婦女作家的地域分佈〉則以數據說明清代女作家多產生於江南<sup>4</sup>。

再者，女作家受家族因素影響亦深，根據胡文楷《清代婦女著作考》，統計明清女作家出身於官宦多達 2895 人，鍾師慧玲在《清代女詩人研究》也提及經

---

<sup>1</sup> 根據哈佛明清婦女網站統計，清宣宗道光時代（1821-1850）的女詩人共有 2537 人，排名第二的為仁宗嘉慶年代（1796-1820），有 2467 人；第三則為皇太極崇德年間（1736-1795）、高宗乾隆（1736-1795）有 2441 人。

<sup>2</sup> 王萌：〈明清女性創作群體的地理分佈及其成因〉，《中洲學刊》第 6 期，2005 年 11 月，頁 216~220。

<sup>3</sup> 紀玲妹：〈論清代常州詞派女詞人的家族性特徵及其原因〉，《聊城師範學院學報》2000 年第 6 期，頁 54~58；紀玲妹：〈論清代常州詞派婦女詞的繁榮及其原因〉，《江蘇石油化工學院學報》第 2 卷第 4 期（2001 年 12 月），頁 51~54；紀玲妹：〈論常州詞派婦女詞的藝術風格〉，《蘇州大學學報》2001 年 10 月第 4 期，頁 73~75；紀玲妹：〈論清代常州詞派婦女詞的題材〉，《河海大學學報》第 3 卷，第 3 期（2001 年 9 月），頁 90~94；段繼紅：〈清代吳地女學的興盛與吳文化〉，《蘇州大學學報》2005 年 3 月第 2 期，頁 94~98。

<sup>4</sup> [美] 曼素恩 (Susan Mann)：《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文化，2005 年），頁 438~442。

濟上的保障、良好的書香文化，是孕育女作家的重要環境<sup>5</sup>。

本章期從時代、地域與家族三角度，探測影響女詩人左錫嘉的外圍因素。

## 第一節 清末紛亂的時代

左錫嘉生於道光年間，是清朝步入衰頹的時期，內政上有官吏的貪污舞弊，乾隆晚期和坤貪污事件，反映吏治間因循欺蒙，互相包庇的風氣，且軍紀廢弛、習於奢逸，勾結盜賊、吸鴉片、賭博之事，盡皆有之，所以當時幾無可靠的軍隊。清朝從康熙後期，向人民所徵之稅十有之七來自地丁，以供應軍餉、王公百官薪俸和河工度支。乾隆時，因軍費浩繁，揮霍無度，已漸感支絀。嘉慶、道光兩朝，叛亂疊起，河堤潰決，所需款項的加增皆由農民支付，但農民擁有的土地並未擴充，反倒減少，加之官吏搜刮急迫，遂醞釀百姓對抗政府的想法。

滿清統治下的中國，一直潛伏濃厚的民族意識，如以福建、台灣為根據地的天地會，而分佈於黃河、長江下游的白蓮教，亦打著反抗異族的旗幟，在康熙、雍正皆有叛亂行動，乾隆年間轉趨激烈。嘉慶時期更有蔓延至湖北、四川、陝西、甘肅的白蓮教之亂，其後亦有分支天理教，遍佈華北各地，直至道光時期，天地會及夷、回亂擾攘，動亂日趨嚴重<sup>6</sup>。

而在此時，中國與西方間的張力正逐漸擴大，尤以英國為最。中英接觸原已有兩個世紀，十九世紀初，英國經過工業革命後，於經濟、海運及軍備上日漸增強，不但佔有印度，更控制具有戰略價值的新加坡，東太平洋的海運要衝幾為英國所掌控，然而地大物博的中國，卻絲毫沒有給其改善貿易的空間，促使英國決定放棄靜待政策，在禁止鴉片煙一事上所爆發的種種衝突，予以武力回應。

中英雙方在道光二十年（1840）開戰，此即史上有名的「鴉片戰爭」，英軍沿著海線進攻，由南至北，後因華北酷寒，轉往長江下游，攻擊長江運河交叉點

<sup>5</sup> 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台北：里仁書局，2000年），頁91。

<sup>6</sup> 參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台北：曉園出版社，1994年），頁12~14。

及江南名都金陵，直至南京。英艦直駛在中國境內，各口岸陸續失守，清朝頹廢的內政及鬆弛的軍務，在這場對外戰爭中暴露無遺，沿海各省無不遭到波及，在無任何優勢的情況下，清廷被迫簽訂南京條約，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為通商口岸，並設派領事，割香港予英國為屬地，釋放被禁之英國人，從此英人在華不受中國法律約束，享有治外法權，並賠款兩千一百萬元。

南京條約的訂定，除影響中國的國際地位，埋下歐美各國覬覦的種子，賠款的金額亦影響沿海的經濟，其中第一批的款項六百萬元，便出自江浙、安徽庫貯及勸派捐輸，而煙禁大開，外商洋貨無限制的進口，洋布洋棉佔了原本土布土棉的市場，使得出產棉布的江、浙農村日益蕭條，加上鴉片戰爭之時，廣東、浙江、江蘇三省是主要戰場，無論在人口的傷亡與銀兩、土地的損失上，都有劇烈的重創，而清朝官府因亟欲繳納對英國的賠款，除增加稅收外，還嚴辦收不到稅款的百姓，原本富庶的蘇州、松江兩府，就有許多地主因繳不出稅款而棄田逃走。

內政腐敗，對外關係的失利皆直接、間接地動搖百姓對清朝的信心，使得反清復明團體煽動效果日益顯著。從道光二十三年（1843）起，廣東、湖南、廣西的動亂隨之增多；道光二十四年（1844），有湖南耒陽人民抗糧事件，包圍縣城；道光二十五年（1845），天地會於廣州府再度起義，匯集百姓及地方土匪，對抗清朝政府，道光二十六年（1846），桂東、湖南會黨屢次滋事；道光二十八年（1848），廣西與廣東的天地會聯合，北擾桂林，西擾潯州，一連串的人民反抗活動，又以咸豐元年（1851）的太平天國起義，為患最久且最為嚴重。

太平天國早年以傳教起家，洪秀全為廣東未及第的秀才，連考三次均未上榜，心理受到打擊後，大病一場，病後自言夢到天堂，有天使接他升天，天父命其斬妖除魔，天兄基督相助，並在廣州得到一本小書《勸世良言》，為基督徒梁發節所寫，閱讀後與夢相應，頓覺體悟人生哲理。之後他與同鄉馮雲山共同創立「拜上帝會」，以上帝所命之「真命天子」自居，因毀除鄉里的孔子像，而不容於鄉里，道光二十四年（1844）後遂出遊至廣州附近各縣，及粵北。初時信徒不

多，洪秀全也單為傳教，但因處在鴉片戰爭的氛圍之中，言論裡常會夾雜對清朝政府的不滿，引發信徒的共鳴；此時與他同夥的馮雲山在廣西的紫荊、金田一區，吸收二千農民，成為拜上帝會的基本隊伍，附近縣城也多有成員陸續加入，如日後成為太平天國主要成員的楊秀清、蕭朝貴、石達開等人，紫荊、金田地區由於三面環山，地勢上易守難攻，加之此地為少數民族雜居地，曾經遭受清朝政府的壓迫，多有痛恨官府的傾向，而客民因與廣西土著械鬥後大批遷入，也幾乎以拜上帝教為歸附，再者清朝政府又以廣西為流放罪犯之地，不少反清份子被聚集於此，種種因緣際會之下，促成了咸豐元年（1851）年的金田起義。大獲全勝的結果，拜上帝教正式成為一股反清勢力，並建號「太平天國」，洪秀全自稱「天王」，馮雲山等人分任為主將，由於組織嚴密，加上具有宗教信仰為其信念，團結性強，得到不少人民的擁護，比起軍紀上較為鬆散的清軍，太平軍幾乎勢如破竹，從咸豐元年（1851）至咸豐三年（1854）年，太平軍從廣西北伐至河北天津。可是一來人數不夠眾多，加上北方嚴寒，不利生長於南方的太平軍活動，導致咸豐三年（1854）北伐失敗，暫以長江為根據地。但是太平軍於咸豐六年（1857）集結皖北的「捻匪」<sup>7</sup>，魯南失業船民所組成的「幅匪」，與天地會的勢力，皆無形地助長了太平天國於當時的氣焰，直至太平天國內亂、清廷曾國藩的湘軍採取策略性的攻擊，以及同治三年（1864）洪秀全逝世才止息這把動亂的火<sup>8</sup>。

紛亂的社會環境，其實伴隨左錫嘉的人生，尤在道光二十年（1840），爆發第一次鴉片戰爭時，錫嘉年僅十一歲，由於江蘇靠海，外患衝擊必定時有所聞，道光二十二年（1842），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陸續簽訂中英不平等條約，對於沿海的經濟與社會環境，形成不小影響。而太平天國於咸豐元年（1851）起義時，

---

<sup>7</sup> 「捻」原有幾個不同意思。歸納：一為「龍戲」、「捻香」所聚集的群眾轉變而來，二為捻紙燃火槍搶劫之匪，三為小車，四把捻當成「捏」，以為其多倉促捏成、撒手即散之匪類，主要為淮北一代的匪類，因環境惡劣，加之民生強悍，所匯集的勢力。捻原只為地方勢力，一八五二年，太平軍陷安慶，次年陷南京，捻的勢力便因此在淮北聚集，除了數量上加增外，在組織上也開始產生聯合的雛形，直至一八五五年張樂行在雒河大會群捻，始為大規模反清勢力，參陳華：《捻亂之研究》（台北：台大文學院印行，1979年），頁5~7。

<sup>8</sup> 見《近代中國史綱》，頁193~197。

錫嘉剛新婚，蔓延十三年的動亂，幾乎涵蓋她與曾詠的婚姻生活，而曾詠也是因為剿除太平天國的匪亂而殉職，而此留待第三章左錫嘉的生平經歷再詳細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這場戰爭造成錫嘉在江南的親戚的死亡，根據《左氏宗譜》記載，左家有七位成員死於「咸豐庚申髮逆之難」：

先叔諱曜，字光勤。…配莊孺人，同邑甲戌會狀翰林院侍讀學士培因孫女，山東濰縣知縣述祖女，生於嘉慶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丑時，卒於咸豐庚申髮逆之難<sup>9</sup>。

先叔諱昭，字季宣。…側室臧氏，生於道光五年二月十一日未時，卒於咸豐庚申之難<sup>10</sup>。

元泰，書康公次子，…配龔孺人，生於嘉慶十六年八月三日子時，均卒於咸豐庚申髮逆之難<sup>11</sup>。

元憲，字斌卿，賓谷公長子，國子監生，生於嘉慶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子時，卒於咸豐庚申之難<sup>12</sup>。

運開，字竹坪，靜仙子，生於道光七年九月三日子時，娶同邑張氏，均卒於咸豐庚申髮逆之難<sup>13</sup>。

所謂「髮逆之難」指的是「太平天國之亂」，因為太平軍蓄髮，故稱為「髮逆」。此發生於咸豐十年（1860），忠王李秀成、輔王楊輔清、侍王李世賢佔領常州府，當時地方軍無力抵抗，不到一個月即陷常州，居民被殺及自殺者多。而由《左氏宗譜》記錄可見，左氏家族死傷以婦女為多，並有夫婦同卒者，時錫嘉人在江西，雖幸而未遇此難，然錫嘉於江南的家族卻死傷甚多。

---

<sup>9</sup>〔清〕左元成等纂修：《常州左氏宗譜》，光緒 16 年裕德堂木活字本，卷 4，頁 63。

<sup>10</sup> 同上，卷 4，頁 65。

<sup>11</sup> 同上，卷 4，頁 20。

<sup>12</sup> 同上，卷 4，頁 21。

<sup>13</sup> 同上，卷 4，頁 21。

## 第二節 富饒的地域與博雅的學風

左錫嘉生於江蘇省陽湖縣，〈誥封夫人外姑曾母左太夫人壽言節略〉及《華陽縣志》均可作為佐證：

外姑左太夫人名錫嘉，……江蘇常州府陽縣人也<sup>14</sup>。

左錫嘉，……世家江蘇陽湖<sup>15</sup>。

江蘇位於長江下游的沖積平原，地形平坦，無高山峻嶺，加之土壤肥沃，為種植稻麥的理想地點，而在清代，它一直是供應糧食、徵收賦稅的重要地方。根據《大清一統志》記載，陽湖縣為常州府八縣之一，另七縣分別是武進、無錫、金匱、江陰、宜興、荊溪、靖江<sup>16</sup>。而陽湖緊鄰太湖，太湖為全國蠶絲發達之區，加之有勤勞而大量的勞工，故為當地提供不少經濟利益。

江蘇因處於河流交錯的樞紐地帶，東面大海，西有長江通沿江諸省，所以經商貿易往來，十分發達，是中國主要的財富聚集之所<sup>17</sup>。經濟蓬勃自然帶動文化產業，此地人文薈萃，梁啟超曾在〈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佈〉讚道：

大江下游南北岸及夾浙水之東西，實近代人文淵藪，無論何派之學術藝術，殆皆以茲域為光焰發射之焉<sup>18</sup>。

的確，從晚明以來，此地先有高攀龍、顧憲成之「東林學派」，後有崑山顧炎武之所標榜「經學即理學」、「經世致用」之說，顧氏為一代宗師，影響清初學術甚鉅。此區學者喜以藏書相互誇尚，並蓋有不少藏書樓來顯其博學，如常熟毛氏有汲古閣，常熟錢氏有絳雲樓、述古堂；昆山徐氏有傳是樓等，藏書之風帶動校刻

<sup>14</sup> [清] 林尚辰：〈誥封夫人外姑曾母左太夫人壽言節略〉，《冷吟仙館詩稿》，附錄，頁 33。

<sup>15</sup> [清] 曾鑑、林思進：《華陽縣志》（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7 年），卷 19，頁 4。

<sup>16</sup> 見 [清] 穆彰阿：《大清一統志》，《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卷 86，頁 426~427。

<sup>17</sup> 張長傳編：《江蘇省地誌》（台北：成文出版社，1936 年），頁 167、279。

<sup>18</sup> [清] 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佈〉，《飲冰室文集之 41》（台北：中華書局，1972 年），第 7 冊，頁 60~61。

風氣，也使得常州學風呈現「淹博」<sup>19</sup>，當時學者熱中於箋釋校勘，如常州有宋翔鳳治今文學，朱駿聲以音釋訓，著有《說文通訓定聲》，吳文起為《水經疏》，吳大澂以金石學聞。此外，寫作古文，亦稱發達，乾隆中葉，有「陽湖學派」在常州盛行，《清國史·文苑傳》：

是時常州一郡多志節卓犖之士，而古文巨手亦出其間。惲敬、張惠言，天下推為陽湖派。……常州自張惠言、惲敬以古文名，繼輅與董士錫同時並起，世遂推為陽湖派，與桐城派相對抗<sup>20</sup>。

「古文巨手」雖有過其實，但不難看出在桐城文派盛行之時，並未刻意立派的陽湖文人團體，在當時文學界確實小有名氣。陽湖這一批文士，包括：惲敬、張惠言、陸繼輅、董士錫、李兆洛、董祐誠等，多半既善古文且博學多聞，如代表人物張惠言曾教授安徽歙縣金榜家，金氏子弟及其甥董士錫皆從其問學，而李兆洛擔任江陰暨陽書院的主講，達二十年之久<sup>21</sup>。陽湖文派的組成主要是地域關係，同住陽湖或武進縣，其次為親戚關係，如李兆洛為董祐誠的表兄，董士錫及張惠言為舅甥關係<sup>22</sup>，以及朋友關係，如惲敬與張惠言，由於他們年紀相仿，惲敬最長不過三十三歲，陸繼輅最小為十八歲<sup>23</sup>，相近的歲數使他們可以在這躊躇滿志的年紀，互相結為文友，切磋文學，促成文學團體派別的成立。

陽湖文派受到常州學風「博雜」的薰染，在古文的創作中，融有學術與文學雙重修養與才華，且它能脫掉一般古文侷限經史的聲口、桐城文派恪守程朱理學的不實用，將創作內容拓展到經世的實用之學，舉出深刻且合於時勢的例證，學問與文章的結合，是陽湖文派的一大特色。而陽湖文派也講究氣勢之盛，如惲敬等人便追求司馬遷《史記》文學的高大與奇正之美，對於歸有光散文中的嚴謹則認為太過「多枝」<sup>24</sup>，影響文氣；在講究文采方面，陽湖文派突破桐城派只歸本

<sup>19</sup> 同上，頁 63。

<sup>20</sup> 何英芳：《清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卷 54，頁 969。

<sup>21</sup> 曹虹：《陽湖文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57~58。

<sup>22</sup> 同上，頁 73~74。

<sup>23</sup> 同上，頁 60~61。

<sup>24</sup> 《陽湖文派研究》，頁 90~91。

秦漢與唐宋古文，把六朝駢文也當作吸收的精華，但講求文采應依附「性情」，性情所致，文章必有神采。他們從《易經》找靈感，董士錫曾在《齊物論齋文集》便提出由《易經》而來的文學理論：

《易》曰：「言有物」，又言「言有序」。夫心有不容闕者，發而為言；言有不容紊者，次而成文，故情文相生，偕於自然<sup>25</sup>。

透過《易經》的生發觀念，董士錫認為有「心」而有「言」，有「言」則有「文」，彼此是相互影響，互有關連，故情與文在創作中皆為重要，形成陽湖文學「亦駢亦散」、「瑰麗中有樸實」的特殊風格。

在常州，比陽湖文派更具影響力的，是常州詞派，是清朝後期文學史上最重要的文學團體。與陽湖文派相似的是，常派成員的組成，乃為「常態性」的社會關係，由師生、朋友、親族、同籍等關係組成，在光緒年間繆荃孫所編輯的《國朝常州詞錄》所收錄的四百九十八家看來，他們透過連結關係，擴展的十分具有聲勢。在常州詞派之前，清代詞壇先後有陽羨與浙西學派，分別標榜姜張的騷雅與蘇辛的豪放，盛極一時，但因後繼無力，使得末期流於浮薄空疏、叫囂粗率，加上清代中期國勢轉衰，在動盪與憂患的環境下，文人需要用不同的詞體承其哀傷，常州詞派所講究的「意內言外」、「比興寄託」的創作方法，便容易打動人心。

常州詞派的主要創始者為張惠言、惲敬、陸繼輅、張琦、李兆洛、左輔等，他們同時也是陽湖文派健將，在古文及經史造詣上，有深厚根基，不落人後。由於根深於經史，他們在論詞及創作上，都有意把原為唐人制新律的「詞」，推至《詩經》傳統，正詞為大道，而他所提出的詞為「意內言外」的說法，便是由此而來：

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繫其詞，故曰詞。傳曰：

「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即命風謠里巷男

<sup>25</sup> [清]董士錫：《齊物論齋文集》，清道光 20 年江陰暨陽書院刻本，卷 2，頁 307。



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迴要渺，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sup>26</sup>。

本來，這「意內而言外」的說法是根據許慎解釋「詞語」之「詞」說法而來<sup>27</sup>，與屬於文體的「詞」不相關係，但經由張惠言附會後，反倒成為補救浙派與陽羨詞派空疏與叫囂缺點的方法，透過具有感情的表達，帶有比興寄託的修辭，使詞作散發其感染力。

常州詞派看重比興寄託，認為文人以風謠里巷的男女歌謠來寫詞，其中必有未能道之言、未能說之語，所以張惠言在賞析詞時，常以解經手法來探溫庭筠、歐陽修、蘇軾詞之微言大義，這點雖多屬主觀，但作為反映時代，特別是道光以後，內憂外患紛自沓來的環境，文人從詩騷傳統中汲取力量，以香草美人詞來寄託己意，似乎格外能安慰人心。常州詞派綿延至清朝後期，張惠言之後又有周濟承繼與光大，對於張惠言太過拘泥道德的寄託，給予美學上具體的建議，使創作者欲借物託情，或對物像的投射之感，可以有比較寬泛而豐富的表達方式。

詞學以外，由莊存輿、莊述祖、劉逢祿與宋翔鳳為起始的今文經學派也號為「一代學術」，在清朝末期國勢衰頹時，為改革派知識份子所懷抱的主要思想，他們的作法主要是融和漢朝時的今文經傳統，將《春秋》經做微言大義的闡發，並崇尚《公羊傳》以解經手法探討政治，把孔子當作政治改革者來理解經典。這派在清代考據盛行的學術風氣裡能一枝獨秀，是極不尋常的現象，美國學者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的研究指出，這與常州莊家對峙清朝政治有關，尤其是乾隆時期以和珅為主的政權，「莊存輿的經學研究，尤其是其公羊學，很可能是尋找儒學政治語言，創立一個合法批判乾隆晚期政治混亂的嘗試。莊存輿、阿桂一道反對和珅一事證實了這一點」<sup>28</sup>因為政治上的因素，使得今文經學在常州地區的發展，雜入了常州仕紳反清、追求經世致用的味道。

<sup>26</sup> [清]張惠言：《詞選續詞選校讀》（台北：復興書局，1961年），卷1，頁5~6。

<sup>27</sup> [清]許慎撰、[清]段玉裁著：《說文解字注》（高雄：復文出版社，2004年），頁429~430。

<sup>28</sup> [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

常州因經濟所帶出的豐沛文化，在古文、詞學及思想方面都有精彩的成績，文化的興盛，帶動人才的培育，不僅科舉取士勝於旁邑，也讓世家大族對於子女教育、文學推廣，樂意積極推動，使風俗之美成為良性循環，使人文條件成為地域內涵。

### 第三節 常州的女子教育

常州由於靠海，較容易接觸外來的資訊，且因文風興盛，女子教育較為開明。常州地區不少世家大族，因為關注名譽，所以有不少家族讓才華洋溢的閨秀能夠以創作來增添家族名譽。因此，在針黹女紅之外，他們讓家中女輩接受文學薰陶，以便為家族增添光彩，如《近詞叢話》就指出當時常州有許多世家大族的閨秀，以詩詞創作聞名於當時：

毗陵<sup>29</sup>多閨秀，世家大族，彤管貽芬，若莊氏、若惲氏、若左氏、若張氏、若楊氏，故皆以工詩詞著稱於世者也<sup>30</sup>。

此條並未提及婦女姓名，卻提到他們的姓氏家族，可見這是一個提高家族聲望的手段，除此，世家大族透過培養女兒成為姿容婉懿、慧心靈思的名媛才女，某方面也是使她能與相稱世家的才子配對，進一步培養優秀的下一代。

這種帶有家族淵源的教育在常州相當普遍，即便這些教育基本目標是促使族內的男子科舉考試能一舉成名，但由於為私人系統，故女輩也得以受益，如武進錢芬、陽湖女史莊盤珠小時皆從父學《毛詩》，並十分精通；武進錢孟鈿，幼聰穎，承家學，著《浣青詩草》，為當時人所推崇<sup>31</sup>。由於所受教育不能使她們如父輩般以科舉接受社會肯定，轉而以打發光陰的創作來證明自己。據統計常州陽

---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76。

<sup>29</sup> 毗陵為常州另個稱呼，見張維驥：《毗陵名人疑年錄》，(上海：常州旅滬同鄉會，1944年)。

<sup>30</sup> [清]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第5冊，頁4221。

<sup>31</sup> 段繼紅：〈清代吳地女學的興盛與吳文化〉《蘇州大學學報》2005年3月，第2期，頁94。

湖、武進二縣的婦女詞集，多達一百二十六種<sup>32</sup>，作家則多達二百四十八人<sup>33</sup>，其中多半以家族關係的女性為主，如姊妹關係以張紉英、張紉英、張綸英、張紉英四姊妹；張學雅、張學魯、張學儀、張學典、張學象、張學聖、張學賢七姊妹；以及左錫璇、左錫嘉兩姊妹、呂采芝、呂采芙兩姊妹；母女關係則如張紉英和她四個女兒王采莘、王采繁、王采藻、王采藍；陳素貞與楊瑾華母女；虞藹仙與劉琬懷母女；左錫嘉與曾懿、曾彥母女；此外如錢孟鈿與其姪女錢湘、楊雲與其姪女楊蘊輝、表妹顧翎。<sup>34</sup>她們夾帶世家大族於經濟上的優勢，在家族聯吟及常州學風的薰染下，展現其才，且素養之高，為當時文人所稱羨，如張琦之妻湯瑤卿與女張紉英、張紉英、張綸英、張紉英均能詩文，有詩集及合刻出版<sup>35</sup>，當世文人包士臣便驚嘆她們的天賦：「憶余以嘉慶庚申徒步數百里，過訪先生，恭人才齟齬，其女弟緯青、婉紉、若綺，多在孩抱間，七、八年則姊妹詞稿成秩，緯青幽雋，婉紉排募，若綺和雅，各得先生之一體。恭人則纏綿悱惻，不失於愚。」<sup>36</sup>。

常州女子透過編選詩集，來肯定自己的才華，如惲珠<sup>37</sup>《國朝閩秀正始集》及張紉英<sup>38</sup>《國朝列女詩錄》<sup>39</sup>都是清朝閩秀詩中的重要文獻。在《國朝閩秀正始集》中，惲珠仿照《列女傳》體例著作《蘭閨寶錄》將具有孝行、賢德、慈範、節烈、智略、才華等六門的清代女子事蹟羅列於此，前四門是古來儒家對女子的看法，但「智略」及「才華」兩門，卻是對「女子無才便是德」舊觀念的挑戰，

<sup>32</sup> 《陽湖文派研究》，頁 37。

<sup>33</sup> [美] 曼素恩 (Susan Mann)：《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文化，2005 年)，頁 440。

<sup>34</sup> 紀玲妹：〈論清代常州詞派女詞人的家族性特徵及其原因〉，《聊城師範學院學報》，2000 年，第 6 期，頁 55。

<sup>35</sup> 妻子湯瑤卿，有《蓬室偶吟》一卷，附於張琦《宛鄰詩》；長女張紉英，字孟緹，有《澹菊軒初稿》四卷、次女張紉英，字緯青，有《緯青遺稿》一卷、三女張綸英，字婉紉，有《綠槐書屋詩》三卷、張紉英，字若綺，有《餐楓館文集》二卷、《鄰雲友月之居詩》四卷；合刻有《陽湖張氏四女集》。

<sup>36</sup> [清] 包世辰：〈包世辰題跋〉，《澹菊軒初稿》，道光 20 年刻本，頁 10。

<sup>37</sup> 惲珠，字珍浦，江蘇陽湖人，惲毓秀女，泰安知府滿州完顏廷璐室，著有《國朝閩秀正始集》。

<sup>38</sup> 張紉英，字孟緹，江蘇陽湖人，知縣張琦長女，著有《澹菊軒初稿》、《國朝列女詩略》。

<sup>39</sup> 《清代毗陵名人小傳》：張紉英病《擷芳集》收閩秀詩太濫，《正始集》選閩秀詩太簡，因另選一秩曰《國朝列女詩錄》，然此書目前未見。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頁 531。

肯定才華是女子美好德行之一。她自己也在《國朝閨秀正始集》中提出肯定女子學詩寫作的言論：

昔孔子刪《詩》，不廢閨秀之作，後世鄉先生每謂：婦人女子職司酒漿縫紉而已。不知《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婦德之下，繼以婦言。言固非詞章之謂，要不離乎詞章者近是。則女子學詩，庸何傷乎？<sup>40</sup>

此段為肯定女子學詩的正當性，惲珠以身為常州女子如此說道，足見當時透過教育給女子在女性意識上的鼓舞。常州女子不只在創作上具有貢獻，由於受過教育，所以在教導兒女之事上，也能承擔重任，許多才士才女的成名，都歸功於母親的教導，如常州詞派始祖張惠言，九歲失怙，母親白氏口授《毛詩》，為之講解，其古文根基由此而來<sup>41</sup>，此外如陸繼輅、李兆洛、董士錫等陽湖文派重要人物，他們小時因為父親早逝，都在母親艱苦的督促與教導下成長，陸繼輅便在《齊物論文齋集》回憶兒時的母教：

二人皆少孤，耀趨母莊訓其子如師，故耀趨為人，循謹無所苟，以文行重於鄉里。繼輅則益博涉詩古文辭，精彩揮霍，名動公卿間，而能自飭以廉退，蓋本於所生林太孺人之教也<sup>42</sup>。

陸繼輅把自己在文學及為官上的傑出表現，歸功於母親早年的教導，從他的母親能有這樣的教導看來，常州女子的學養及品格都有相當的水準，才能在失去丈夫後擔起課子之責；而文人董士錫則是以「母之教往往過於父」論述常州女子肩負母教的現象：

夫自唐以來，母之教往往過於父。非父之拙於教子也，富貴之家無論矣，其貧賤者常奔走衣食。夫士之不能家居者多矣！投其身於數千里之外，衣服飲食，一己所給，歲且廩具。居數年有成，而此數年已不復能內顧；即無成，更有不忍言者。嗚呼！此真士之不幸。獨賴室有賢婦而已。今以太夫人之賢，

<sup>40</sup> [清]惲珠：《國朝閨秀正始集》二十卷附錄補遺一卷，清道光 11 年（1831 年）紅香館刻本，弁言，頁 1。

<sup>41</sup> 曹虹：《陽湖文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47。

<sup>42</sup> [清]陸繼輅：〈林太孺人墓碣〉，《齊物論文齋文集》，第 3 卷，頁 323。

能養以教；梅江兄弟，又能學以有成，此學士大夫之所其欽化為詩文，以及詠嘆揚頌之致<sup>43</sup>。

由於需要具備一定的學識，才足以擔任課子一職，常州婦女在此方面，已由其課子一職獲得肯定，並間接促成陽湖文派的成就。

#### 第四節 一門風雅的左氏家族

清代的菁英女作家的形成，通常與家族脫離不了關係，一方面家族是女子受教的啟蒙地，二來家族是女子受教的目的地，可以說她們生長的過程皆以家族為本。由於科舉制度，清代家族的興盛通常與子弟擁有多少中舉的才子，能夠取得多少官位，獲得多少社會及經濟上的保障有關，因此若維持兩代以上的中舉為官，實際上已奠定家族的基礎，可以有足夠的能力支持、培養家族人員，且科舉的內容與儒家經典有關，士子皆須具一定水準的文采，故世家大族通常也是文化與文學的指標。左家從錫嘉祖父以來，已兩代為官，在社會及經濟都儼然為江蘇陽湖的世家大族，而其女輩工詩詞的名聲，已稱於當時，在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裡，左家有七位女輩羅列其中：左錫嘉、左錫璇、左錫璇之女袁毓卿、錫嘉之女曾懿、曾彥、曾鸞芷、堂姐左白玉<sup>44</sup>；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則提到四人：左錫璇、左錫嘉、袁毓卿及曾彥<sup>45</sup>。而與左家有婚姻關係的親屬，如錫嘉之夫曾詠、錫璇之夫袁績懋、曾彥之夫張祥齡、曾玉之夫林尚辰，皆有文學作品傳世。<sup>46</sup>

<sup>43</sup> [清]董士錫：〈蕭氏寄廬鐙景圖記〉，《齊物論齊文集》，第3卷，頁316。

<sup>44</sup>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左白玉、錫嘉、錫璇見卷8，頁265~267。曾懿、曾彥、曾鸞芷則見卷10，頁636~638。袁毓卿則見卷7，頁493。

<sup>45</sup> [清]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台北：鼎文書局，1971年），卷10，頁5~7。

<sup>46</sup> 曾詠有《吟雲仙館詩稿》；袁績懋有《味梅齋詩草》四卷；張祥齡則有《半篋秋詞》，其中收有〈詞論〉、《和珠玉詞》、《子必詞鈔》、《雙伽陀詞》；林尚辰：〈誥封夫人外姑曾母左太夫人壽言節略〉。

關於左家的文學傳統，應從左錫嘉祖父左輔始，左輔，字仲甫，一字蘅友，號杏莊，生於乾隆十六年（1751），卒於道光十三年（1833）。為乾隆癸丑進士，湖南巡撫，著有《念宛齋集》及《念宛齋詞鈔》<sup>47</sup>兩種，善詩及善詞，曾自編《杏莊府君自敘年譜》<sup>48</sup>。左輔自小即送到私塾就學，直至應試為官前，家裡都有足夠的經濟供給其教育。

左輔本人為常州詞派一員<sup>49</sup>，與洪亮吉、張惠言、惲敬為好友及同籍關係<sup>50</sup>，《杏莊公左氏年譜》提及左輔二十歲與洪亮吉熟識，二十七歲科試時與張惠言、惲敬同案：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二十歲……與洪亮吉（稚存）同附課書院時，偶擬太白、東坡、古近體詩粘齋壁。黃仲則自湖湘歸，偕洪稚存過訪，見而稱賞，遂相親愛。有題〈黃仲則蒲團看劍圖〉、〈元妙觀步月〉諸詩。<sup>51</sup>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二十七歲 三月科試，補陽湖學附生學使，秀水謝公墉，字金圃，惲敬，字子居；張惠言，字皋文，皆同案也。<sup>52</sup>

洪亮吉、惲敬、張惠言等人，皆為常州詞派當時推動者，左輔後半生雖為官，但與這些文友仍有密切關係，在《茗柯文編》保留張惠言與左輔的通信〈送左仲甫序〉、〈書左仲甫事〉<sup>53</sup>，在《華陽縣志》左錫嘉條目下亦提及：

<sup>47</sup> [清]左輔：《念宛齋詞鈔》，宣統元年南陵徐氏刻懷爾雜俎。台灣的國家圖書館僅找到此一版本，而根據林玫儀老師在〈試論陽湖左氏二代才女之家族關係〉提及此為刻本，尚有繆荃孫校之鈔本；而《念宛齋集》則在台灣未見其蹤。

<sup>48</sup> 左輔編，左昂續編：《杏莊府君自敘年譜》，清宣統二年木活字本，《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冊118。

<sup>49</sup>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1999年），頁472，另侯雅文：《常州詞派構成與變遷析論》，（中央大學博士論文，92年6月），頁29，此篇作者細膩地羅列表格比對常州詞派的文章，同意左輔為常州詞派一員的真確性。

<sup>50</sup> 《常州詞派構成與變遷析論》，頁232。

<sup>51</sup> 《杏莊府君自敘年譜》，頁378。

<sup>52</sup> 同上，頁4。

<sup>53</sup> [清]張惠言：《茗柯文編》（台北：中華書局，1981年），17~19。

輔有文采，與洪亮吉、黃景仁、李申耆、陸繼輅、惲敬、張琦輩友善，尤工倚聲字<sup>54</sup>。

可見左輔以文采活耀於常州詞派，《念宛齋詞鈔》便為他的創作集，收詞四十六首。他本人還鼓勵出版、為人寫序，催生文藝：

《挹青堂詩選》八卷，竇國華撰。……所撰《挹青堂詩選》七卷，附《退學詩選》三卷，左輔、寧貴、吳貽沅…等原序，嘉慶二十五年留餘堂刻<sup>55</sup>。

《鷓園詩選》十二卷：吳覲撰。……所撰《鷓園詩集》十二卷，附《鷓園隨筆》四卷，道光二年左仲甫刻<sup>56</sup>。

《浮槎山館詩集》三卷：史台懋撰。……此集自訂，卷上古體，卷中、下近體，凡二百七十一首，嘉慶二十三年浙江按察使左輔刻<sup>57</sup>。

由此看來左輔於文學的造詣，與文界的關係都相當深厚，甚至是帶有影響力的一位人物。左錫嘉的詩文裡，雖未直接提及祖父對她直接的影響，但相信他與常州詞派的關係、喜好文藝、鼓勵出版等都間接的影響錫嘉。

左錫嘉之父左昂，字德舉，一字省堂，號巢生，生於乾隆五十九年（1794），卒於同治九年（1870）。道光庚子舉人，安徽鳳陽府同知，在著作成就上雖未成績輝煌，但由左元成所纂修的〈先大夫墓誌銘〉可知，左昂精研古書、熟習法度，為學與為人均為時人所稱道：

陸夫人（按：左昂母）舉丈夫，子二，長晟，次君（按：左昂）。君（按：左昂）生於乾隆甲寅，年幼有至性，比長研精墳籍，納身軌物，以貴公子修布衣之行，遊學宿儒之門，得制舉業，正鵠一以王、唐歸胡為宗，世俗浮豔，

<sup>54</sup> 《華陽縣志》，卷 19，頁 4。

<sup>55</sup> 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北京：北京古籍，2002 年），頁 1117。

<sup>56</sup> 《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頁 1072。

<sup>57</sup> 同上，頁 941。

摒棄弗道，尤耽精書法，取率更誠懸兩家心，摹力追得其神理，一時譽望籍甚<sup>58</sup>。

由上文可知，左昂為家中次子，從小即有篤厚的天性，而由「比長研精墳籍，納身軌物」可見他稍長後開始研讀古聖先賢的著作與法度，並得以至向諸儒學習，除此可知左昂因當時世俗浮豔，轉而以精研書法作為興趣及專長，並由「一時譽望籍甚」可知左昂書法聞名於當時。

左錫嘉的家族龐大，其父左昂先後共娶三女，根據林玫儀教授的考證，原配汪夫人為左錫嘉生母，生有一子元禧，後殤，與三女：婉洵、錫璇、錫嘉，從資料可見，此為有教養的世家大族，包括汪氏父親汪贊勳教導錫璇、錫嘉讀書，在《冷吟仙館詩稿》中亦有兩首使用母親作詩韻來創作：繼配惲夫人生子二人：一子元成、元麟，生女婉雲；側室程孺人，生子元忠、元文、元桂，生女婉靜、錫蕙，共有兄弟六人，姊妹六人<sup>59</sup>。左家子孫輩在著作上成績斐然，且保存下來著作多為女輩，尤以左錫璇、左錫嘉為最。

而在零星的縣志及著作中，可窺見左氏家族讀書狀況，如《華陽縣志》記載錫嘉未出嫁前，於北京奉養父母時，與兄弟姊妹在工作閒暇之餘讀書作字：

八歲失母，入都侍父，奉教婉婉。父嘗病篤，剖股和藥。事繼母，曲得其歡。澣紉之暇，諸女兄弟讀書作字，日有程餘，乃更及畫<sup>60</sup>。

另錫嘉在〈秋閨三十首寄大姊婉洵即用姊秋興原韻並序〉裡有兒時吟詠詩歌的回憶：

秋風四起，深館無聊，因憶幼在江鄉與諸姊同居念宛齋，瀏覽文史，倚石選韻<sup>61</sup>。

<sup>58</sup> 《常州左氏宗譜》，卷 5，頁 6。

<sup>59</sup> 林玫儀：〈試論陽湖左氏二代才女之家族關係〉，頁 192~194。

<sup>60</sup> 《華陽縣志》，卷 19，頁 4。

<sup>61</sup> [清]左錫嘉：《冷吟仙館詩稿》，卷 1，頁 16。本論文皆採光緒 17 年華陽曾光煦定襄刊本，



念宛齋為左輔的書齋名，後應被當作教育左氏子弟的地方。此首詩出於左錫嘉閨中時期，左錫嘉九歲因母親去世<sup>62</sup>，因而離開家鄉，到北京奉養父親，此為她懷念童年之作，由「瀏覽文史，倚石選韻」看來，左氏家族兄弟姊妹有古文教育與詩詞創作的訓練，此家庭教育建立其門風，也促進他們之間的感情。

---

後註則全以《冷吟仙館詩稿》代稱，不再贅述。

<sup>62</sup> 此處八歲與九歲的出入，乃在於「清曆」與「西元」換算上的誤差，因左錫嘉出生於道光 10 年 12 月 25 日，換算清曆應已為 1831 年 2 月 7 日，且若以因錫嘉出生於年尾，按照中國人的習俗，出生即為一歲，若又再因隔五日即為另一年，則可能她一出生未多久即以兩歲來計其生辰。

### 第三章 左錫嘉的生平經歷

左錫嘉，字小雲，一字韻卿，號浣芬，又作婉芬，丈夫歿後，改號冰如。為江蘇陽湖人，生於道光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卒於光緒二十年，享年六十五歲。

左錫嘉童年居住常州陽湖，九歲母親驟逝，輾轉到京城與父親為伴；二十歲嫁與四川華陽的曾詠；三十二歲時丈夫因太平天國之亂，勞瘁致死；錫嘉舉家扶柩回到四川，服事公婆、課子養女；晚年時，因二子光煦蔭庇至山西定襄為官，迎養錫嘉由四川到山西，安享天年，然愛孫林仲蓉、五女曾彥與六女曾祉陸續逝世，回顧她的生命歷程，有大半時間在哀慟親朋的離別與死亡。

錫嘉一直創作不歇，舉凡少女時期、新婚、寡居與晚年，都記錄自己的生命經歷與心情起伏的詩作，所以由她作品《冷吟仙館詩稿》的分卷，可讓研究者窺其生平經歷，此外，從詩稿中之序言、壽言節略、其女曾懿之壽言、其夫曾詠、其姊左錫璇、其女曾懿的作品集，亦可補齊詩作中隱微不明的地方。

《冷吟仙館詩稿》按照錫嘉的生命歷程分期：卷一為左錫嘉閨中時期之作<sup>1</sup>，卷名為《浣香小草》，卷二、三為《吟雲集》，為左錫嘉婚後所作；卷四為《卷菴吟》，為其守寡後扶柩歸里舟中之作；卷五至八則為《冷吟集》，為其守寡後之作<sup>2</sup>，本章亦按此分法做探討：

- 一、出生至歸曾詠前的「閨中時期」（道光十年～道光二十九年）。
- 二、嫁與曾詠至曾詠逝世的「婚姻時期」（道光三十年～同治元年）。
- 三、曾詠逝世至子女結婚前的「寡居前期」（同治二年～同治十三年）。
- 四、子女結婚後至逝世前的「晚年時期」（同治十四年～光緒二十年）。

<sup>1</sup> 《冷吟仙館詩稿》，周天麟序，「浣香小草者，太夫人閨中之作也。」

<sup>2</sup> 《冷吟仙館詩稿·浣香小草》，宋育仁序，卷1，頁8。

## 第一節 閨中時期（道光十年～道光二十九年）

### （一） 聰慧早熟

左錫嘉生於江蘇陽湖，在清朝中後期，是當時經濟及文化極為發達的地方，加之家族家長對教育、文藝活動的推廣與鼓勵，錫嘉自小耳濡目染下，展現其文學天分，周天麟在《浣香小草·序》提及左錫嘉的早熟與聰慧：

浣香小草者，太夫人閨中之作也，時號婉芬，幼秉母教，七歲即善吟哦，九歲失恃，事繼母，曲盡孝思，刺繡之餘，與諸姊習書畫，尤工篇什，當時皆以蘭陵絕唱譽之<sup>3</sup>。

閨中教育能夠使錫嘉七歲即善吟哦，足見她有極佳的才智，且在母親逝世後，在北京侍奉父親的生活裡，並進行創作，詩詞才華受到家鄉蘭陵人所肯定，以絕唱稱譽，幾乎是天賦異秉的才女。周天麟另有序言指出錫嘉聰慧不凡的一面：

先生（按：左昂）多女公子，皆賢而有才，夫人其季女也，酒漿黼繡外，能讀父書，精繪事，而尤工於詩詞。<sup>4</sup>

周天麟認為錫嘉能在家事之餘，尚能閱讀父書、且善於繪畫及詩詞，其聰慧不比一班。女婿林尚辰《誥封夫人外姑曾母左太夫人壽言節略》則直指「聰穎過人」來形容錫嘉的天才：

太夫人居六，生性淑婉，聰穎過人，幼工繡譜，喜詩書。<sup>5</sup>

五姊錫璇則以回憶口吻，稱讚錫嘉對於詩詞吟詠的天分與喜好：

小雲六妹，性敏慧，喜吟詠，曩在閨中時，姊妹聯牀擘牋分韻，每至烏嘯月

---

<sup>3</sup> 《冷吟仙館詩稿》，周天麟序。

<sup>4</sup> 同上。

<sup>5</sup> 《冷吟仙館詩稿》，附錄，頁 32。

落，猶吟哦不休，頗以為樂<sup>6</sup>。

姊妹兩人在清晨破曉時，仍樂此不疲地吟哦，足見錫嘉喜好吟詠的程度。三姊錫蕙則對錫嘉「見地獨到」印象深刻：

吾姊妹夙夜承歡，相依為命，閨房聚處，促膝談心，吾妹持論，獨見其大。

7

錫蕙雖為錫嘉的姊姊，但她在與錫嘉的對談中，是被她的見解看法所折服，言語間有肯定錫嘉聰慧之意。

## （二） 母教啟蒙

左錫嘉童年的教育，主要由母汪太夫人而來，根據僅有的記載《左氏家譜》提及汪太夫人生於乾隆五十九年（1794）四月四日，卒於道光十七（1837）年正月三日，享年四十四歲<sup>8</sup>。汪夫人為父親原配，生有一子光禧，但不幸早卒，另有三女，大姊婉洵、五姊錫璇與錫嘉。

錫嘉自己在〈吟雲仙館詩稿·序〉提及她童年受教於外祖父汪友梅<sup>9</sup>，然而九歲喪母後，姊妹遂廢詩書：

吁余從外祖父汪友梅先生讀，年甫九齡，先慈棄養外祖，痛心解館，余姊妹隨廢詩書，閒與五姊芙江，閨中唱和，然枵腹從事，茫無法律。<sup>10</sup>

由上可知，早年她們應在汪太夫人生長，母親去世，她們學習才會中斷，自此在北京的生活，她們便是姊妹間互相切磋。

<sup>6</sup> 《冷吟仙館詩稿》，左錫璇序。

<sup>7</sup> 《冷吟仙館詩稿》，左錫蕙序。

<sup>8</sup> [清]左元成等纂修：《常州左氏宗譜》，光緒16年裕德堂木活字本，卷4，頁92。

<sup>9</sup> 另在〈寒夜和趙悟蓮三疊前韻〉亦提及：「予方八齡，聞外祖汪公友梅講太白蜀道難詩，即悽然淚下為中表竊笑，豈知為今日讖耶」。《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三》，卷7，頁22。

<sup>10</sup> 《吟雲仙館詩稿》，曾詠序，頁2。

錫嘉的詩文中有兩首提及母親：〈月夜鳴琴·用先慈題停琴佇月圖韻〉<sup>11</sup>、〈白胡蝶·先慈詠白薔薇韻〉<sup>12</sup>，可見其母於繪畫及詩作上的涉獵，除此之外，錫嘉未有懷念母親之詩作。

### （三）以孝事父

母親過世後，錫嘉先是育於叔母家，錫嘉女婿林尚辰〈誥封夫人外姑曾母左太夫人壽言節略〉提及「（錫嘉）九歲失恃，育於叔母家」<sup>13</sup>，爾後因左昂於北京任官，錫嘉在十三歲左右，才被接去京城，曾光岷〈誥封夫人旌表節孝曾母左太夫人事略〉在提及「先妣第六，甫八歲，母汪夫人卒，依叔母家。年十三，隨戚屬吳母入都，依巢生公。」<sup>14</sup>；時左昂已續娶惲太夫人，為惲敬之女，生於嘉慶十八年（1813）十一月二十一日酉時，卒於光緒十二年（1886）七月十七日辰時，享年七十四歲<sup>15</sup>。由於錫璇及錫嘉均相當懂事，極盡孝道，所以相當討惲太夫人的歡心<sup>16</sup>，錫嘉有首五言古詩〈都門入侍〉便描寫這段生活：

少小處憂患，趨庭願久違。一旦侍親側，喜極還歔歔。雛鳥凌風翔，芳蘭露華菲。有如滌陰霾，麗日揚清輝。明鏡出塵匣，良藥捐夙痲。阿姊為理裝，阿弟牽裳衣。芳若鬱蔥籠，魴鯉假甲肥。夕膳潔杯榼，晨羞供蕨薇。菽水薄具陳，此懷良依依。願言永承歡，丕祉膺庭闈<sup>17</sup>。

此處提及錫嘉對於能夠入到京城侍奉父親，並且親近家人，由衷感到高興，可見她在叔母家的生活不太快樂，故此才有「有如滌陰霾，麗日揚清輝。明鏡出塵匣，

<sup>11</sup> 《冷吟仙館詩稿·浣花小草》，卷 1，頁 9。

<sup>12</sup> 《冷吟仙館詩稿·浣花小草》，卷 1，頁 15。

<sup>13</sup> 見《冷吟仙館詩稿》，附錄，頁 32。

<sup>14</sup> 見林玫儀：〈鵝鰾情深，手足情重---左錫璇的感情世界初探〉，（台北：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兩岸韻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2008 年 5 月 30、31 日），頁 2。按：光緒 17 年華陽曾光煦定襄本《曾太僕與左氏夫人詩稿合刻》，台灣國家圖書館及哈佛燕京圖書館僅有左錫嘉所撰《冷吟仙館詩稿》八卷文存一卷詩餘一卷附錄一卷及曾詠《吟雲仙館詩稿》一卷，僅林玫儀老師於上海圖書館覓得另一套《曾太僕與左氏夫人詩稿合刻》前有曾光岷〈誥封夫人旌表節孝曾母左太夫人事略〉，故本論文參引其所錄資料。

<sup>15</sup> [清]左元成等纂修：《常州左氏宗譜》，光緒 16 年裕德堂木活字本，卷 4，頁 91。

<sup>16</sup> 「事繼母，曲得其歡」，見[清]曾鑑、林思進：《華陽縣志》卷 19，頁 4。

<sup>17</sup> 《冷吟仙館詩稿·浣花小草》，卷 1，頁 3。

良藥捐夙瘕」等語，表達她依親之樂，並且希冀「永承歡」，一直侍奉父母。而在這段期間，左昂卻生重病，甚至幾近於死，錫嘉與錫璇均採民間療法，在劇禱於神後，割股療親，後來父親果然痊癒<sup>18</sup>，林尚辰〈誥封夫人外姑曾母左太夫人壽言節略〉提及此事：

會巢生公病劇，禱於神，割股和藥服之，即瘳。姊二人，尋俱入都，均能先意承志。都中有左家孝女之稱<sup>19</sup>。

可見錫嘉與姊錫璇因此事而以孝名聞於當時。

#### （四）同輩之誼

錫嘉與兄弟姊妹交情甚篤，四姊錫蕙曾在序言提及她們在北京的日子：「吾姊妹宿夜承歡，相依為命，閨房聚處，促膝談心」<sup>20</sup>，而這也成為錫嘉日後甜美的回憶。在錫嘉閨中之作《浣香小草》裡，有十一首寫到這份情思，其中〈秋閨三十首寄大姊婉洵即用姊秋興原韻並序〉是長達三十首的七言絕句，寄託其思念往日與諸姊同居之生活<sup>21</sup>。

左錫嘉的家族龐大，其父左昂共娶三女，原配汪夫人為左錫嘉生母，生有一子元禧，後殤，與三女：婉洵、錫璇、錫嘉；繼配惲夫人生子二人：一子元成、元麟，生女婉雲；側室程孺人，生子元忠、元文、元桂，生女婉靜、錫蕙，共有兄弟六人，姊妹六人<sup>22</sup>。關於姊妹的人數及錫嘉的排行，仍有疑慮，因錫嘉女婿林尚辰所寫的〈誥封夫人外姑曾母左太夫人壽言節略〉提到：

<sup>18</sup> [清] 林尚辰：〈誥封夫人外姑曾母左太夫人壽言節略〉，《冷吟仙館詩稿》，附錄，頁 32。

<sup>19</sup> 《冷吟仙館詩稿》附錄，頁 32。

<sup>20</sup> 《冷吟仙館詩稿》，左錫蕙序，頁 1。

<sup>21</sup> 《冷吟仙館詩稿·浣香小草》，卷 1，頁 16。序曰：「秋風四起，深館無聊，因憶幼在江鄉與諸姊同居，念宛齋流覽文史，倚石選韻，吉苔襲衣，開簾坐花艇，上鬢一朝，遠別千里，相思值此，蕭辰益深，遐想落葉辭樹，如聞瑟音，涼月入簾，恍覩顏色，爰賦短什，以記前遊。」

<sup>22</sup> 林玫儀：〈試論陽湖左氏二代才女之家族關係〉，《中國文哲研究叢刊》第 30 期，2007 年 3 月，頁 192~194。〈先大夫墓誌銘〉亦有記載。

母汪夫人，繼母惲夫人、外兄弟五，內姊妹七，太夫人居六<sup>23</sup>。

在左錫嘉《冷吟仙館詩稿》有詩〈懷七妹婉雲〉及〈哭婉雲七妹〉<sup>24</sup>，可見在錫嘉及其兒孫輩的認知中，她上有五姊，下有一妹，其排行第六，但其詩提及大姊，如〈與大姊婉洵別後感作〉、三姊，如〈哭三姊婉靜〉、四姊，如〈送四姊婉香錫蕙南歸〉、五姊，如〈和小桐五姊錫璇妙光閣晚歸原韻〉、七妹，如〈懷七妹婉雲〉<sup>25</sup>，唯獨沒有提及二姊，懷疑二姊早夭，或有其他原因不被收錄，但目前未有資料證實<sup>26</sup>。

錫嘉共有六個姊妹，大姊婉洵、五姊錫璇及錫嘉分別為汪氏所生；三姊婉靜、四姊錫蕙則為程氏所生；七妹婉雲為惲夫人所生，除二姊不明外，在錫嘉的詩作中，皆可見她與諸姊妹的交遊。但根據量上的統計觀察錫嘉寫給大姊婉洵及五姊錫璇為多：〈與大姊婉洵別後感作〉、〈懷大姊婉洵〉、〈春望寄懷大姊婉洵〉、〈秋閨三十首寄大姊婉洵即用姊秋興原韻〉、〈和大姊婉洵兼呈五姊芙江〉；〈和小桐五姊錫璇妙光閣晚歸原韻〉、〈辛亥季秋送五姊小桐南歸〉、〈寒夜寄懷五姊芙江〉、〈和五姊芙江寄懷韻〉、〈五姊芙江為其夫袁厚安觀察績懋在閩陣亡作招魂詩寄示沈慟悽絕令人為之悲惋〉<sup>27</sup>，有可能是大姊與五姊跟左錫嘉較親，為同一母所生，故懷念的情感較為濃厚，且錫嘉十三歲離開江南至北京後，便與大姊分別兩地，因此能夠向大姊傾吐己意的唯一方式便是寫作詩詞。此外，當時局勢危險，四處皆有戰爭，從錫嘉寫給大姊的信所用「魚雁兩沈斷，況經烽火深」<sup>28</sup>、「烽火滿天地，握手知何夕」<sup>29</sup>可見姊妹間的通信常因外在因素而中斷，錫嘉縱使想念在江南的大姊，但烽火滿天，見面實為不可期的事。

<sup>23</sup> [清]林尚辰：〈誥封夫人外姑曾母左太夫人壽言節略〉，《冷吟仙館詩稿》附錄，頁32。

<sup>24</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5，頁15及《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三》，卷7，頁9。

<sup>25</sup> 《冷吟仙館詩稿·浣花小草》，卷1，頁2、7、9、10；《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5，頁15。

<sup>26</sup> 林玫儀：〈試論陽湖左氏二代才女之家族關係〉，頁195~196。

<sup>27</sup> 依次為《冷吟仙館詩稿·浣花小草》，卷1，頁2、頁14、16；《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上》，卷2，頁8；《冷吟仙館詩稿·浣花小草》，卷1，頁9、20；《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上》卷2，頁3、17；《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下》，卷3，頁13。

<sup>28</sup> 見〈懷大姊婉洵〉，《冷吟仙館詩稿·浣花小草》，卷1，頁2。

<sup>29</sup> 見〈春望寄懷大姊婉洵〉，《冷吟仙館詩稿·浣花小草》，卷1，頁14。

錫嘉與五姊錫璇一家關係甚好，錫璇丈夫袁績懋原籍江蘇湖陽，後因袁父遭難去世，因守喪關係調至福建為官<sup>30</sup>，咸豐八年（1858）為平定捻軍而戰死，錫嘉還寫〈五姊芙江為其夫袁厚安觀察績懋在閩陣亡作招魂詩寄示沈慟悽絕令人為之悲惋〉一詩悼念。早期兩家曾為鄰居，曾詠〈喜僚壻袁厚安兄績懋南來過訪〉提到「昔日比鄰居，咫尺不相見，晰夕過君門，耳名增健羨。」<sup>31</sup>可見兩家曾過從甚密，而錫璇三子袁學昌娶錫嘉次女曾懿為妻，親上加親的關係，使姊妹關係更加深厚。

五姊錫璇，字芙江，號小桐，《清史稿》記載她曾和錫嘉在母親去世，入都割臂和藥進，工詩善畫，書法尤精，著有《卷施閣詩集》<sup>32</sup>，但此書根據尋訪未見，從《小檀樂室彙刻閩秀集》裡找到《碧梧紅蕉僊館詞》一卷，至於詩集，曾懿的《女學篇·自序》言：「母氏所作冷吟館全集已久傳於世，今將君姑所作碧梧紅蕉館詩集，懿所作古歡室詩詞集四卷，均付之棗梨」<sup>33</sup>，可見在曾懿生時，曾經刊行，後不知為何絕版<sup>34</sup>。她的經歷與錫嘉相似，嫁與之可琴瑟相和的丈夫，但也因著戰亂，失去親人，寡居一生。由詞作來看，除早期流露閨閣情感的作品，後期也呈現戰亂帶來的悲憤與傷痕筆調，如〈水調歌頭·小除夕〉：

離合自今古，斬不斷情關。東流流水不盡。何日復西還？

欲借吳鉤三尺，掃淨邊塵萬里，巾幗事征鞍。多少心頭恨，清淚不勝彈◎

酒樽閑，人影瘦，夜燈寒。不知今夕何夕，獨醉不成歡。人世悲歡不定，歲月一年已盡，無語倚欄杆，風雨荒村夜，歸夢到長安<sup>35</sup>。

<sup>30</sup>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校註》（台北：國史館，1986年），頁13544。

<sup>31</sup> [清]曾詠：《吟雲仙館詩稿》，頁5。

<sup>32</sup> 《清史稿校註》，頁14081。

<sup>33</sup> [清]曾懿：《女學篇》，卷1，頁5。

<sup>34</sup> 林玫儀：〈試論陽湖左氏二代才女之家族關係〉，《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三十期，2007年3月，頁183~186。提及她曾於上海圖書館訪察時，發現有左錫璇詩詞集三種，詩三卷，詞二卷，《碧梧紅蕉僊館詩草》一卷，稿本、《碧梧紅蕉吟館詩草偶存》二卷、《碧梧紅蕉吟館詩餘偶存》一卷，稿本、抄本。

<sup>35</sup> 《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南陵徐氏刻本，第7集。



呈現女子在戰爭裡無能的悲嘆，尤寫到「欲借吳鉤三尺，掃淨邊塵萬里，巾幗事征鞍。」的高唱，可見左家女子不讓鬚眉的抱負與胸襟，道出清末遭難女詞人心裡的想望。

從錫嘉寫給錫璇〈和五姊芙江寄懷韻〉、〈和小桐五姊錫璇妙光閣晚歸原韻〉中，可見兩人應有唱和的往來，從可見的《碧梧紅蕉僊館詞》裡發現有二闋〈行香子·懷小雲六妹〉、〈虞美人·寄畹香四姊小雲六妹〉<sup>36</sup>是寫給錫嘉的，另在林玫儀〈左錫璇詩詞集校（一）〉中，有四首〈舟中雨夜不寐，懷婉洵大姊、小雲六妹〉、〈中秋夜與六妹同作〉、〈與六妹夜話、適值微雨〉、〈春困示六妹〉，均可窺見兩姊妹往來的密切，尤〈與六妹夜話、適值微雨〉描寫兩人促膝長談的景況：

片片浮雲揜月光，蕉衫並坐怯微涼。晚風習習吹蘭杜，冷雨絲絲冒海棠。

街鼓三搗過遠巷，殘燈一粟照虛堂。新愁舊恨知多少，促膝談心夜轉長。

由時間景物的推移，可知此一談心跨過許多「時間」，錫璇把此場景記錄，可知她與錫嘉感情委實親密無間。

相對大姊與五姊，錫嘉與其他姊妹間的往來，似乎就比較沒那麼密切，且就詩文觀察，三姊婉靜、七妹婉雲似乎比錫嘉早死，如〈哭三姊婉靜〉提到「二十年華彈指盡，哪堪回首憶當時」，可見三姊應於二十歲時已逝。而七妹婉雲與錫嘉差距十五歲<sup>37</sup>，所以錫嘉出嫁前只與妹妹相處五年，之後便遠嫁他方，此妹命運多舛，雖多才多藝<sup>38</sup>，為憚夫人所鍾愛，可惜未嫁即守寡，達十四年之久，抑鬱而卒，錫嘉對此感到傷心不已「南望空嘆嗟，淚落兩珠綴」<sup>39</sup>。

另在兄弟方面，根據《左氏宗譜》，左昂有五子，長子元忠，字心資，大錫

<sup>36</sup> [清]左錫璇：《碧梧紅蕉館詞》，頁9、10、11。

<sup>37</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三》，卷7，頁9。〈哭婉雲七妹〉云：「己未余隨宦江西，妹尚髫齡」，己未為咸豐九年（1859），當時錫嘉三十歲，隨曾詠到江西做官。

<sup>38</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三》，卷7，頁9。〈哭婉雲七妹〉云：「十二習禮儀，十三諳紡績，十四工點染，十五善琴瑟」。

<sup>39</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三》，卷7，頁9。

嘉幾個月，生於道光十年（1830）九月十六日，卒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享年十九歲，過繼給伯父為子<sup>40</sup>；次子左元文，字象如，生於道光十四年（1834），卒於同治九年（1870），享年三十七歲；第三子左元桂，字科芝，生於道光二十年（1840），卒於同治十三年（1874），時年三十五歲；第四子左元成，字得齋，生於咸豐三年（1853）；第五子左元麟，字瑞芝，生於咸豐六年（1856）<sup>41</sup>。不過就《東埠分世系譜》左昂條目下可知，錫嘉母親汪夫人本生有一子元僖，但幼殤，故算側室程孺人之子元忠為長子<sup>42</sup>。就詩文〈賞牡丹同如之二弟科芝三弟〉<sup>43</sup>、〈和科芝三弟秋興用東坡岐亭韻〉、〈哭科芝三弟〉、〈至吉安代簡寄諸弟〉<sup>44</sup>來看，錫嘉與元文、元桂交遊較為頻繁，值得注意的是錫嘉在此稱元文為「二弟」，稱元桂為「三弟」，但若按照排行及出生日期，元文應為錫嘉的「大弟」，而元桂應為「二弟」，是否因長子元忠為繼配所生，故在稱謂上為錫嘉之「弟」，而非「哥」，元文及元桂便因此算為其「二弟」及「三弟」，亦有可能<sup>45</sup>。

元文與元桂分別在同治九年（1870）及同治十三年（1874）相繼去世，錫嘉為此曾寫〈哭科芝三弟〉表達她深沈的哀慟：

鵲鴿集原野，飛鳴何喈喈。骨肉悵離居，各在天一涯。惟有雲間字，纏綿達遠懷。遠懷易寒暑，代謝時愆乖。商飈隕連枝，開緘大悲摧。憶昔辭春明，送我臨長街。斑馬鳴蕭蕭，卅里一徘徊。臨歧語珍重，別路逾江淮。謂言重相見，豈意不復偕。弱冠抱奇志，慷慨思上才。敕躬苦未濟，挾策屯雲雷。戎馬困奔走，微勳甯達材。委化一朝盡，龍劍空沈埋。嗟子遠隔絕，靈奠莫我陪。數奇可奈何，悵恍生疑猜。吁嗟十年中，傷逝淚凝血。南雲望不極，

<sup>40</sup> [清]左元成等纂修：《常州左氏宗譜》，光緒 16 年裕德堂木活字本，卷 4，頁 97~98。

<sup>41</sup> [清]左元成等纂修：《常州左氏宗譜》，光緒 16 年裕德堂木活字本，卷 4，頁 96~98。

<sup>42</sup> 見《常州左氏宗譜》，卷四，頁 92。

<sup>43</sup> 不知為何此處稱元忠為如之而不稱象如，但比對其他資料，錫嘉及錫璇未有其他弟弟稱如之，故應是同一人。

<sup>44</sup> 依序為《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上》，卷 2，頁 19、《冷吟仙館詩稿·浣花小草》，卷 1，頁 9、《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 6，頁 10、《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下》，卷 3，頁 7。

<sup>45</sup> 關於元忠，在錫嘉姊錫璇的詩文中有多首稱他為弟者，如〈哭心資弟〉、〈送心資弟柩至長椿寺坐感賦〉、〈憶心資亡弟感賦〉、〈步如資弟夜過下窪原韻，因仿其體〉等詩，悼念英年早逝的弟弟。

長歌寫我哀<sup>46</sup>。

錫嘉首先嘆息他們距離遙遠，能夠相見的機會不多「骨肉悵離居，各在天一涯」，由於所居之地，使他們不復見兩地相隔的時間已有很久，由「開緘大悲摧」感受到錫嘉開信時驚訝痛苦的反應，於是她想起他們離別時的畫面，弟弟當年的胸懷大志、追尋理想的過程，可惜都化為灰燼，使她無限歎噓。另在〈重疊金·前調〉亦有「已未別後，象如科芝兩弟相繼而逝」<sup>47</sup>一語，既嘆兩弟的離世，也哀嘆人世的無常。

## 第二節 婚姻時期（道光三十年～同治元年）

### （一）嫁華陽曾詠為繼配

道光二十九（1849）己酉，左錫嘉二十歲<sup>48</sup>，嫁華陽曾太僕詠為繼配。曾詠當時已先後兩娶，一聘未娶而卒，皆未有後嗣，乃再續絃，「原聘鍾氏，未娶卒，繼娶張氏、淡氏均無出，撫君弟之子光禧為長，嘉最後適君，生三子。」<sup>49</sup>。

曾詠，四川華陽人，字永言，號吟村，生於嘉慶十八年（1813）九月初三，卒於同治元年（1862）閏八月初二日，享年五十<sup>50</sup>。祖先為武城之裔，後遷徙於江西，元朝中葉才轉遷居福建長樂，清時居住四川華陽。根據錫嘉所撰的〈皇清追贈太僕寺卿銜江西吉安府知府曾君墓誌銘〉提到曾詠祖父為曾惠超，父親為曾秀英，有母劉氏，但未詳加記載他的兄弟姊妹，只知根據曾詠詩文〈兩後雜興和慎齋四弟〉<sup>51</sup>，可知其至少有四弟。

曾詠生而聰明，十分孝順，由於家中務農，所以常幫忙耕種，直至十四歲才

<sup>46</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 6，頁 10。

<sup>47</sup> 《冷吟仙館詩餘》，頁 19~20。

<sup>48</sup> [清] 曾鑑、林思進：《華陽縣志》，卷 19，頁 5。

<sup>49</sup> [清] 左錫嘉：《冷吟仙館文存》，頁 6。

<sup>50</sup> 柯愈春：《清人詩文總集》，頁 1846~1862。

<sup>51</sup> [清] 曾詠：《吟雲仙館詩稿》，頁 2。

開始有機會唸書及受教育。由於唸書時間不多，白天他要代父在田間工作，只有利用夜晚讀書，但曾詠發憤向學，勤勞不懈，終於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時中進士，官至戶部主事、郎中。

曾詠喜歡閱讀經史，治學態度十分嚴謹，著有讀史筆記若干卷，《毛詩》、《論語》、《孝經》以及漢宋諸儒的解說「皆洞達其得失」<sup>52</sup>，且「改訂撰述，日數千言」，當人詢問他治學的要領為何時，他總是說：「訓詁明，義理顯」。錫嘉在〈皇清追贈太僕寺卿銜江西吉安府知府曾君像讚〉提到曾詠的用功：

早歲游庠，文譽以起，精勤不懈，激揚文史。<sup>53</sup>

而族中長輩曾壁光，便曾在著作序言中提及他對聖賢書的熟稔，且對時務侃侃而談：

吟村太僕，余族姪也，持躬孝友，同宦燕京時，相過往，談論經旨，輒能發明聖賢微奧，其批註四書章句等，皆不外程朱之學，蓋於理境有心得焉。每縱談時務，則慷慨悲歌、形諸言表。<sup>54</sup>

治經讀史使得他格外在為人上要求自己，認為自己對人要寬，但對己要嚴格<sup>55</sup>，故他為官時相當清廉、勤政愛民，在出任吉安府知府時，恪守清白，不收受賄賂，即便為官，家中訪客也不因此增多，記載即以：「門可羅雀，庭有懸魚」<sup>56</sup>，但卻不減曾詠為官的政績，當地百姓對他的稱讚不斷，博得一致的信任，在戶部的十四年，日日如此<sup>57</sup>。

這樣的風骨，雖然也遭受不少為難，但卻成為熟識朋友的印象深刻處：

吟村（按：曾詠）泔泔忠義君子也。與余官同曹居，同蒼風雨，晦明過從罔間，方咸同間，天下多故，吟村酒酣耳熱，縱談當世事，激昂慷慨，滾滾不

<sup>52</sup> 《冷吟仙館文存》，頁 5。

<sup>53</sup> 《冷吟仙館文存》，頁 1。

<sup>54</sup> 《吟雲仙館詩稿》，曾壁光序。

<sup>55</sup> 《冷吟仙館文存》，頁 5。

<sup>56</sup> [《冷吟仙館文存》，頁 1。

<sup>57</sup> 《冷吟仙館文存》，頁 5：「居戶部，不受外餽，不徇人私，十四年如一日。」

肯休閒<sup>58</sup>。

在朋友眼中，曾詠不僅是個忠義君子，而且由他縱論時事的慷慨激昂，可見他對國家百姓的關心與思慮。錫嘉自己也相當佩服夫婿的為人，從《墓誌》的行文，《像讚》的文筆，皆可見錫嘉對曾詠的尊敬與佩服，不因曾詠的理想而產生抱怨，反倒甘做糟糠之妻，操持內政，恪守勤儉，使夫婿無後顧之憂地處理政事。而在兒女眼中，曾詠則是飽覽詩書的好父親，曾懿回憶小時父親曾教她識字，四歲時已認得五六千字，並可讀《孝經》，五歲時在私塾上學時，詢問老師的問題常讓老師驚嘆她所受的教育，曾詠以女兒有才華為傲，並稱其「吾家不櫛進士也」<sup>59</sup>；曾詠的藏書豐富，多為唐宋人詩集精本，兼及漢碑拓片等文物，一方面自己把玩，一方面也啟蒙子女對文化的興趣，次女曾懿便得其遺傳，喜愛各家的文學，並於閒暇時取拾拓片加以臨摹。

因為曾詠逝世倉促，且後半年為官多為軍旅生涯，所以留下作品不多，皆由錫嘉於曾詠歿後，採其遺稿編錄而成《吟雲仙館詩稿》。

## （二）苦中唱和的婚姻生活

曾詠與錫嘉的婚姻，雖僅維持十二年，但從兩人所留下的唱和詩，足見兩人婚姻彌堅。曾詠雖然為官，但家境並不相當富裕，這點可從錫嘉雖身為官夫人，卻似乎沒有僕人任其差遣，家中不論打理家事、與人進退，都是錫嘉一人扛起看出，且錫嘉必須謹慎精算家中開支，好讓身為長子的曾詠，能夠將部分薪資寄回四川，奉養父母。<sup>60</sup>即便如此，由於兩人喜愛文學，所以他們常能在苦中作樂，曾詠一首五言律詩〈醉中感作〉及錫嘉之〈與外子話舊〉，足見他們在貧中以有甕頭春<sup>61</sup>為樂的心情：

---

<sup>58</sup> 《冷吟仙館詩稿》，周天麟序。

<sup>59</sup> [清]袁厲準等：《誥封一品夫人袁母曾太夫人七十賜壽壽言錄》，1922年。

<sup>60</sup> 《冷吟仙館詩稿》，附錄，頁32。

<sup>61</sup> 為一種酒名。

家貧不算貧，尚有甕頭春。慣讓花為主，恆邀月作賓。夢遊天地小，笑語性情真，醉罷復長嘯，浩然清靜身。<sup>62</sup>〈醉中感作〉

俛仰悲今昔，勞思苦未伸。曉涼侵短夢，綿雨阻歸人。宦薄原如寄，書多未厭貧。碧窗清似水，斟酌甕頭春。<sup>63</sup>〈與外子話舊〉

錫嘉婚後的作品主要集中於《吟雲集》，時曾詠以農曹官京師出守豫章<sup>64</sup>，錫嘉成為他的繼配後，便扮演在賢內助角色，偶在張羅飯食與縫紉閒暇後，才有互相唱和的時間。如錫嘉〈補衣答外子見贈原韻〉便在縫紉時構思所寫：

敝衣十載宦長安，風骨稜稜儘耐寒。補綴不教襟露肘，小窗燈火影團欒。

宛轉絲隨連理鍼，秋風九月整寒襟。自憐貧也非關病，冷煖常懷濟世心<sup>65</sup>。

曾詠有錫嘉這位能在文學上與他共識的佳偶，對於夫妻兩人的唱和生活，也不吝於周遭的朋友炫耀與分享，從好友周天麟的序看來，曾詠十分賞識錫嘉的才華：

吟村酒酣耳熱，……出其閨中唱和詩，見示又琅琅可誦，以是益知夫人之才而賢<sup>66</sup>。

不僅如此，在〈假寐為小雲內子作〉之七言律詩中，可見曾詠對錫嘉之浪漫情懷與呵護之心：

溟濛曉色澹雲羅，窗外間關鳥語和。假寐為憐卿睡熟，善懷原比我愁多。

臉含朝露潮紅玉，眉隱春山鎖翠蛾。料到夢中新得句，幾回微笑暈腮渦<sup>67</sup>。

此首詩描寫曾詠眼中的錫嘉，善懷、多愁，而假寐所窺之佳人臉龐，呈現如朝露及春山般的嬌嫩，而「料得夢中新得句，幾回微笑暈腮渦」則可見兩人在詩作上的惺惺相惜，為兩人生活上的樂趣。

<sup>62</sup> [清] 曾詠：《吟雲仙館詩稿》，頁 8。

<sup>63</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上》，卷 2，頁 14。

<sup>64</sup> 即今之江西省南昌，古稱豫章郡。

<sup>65</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下》，卷 3，頁 3。

<sup>66</sup> 《冷吟仙館詩稿》，何璟序。

<sup>67</sup> 《吟雲仙館詩稿》，曾詠序，頁 4。

### (三) 宦居遷徙的顛沛生活

曾詠在咸豐九年（1859）調任江西吉安知府，因此他們必須離開北京，在這段因宦居遷徙的過程，從〈鳳凰臺上憶吹簫·隨外子之吉安府任途次〉感懷一詞來看，錫嘉對於這樣的生活，不甚喜歡，但仍隨夫而往：

薄宦相隨，長征共賦，儘多店月橋霜。正曉雞纔唱，又促行裝。歸夢將成又破，雲棧遠，親舍何方。悲遊子，門閭白髮，日暮還望◎ 茫茫。乍經宦海，從此便抽帆，也怕瀾狂。趁著翻風利，飛送滕王。誰識清貧太守，空留得，詩壓琴囊。愁吟苦，知君又添，幾曲離腸◎<sup>68</sup>

首句之「薄」宦可見左錫嘉對外子仕宦的看法，「長征共賦」則可見這是一條不算短的路，且常需要趕路「盡多店月橋霜，正曉雞纔唱，又促行裝」，無法歸家，這點對戀家，喜歡與家人團聚的錫嘉而言，是很大的考驗，「歸夢將成又破，雲棧遠，親舍何方，悲遊子，門閭白髮，日暮還望。」下片以「茫茫」來表達對此次上任心情上掙扎，「乍經宦海」與「也怕瀾狂」皆可見對仕途的不確定，左錫嘉雖只是陪同，但從她描寫丈夫為官的筆觸，亦相當貼近羈旅行役的仕子心情，尤最後一段「誰識清貧太守，空留得，詩壓琴囊。愁吟苦，知君又添，幾曲離腸」則可見她對丈夫宦途多艱的同情與擔憂。

除了此首外，錫嘉也寫了〈吉安感懷〉與〈至吉安代簡諸弟〉兩詩，詩作中皆呈現一種異鄉徬徨的心境，如「回首燕雲客路長，拚將離別為誰忙」、「遊子嗟遠別，殷殷思帝鄉」等句，可見她在當地的不適應，以及思念北京心切。

吉安當時是個危險的城市，兵燹烽火，曾詠去到那裡，不僅要抵抗賊兵，還要幫助重建工作，此段在〈誥封夫人外姑曾母左太夫人壽言節略〉略有提及：

吉郡屢遭兵燹，凋敝日甚，太僕公招集流亡，導以農桑，使各安業。太夫人

<sup>68</sup> 《冷吟仙館詩餘》，頁9。

又勸振窮，黎給衣食，以招徠之。未幾賊又至，民散兵窮，危城不保，贊太僕公出資，募團兵出奇擊之，不三日而賊潰<sup>69</sup>。

而《墓誌》亦描繪吉郡當時處於斷瓦殘骸，處處白骨：

既至吉安郡城，四遭淪陷，瓦礫塞通，衢存者，惟敗堞數堵而已，君至築城完廩，見白骨遍野，悽然流涕，出資命四廳收葬之<sup>70</sup>。

在吉郡的日子，曾詠和錫嘉的處境十分艱難，既要撫民，又要教民，且賊兵不斷犯郡，甚有內訌，是十分艱苦的幾年，錫嘉在此段的描寫，相當深刻：

君上書言百姓流離疾苦，商賈不至，若剝之民，將何堪？郡人讀其書，皆泣下，局不果設，君乃撫民，教士俾營耕桑，為保聚計，民以有賴。十一年春，粵寇復犯郡，君登陴固守，寇再攻莫破，圍益急，數馳檄告大府，命將來援。為將者：李金暘，號衝天炮，與吉安陸參將得勝皆降賊、隸營伍者也，陰與寇通，至郡，索金箔，君以創痍之民，不堪腹消，乃出俸金予之。李偽出陣，還言寇張甚，徒守不能遏，請府縣督團兵出城，設伏合擊之，寇必遁。君出督團兵，陸遂開城迎寇入，李從之，君聞變，拔刀自刎，軍民泣，阻不得死，復投水，眾出之泣曰：「公死，吾輩將安歸？死無益，不如戰也。戰而勝，公之心白矣，不勝，吾輩將隨公，死不敢辭。」君乃強起，選練勇五百人，遣健者闖入城，夜焚火藥局，寇驚譁，乘亂撓之，寇遁，君收城，而陸李反飛書報捷，得懋賞，君被議落職，懷慚無愠，既而陸李事洩，皆伏誅<sup>71</sup>。

而這段過程，曾詠與錫嘉是一同走過，頗有患難夫妻之情，如此看曾詠所寫之〈述懷示內子〉，便能體會「金閨幸有同心侶，葵藿填胸氣似蘭」的珍貴<sup>72</sup>。

#### （四）剿匪治軍的分居生活

<sup>69</sup> 《冷吟仙館詩稿》，附錄，頁 32。

<sup>70</sup> 《冷吟仙館文存》，頁 5。

<sup>71</sup> [清]左錫嘉：〈皇清追贈太僕寺卿銜江西吉安府知府曾君墓誌銘〉，《冷吟仙館文存》，頁 6。

<sup>72</sup> [清]曾詠：《吟雲仙館詩稿》，頁 10。



曾詠卸下吉安府知府的職位後，因治軍有功，隨即曾國藩調往安慶剿匪，吉郡士民雖上書乞留，然曾文正公以手書敦其往，此去曾詠並未攜錫嘉同往，因前線危險，故留錫嘉一人攜幼僑居贛州<sup>73</sup>。

在〈辛酉孟冬外子奉曾滌生節帥國藩札調赴安慶大營襄理軍務別後口占〉曾提及錫嘉得知外子將赴安慶時的焦慮：

鞞鼓聲聲起戍樓，安危從此更增憂。驚魂夜落西江水，急浪無心也白頭。

密樹陰陰斂夕煙，扁舟遙指白雲邊。滿江星月悄無語，別有離愁飛上天<sup>74</sup>。

當時的太平天國之亂已有十一年之久，勢如破竹，曾國藩於咸豐十一年（1861）四月初一，從祈門移駐東流縣，援安慶軍<sup>75</sup>，戰勢之危急，恐有生命安全，故錫嘉才會寫出「安危從此更堪憂」之句。而從送外子離家之〈擬古別離〉之筆調，可見錫嘉對遠離分居的哀淒：

送君別兮上河梁，懷君歸兮涉高岡。寒風淒兮鳴佩璫，木葉黃兮雁迴翔。

君胡淹留在他方，出兮入兮獨不見。俯仰四顧心徬徨，海枯兮石爛，感君義兮不忘<sup>76</sup>。

錫嘉採騷體寫成，吟詠的聲調，宛若招魂之楚辭，瀟灑著為妻之嘆息與召喚。而其〈不寐〉、〈懷遠〉、〈寒夜〉、〈寄遠用外子寄懷韻〉、〈長夜遣懷〉等詩，均帶有思婦色彩，期盼曾詠能早日歸來，然就在隔年，曾詠就因積勞成病，於安慶與世長辭。

<sup>73</sup> [清] 林尚辰：〈誥封夫人外姑曾母左太夫人壽言節略〉，《冷吟仙館詩稿》，附錄，頁 32。

<sup>74</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下》，卷 3，頁 16。

<sup>75</sup> 李文海主編：《清史編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91 年），卷 9，頁 823。

<sup>76</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下》，卷 3，頁 16。

### 第三節 寡居時期（同治二年～同治十三年）

#### （一）曾詠逝世 扶柩回鄉

咸豐十一年（1861），太平天國仍持續動亂，湘軍將領曾國藩聽聞吉郡曾詠政績賢，隨即調他至安徽安慶治軍，吉郡百姓為此事上書乞留，但曾國藩親自手書，敦促曾詠前往剿匪，使得曾詠於情於理都必須赴任<sup>77</sup>。

安慶為當時天京重要門戶，此地的攻下將有助於弭平太平天國勢力，所以無論如何，都必須取得勝利，而太平天國亦看重此次戰役，投入主要兵源全力守護此區。戰爭持續兩年之久，清朝政府除原有的湘軍外，在結束第二次中英戰爭後，亦全力把軍隊移往此處，為要根治擾亂已久的太平天國，故此區的戰況最為激烈。

因戰區不適宜攜帶家眷，時錫嘉並未與曾詠同往，自攜年紀尚幼的孩子前往江西僑居。由於戰況的激烈，加之曾詠負責任的個性，使他在短短一年裡便積勞成疾，甚至形成重病，等到錫嘉接獲消息時，曾詠已臥病不起，由〈壬戌閏八月二十五日接李眉生鴻裔李申夫榕寄外子書，驚悉外子於太平營次臥病，次日買舟獨往，行至鄱陽湖為風所阻，憂心如焚，擊楫成歌〉<sup>78</sup>一詩標題可見曾詠的病情嚴重，錫嘉十分憂心，遂自行買舟要前往探視，但仍未來得及探望曾詠一面；同治元年（1862）九月十一日錫嘉到安徽時，曾詠已過世，錫嘉甚為哀慟，幾乎不能自己，寫作〈九月十一皖省舟次聞外子凶耗〉<sup>79</sup>時便相當悲傷，其中「我生不辰，嬰此乖戾，願隨泉下，亮不我棄」便表達她欲隨丈夫而死的心願，但念及八個幼弱的小孩以及年紀老邁的舅姑，錫嘉才勉強打起精神處理後事。

後事繁雜，錫嘉在安慶不僅舉目無親，且處在危險的戰爭環境中，扶柩回鄉談何容易，但此時錫嘉忍耐跨越困難，先是從安徽扶柩回江西吉安追畫先夫遺像

<sup>77</sup> [清]左錫嘉：〈皇清追贈太僕寺卿銜江西吉安府知府曾君墓誌銘〉，《冷吟仙館文存》，頁6。

<sup>78</sup> 《冷吟仙館詩稿·卷菴吟》，卷4，頁1。

<sup>79</sup> 同上。

<sup>80</sup>，朋友均勸她等戰事完結再回四川，因時局不穩，隨時有盜寇出沒，道路也多有因戰事而堵塞，但錫嘉念及曾詠老邁的父母，認為無久待之理，但錫嘉此時心境上是矛盾的，她一方面必須告訴舅姑曾詠逝世，但卻也擔心他們承受不起，在〈江右舟次作家書泣成〉一詩中，可見她的欲言又止：

臨楮泣淚迸血，舅姑在堂何為辭。一字未成腸寸裂，蜀山為我摧，巴水為我折。踟躕復踟躕，淚滴滿紙紅模糊。秘書告伯叔，莫竟直言達舅姑。皤皤鬢鬢倚門，倚閭。<sup>81</sup>

然而她終究選擇扶柩回鄉，並帶著全家同往，預備回去四川奉養曾詠父母，時稚兒最大不過十歲，多為嗷嗷待哺的小孩，完全必須倚靠錫嘉為他們張羅一切。錫嘉選擇以水路行進，沿著長江三峽：九江、洞庭湖、瞿塘峽等地，一路上風波不斷，屢遇盜賊，在黃州時盜賊趁夜上船，但因船首掛有歸喪的靈旗，只有一陣叱吒威嚇，盜賊旋即轉往鄰船<sup>82</sup>；而在巫峽夜泊時，也險些遭遇埋伏山隙的盜賊搶劫，嘗盡一晚的虛驚，幸而黎明時南岸的群盜已東渡而去，她們才得以安然啟程<sup>83</sup>。遠離強盜的威脅後，卻又經歷觸石危機，船行經叉魚灘時，碰觸到礁石，磨損船身，當時風雨交加，水面波濤起伏，船身進水，一度有沈船的可能，錫嘉努力向上天祈求，仰天悲嚎、瀝酒而禱，終於在不久後，風暴解除，錫嘉常提起此事的神奇，以為有神暗中相助，才有幸保全性命<sup>84</sup>。經過半年的折騰，歷經賊害與船難，錫嘉終於咸豐同治三年（1864）元月九日，始扶柩抵達丈夫的家鄉。

由於錫嘉從未到過曾家，曾詠在外十八年，均因公事無法返鄉，所以錫嘉差人各處詢問住處，但打聽當天適逢曾詠母親作壽，為免歡宴時增添煩惱，故錫嘉幾經衡量後選擇隔天才扶柩至曾家，雖停頓一日，但錫嘉感觸甚深，在〈扶柩至

<sup>80</sup> 《冷吟仙館詩稿·卷菴吟》，卷4，頁2。

<sup>81</sup> 《冷吟仙館詩稿·卷菴吟》，卷4，頁1。

<sup>82</sup> 〈黃州舟次即事〉，《冷吟仙館詩稿·卷菴吟》，卷4，頁3。

<sup>83</sup> 〈巫峽夜泊險遇盜劫聊記其事〉，《冷吟仙館詩稿·卷菴吟》，卷4，頁4。

<sup>84</sup> 〔清〕林尚辰：〈誥封夫人外姑曾母左太夫人壽言節略〉，《冷吟仙館文存》，頁5；〔清〕左錫嘉：〈癸亥冬月題自繪孤舟入蜀圖於叉魚灘舟次並序〉，《冷吟仙館詩稿·卷菴吟》，卷4，頁4。

家 甲子正月十日〉細膩敘述當時感受：

孤燈坐達旦，憂心怒如擣。到此不能隱，傷哉劇分曉。靈輻暫後隨，繡衣易白縞。魂兮歸來路了了，紙灰翩翩入林杪。迴風驚墮鴉，挽歌發聲引塗車。曾聞故里多桑麻，鳳山之麓龍潭窪。叢叢苦竹衙門遮，結襦十載闕算閒，關今始歸君家<sup>85</sup>。

「關今始歸君家」可見錫嘉一則以喜，終於可以見到昔日聽聞曾詠所描述的家鄉，「歸回」平復運柩路程的恐慌與擔心，但一則以憂，曾詠逝世消息不能再隱瞞，面對公婆勢必悲傷的反應，錫嘉心中滿懷憂慮，然而錫嘉終究是回家了，從此她的責任便是侍奉公婆、教養子女。

## （二）主持家計 篝燈課子

取得安歇之所後，錫嘉開始承擔媳婦之職，扛起家計與奉養公婆的責任，但曾詠家務農，僻處鄉間，不知是家族未有空房子，抑或這本是曾家的生活環境，錫嘉一家人居住在僅能聊蔽風雨的茅屋之內。錫嘉以勤儉克服生活難題，飲食上以粥裹腹，食用自種菜蔬，在旁觀看的人都覺得她們的生活相當艱困，但錫嘉任勞任怨的讓自己能夠解決生活困難<sup>86</sup>。

錫嘉的聰明才智在待人處事，顯出她圓融的智慧，在照顧公婆上，她採取謙順有禮的態度，因為家中無婢僕，所以幫忙解衣或是升火一事，均由錫嘉事必躬親，而妯娌之間難免的摩擦，則以忍讓或以同理心勸導處理，而家族間有貧苦者，錫嘉會以自己所能加以救濟；有子弟資質駑鈍的，錫嘉也會悉心教導，所以錫嘉與家族相處上不僅沒有太大的糾紛，更為鄉黨鄰居所稱道。

根據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提到，錫嘉曾著有《曾氏家訓》，此書分有：

<sup>85</sup> 〈扶柩至家甲子正月十日〉，《冷吟仙館詩稿·卷苑吟》，卷4，頁6。

<sup>86</sup> 〔清〕林尚辰：〈誥封夫人外姑曾母左太夫人壽言節略〉，《冷吟仙館詩稿》，附錄，頁32。

承歡、善體、辭色、寢膳、服勞、立志、侍疾、諫諍、出游、曲慰、喪葬、祭祀十二章，寫給家族晚輩，又女訓七章<sup>87</sup>，給曾家女輩，透過早年身為媳婦所熬練出的處世之道，勸誡晚輩，若非主持家計為人所稱許，她的著作與主張必不至令人信從而得以「曾氏家訓」之名收錄。

除身為媳婦外，因著曾詠的逝世，錫嘉理所當然地需擔起賢母角色，督促孩子努力用功，以便將來得取功名。由詩文紀錄來看，她對兒子抱有很大的期待，主要是希冀他們能考上功名，以對曾詠無憾，並且能繼承家族志業，例〈示兒女〉：

俯仰悲身世，辛勞鬢已斑。古賢期述志，爾輩莫偷閒。寶劍留遺挂，殘篇理舊刪。吟魂何處返，心事可相關。窮通且莫問，學業貴心堅。汲古知無盡，安貧聽自然。下帷師董子，陋巷樂顏淵。何以報君父，男兒當象賢<sup>88</sup>。

由首句「俯仰悲身世，辛勞鬢已斑，古賢期述志，爾輩莫偷閒。」來看，錫嘉課子裡，有種對身世無奈的抗衡，對她而言所能做的便是把希望放在兒女身上，教導兒女，讓他們來完成家族期待、光宗耀祖。

錫嘉是以家族興亡來看待自己課子身份的，對他而言，自己是否努力課子，決定兒子是否有所成就，決定曾家是否能夠再度興旺，在〈返北鄉遇雨〉便透露錫嘉的這種看法：

箴規諄諄教猶子，無虧根本家乃昌。愧我孤兒未成立，空結心願何時償。<sup>89</sup>

她為母最大的心願，便是能看到兒女家室成立，可以使家族再度興旺，〈答趙悟蓮〉詩則可見她為了不要辜負丈夫，把課子當作「債」來還：

餘孽懺難盡，辛勞費苦吟。飽嚙兒女債，恐負古人心。涉世浮名薄，懷恩知己深。青燈獨不語，零淚滿衣襟<sup>90</sup>。

<sup>87</sup>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頁 267。

<sup>88</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 6，頁 4。

<sup>89</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 6，頁 7。

<sup>90</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 6，頁 19。

由於錫嘉家事繁忙，加上還要負擔生活開支，所以課子過程相當艱辛，在〈聞岷兒捷南宮賦以勉之〉左錫嘉便提到早年課子的辛勞：

回首孤燈課茅屋，鳴機相和寒更促。書卷愁心二十年，丹青易米三千幅<sup>91</sup>。

勾勒早年在寒夜的茅屋裡點燈課子的生活，不僅要織布賺錢，還要作畫以維持家計，「二十年」與「三千幅」的對襯，讓我們具體想像為母的艱辛。

錫嘉為了兒女有好的讀書環境，不斷考慮是否遷徙一事，因為待在鄉間，錫嘉有做不完的農事，且兒女也必須參與家事，無法專心讀書「女工導紡績，兒課成荒廢」<sup>92</sup>。此外，根據繆荃孫〈曾太夫人左氏家傳〉記載，錫嘉公婆當時已皆逝世，她已經可以卸去奉養責任，加上鄉居教育不足，錫嘉權衡後便決定搬家：

舊居華陽之龍潭寺，地鄉僻世，業農，太夫人以躬耕以養，并日而食，無怨言，無難色。二親既逝，以村塾不足課子，乃遷居省城之南，傍浣花溪結茅而居<sup>93</sup>。

浣花草堂為昔日杜甫住處，對錫嘉及兒女而言都有象徵性的勉勵作用；且新居環境十分清幽，宛如世外桃源，在寫給趙悟蓮的詩中，似乎可見她相當滿意這環境：

未能免俗絕纖埃，背郭堂成傍水隈。偶闢小軒因樹築，慣分曲閘引泉來。

山寒不減眉峰皺，野曠聊容眼界開。車馬敢勞嚴僕射，沙鷗巢燕漫相猜<sup>94</sup>。

雖然此屋不能真正與世隔絕，但四周環境的舒適，讓錫嘉感受到愉悅，甚有種「眼界開闊」之感，而〈浣花溪居雜詠〉也記敘錫嘉在新居裡的課子生活：

一片秋煙唬破，絡緯莎雞如和。重幃深閉書燈，長夜補天詩課。霜信未彫

<sup>91</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四》，卷 8，頁 15。

<sup>92</sup> 〈遷居錦城〉，《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 6，頁 1。

<sup>93</sup> 見〔清〕繆荃孫：《藝風堂文續集二》，《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1574 冊，頁 187。

<sup>94</sup> 〈移居百花潭答趙悟蓮〉，《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 6，頁 4。

松竹，三徑香餘殘菊。紙窗燈火熒熒，自課孤兒夜讀<sup>95</sup>。

「子雲墨池相近，杜甫草堂對門」此地帶給錫嘉濃厚的詩文氣息，熟悉的詩文氣氛讓錫嘉課子中更帶有動力，「重幃深閉書燈，長夜補天詩課」、「紙窗燈火熒熒，自課孤兒夜讀」均可見母子齊心用功的身影。

### （三）心獨黯然 希冀寄託

寡居時期的錫嘉雖然忙碌，但從她的詩文中可發現，錫嘉內心仍帶著守寡的悲傷，以及失去丈夫的寂寞與失落，〈歲暮書懷〉便寫出她的這種心情：

綠酒紅燈外，捫心獨黯然。淚凝舊妝鏡，韻咽古琴絃。宛轉相思樹，迢遙離恨天。誰云不相見，待我在重泉。冉冉歲云暮，霜燈獨影親。寒花猶瑩夕，枯樹不知春。帝里音書滯，家園芋栗貧。有時強歡笑，聊慰白頭人<sup>96</sup>。

錫嘉以對比方式來寫出她對外的應對與內心黯然的不自洽，對她而言，主持家計的忙亂雖可轉移她對喪夫、相思的痛苦，但一回到閨房時，這些感受常向她襲來，沒有同伴的支持，加上親朋信件久滯，常使她宛如兩頭燒的蠟燭，「有時強歡笑，聊慰白頭人」可看出她忙於家計裡所隱含的寂寞與空虛。錫嘉不止一次提到「強歡笑」，在〈強顏〉裡亦提及她「強顏色笑計承歡」<sup>97</sup>，猜測侍奉公婆工作應不十分順心，雖然在晚輩看來稱職，但實際上錫嘉吞忍許多委屈，無法對家族人明說，只好抒發於詩文中。

而此時，她心中亟欲有所寄託，然而當時與家族間通訊不甚暢通，「半生悲骨肉，五處盼魚鴻，惆悵渺無迹，相思知有同」<sup>98</sup>、「帝里音書滯，家園芋栗貧」

<sup>95</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6，頁14。

<sup>96</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5，頁3。

<sup>97</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5，頁9。

<sup>98</sup> 〈望外家書不至〉：《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6，頁15。

<sup>99</sup>音書渺茫，使得她必須在婆家生活裡自立自強。

關於錫嘉自述的資料中鮮少提及她的宗教信仰，然在〈家慈七十壽辰徵詩文〉：

外王母氏左（按：左錫嘉）與先王母（按：左錫璇）為胞姊妹，世所稱冰如老人者也，工詩詞、書畫，著有冷吟仙館詩詞集。遭難，旋里居華陽之北鄉，鎮日蟄居斗室，長齋奉佛，置家事不問。家慈（按：曾懿）甫逾十齡，以一身當之，中夜篝燈為諸弟妹作針黹，坐是得怔忡病，至老弗癒<sup>100</sup>。

由文中敘述來看，發現錫嘉於曾詠遭難後，不是如〈誥封夫人外姑曾母左太夫人壽言節略〉所描述的立刻投入家事，反而是鎮日待在斗室，吃齋念佛，撫平她心中的傷痛，而家事則交給當時年僅十歲的曾懿，以下為敘述：

母入蜀，備歷艱險，斯時諸妹弟均皆幼穉，惟妹居長，奉親鄉居，先意承志，年將及笄，課諸妹以針黹，授幼弟以詩書，無不曲體親心<sup>101</sup>。

與壽言似相吻合，錫嘉不僅一人處理家事，實際上曾懿也是重要幫忙者，但至於是否長待佛堂，家事忽略不聞，恐難如此，因她上有公婆，旁有妯娌，家族應不至能容忍媳婦如此。

## 第四節 晚年時期（同治十三年～光緒二十年）

### （一） 兒女有成

別於早年居於大家族裡媳婦的角色，晚年的錫嘉在公婆去世、兒女紛紛成家立業後，儼然成為「家族」之長，為家族核心，由邊緣到核心，身份的轉化也讓

<sup>99</sup>〈歲暮書懷〉：《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5，頁3。

<sup>100</sup>〔清〕袁厲準等：〈家慈七十壽辰徵詩啟〉，《誥封一品夫人袁母曾太夫人七十賜壽壽言錄》，1922年。

<sup>101</sup>〔清〕曾光煦：《古歡室詩詞集·序》，光緒33年刊本，頁1。



此時錫嘉詩作的關注焦點，也從對上的事奉雙親，轉變為對下看顧子女孫輩，包括陪伴兒子赴京趕考、對新官上任的兒子耳提面命、與散居各地的兒女通信、探望已婚的女兒、等待女兒回娘家、帶外孫女看病等等，皆成為她晚期人生經驗寫照。

錫嘉早年的課子，對子女殷殷的期盼，終在晚年享受豐碩的成果，子女輩在錫嘉的教養下，子有成，女有歸，鄉里莫不讚其賢，能以寡母身份撫養子女如此，十分不易。曾詠與錫嘉共育三子五女，而早年曾詠應無子，收養弟弟之子光禧，為長子，另有一女早嫁，疑不為錫嘉所生<sup>102</sup>。而關於曾氏子女關係與成就，有幾處紀錄可知：一為錫嘉女婿林尚辰所撰〈誥封夫人外姑曾母左太夫人壽言節略〉：

子光岷，補縣學生，次子光照以父廕，選授山西定襄縣知縣，始以辛巳之春，就養入晉，抵署，教以勤廉仁恕，盡心民事，是以所在有聲。長子光禧尋選授福建邵武府經歷，光緒戊子光岷捷京兆己丑，聯捷成進士，簽分刑部主事，四子光文，亦援例得知縣，女六，今存者四，各以詩書、畫名於時，皆太夫人之教也。.... 追贈太僕寺卿銜廕一子，以知縣用。前娶張太夫人、淡太夫夫人，俱無出，子四，長光禧，藍翎同知銜福建邵武府，經歷在任候補知縣，次光照，花翎同知，銜山西定襄縣知縣，三光岷，光緒己丑進士，刑簿主事，四光文，藍翎候選知縣，女六，長適新都劉必帥，次適宛平己卯舉人鹽提舉銜安徽候補知縣袁學昌，三適南充花翎同知銜同知直隸州用山西候補知縣林尚辰，四適銅梁縣學生吳鍾瀛，五適漢州戊子舉人，候選訓導張祥靈，六適新都北應山縣巡檢魏光瀛<sup>103</sup>。

其次為〈皇清追贈太僕寺卿銜江西吉安知府曾君墓誌銘〉：

<sup>102</sup> 林玫儀教授疑孟昭非錫嘉親生，理由除錫嘉詩文未提及此女外，發現在曾懿字伯淵，隱含既長又次的微妙身份，且曾懿詩文中提及大姊居新都，離華陽相當近，有可能為曾詠前妻所生，早嫁，未與錫嘉有密切接觸。見林玫儀：〈試論陽湖左氏二代才女之家族關係〉，《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0期，頁199~200。

<sup>103</sup> 《冷吟仙館詩稿》附錄，頁32。

原聘鍾氏，未娶，卒。繼娶張氏、淡氏，均無出。撫君之弟子光禧為長，嘉最後適君，生三子。光禧候選府經歷，以知縣升用。次子光煦蔭知縣，三光岷，縣學生。四光文。女六人，長適新都劉必帥，早寡。次適陽湖袁學昌，次適南允林尚辰，次適銅梁吳鍾瀛，次適漢州張祥齡，次適新都魏光瀛<sup>104</sup>。

另外則為《華陽縣志·列傳》：

初，詠無子。以弟之子光禧為嗣。錫嘉有三子，是時，光煦蔭知縣謁選京師，光岷已入縣，為幾，光煦出令山西定襄，光岷亦成進士，迎錫嘉就養<sup>105</sup>。

最後為繆荃孫〈曾太夫人左氏家傳〉：

（錫嘉）為三子娶婦，嫁五女，均從十指中求生活，蜀中大夫莫不曰曾氏有賢母也。光緒庚辰光煦赴監讀書，期滿選山西定襄縣知縣，迎養任所。戊子己丑光岷聯捷進士，觀政刑部。光文以軍功官知縣。嗣子光禧官福建邵武府，經歷孫儀進癸巳副榜，家門鼎盛，孝養彌隆。太夫人時以昔年遭難，含辛告諸子婦，俾時生警惕心。光煦泣官恪守母教，所至有聲，太夫人故而樂之，先以太僕官封淑人，至是以光煦官加級，晉封夫人<sup>106</sup>。

綜合四筆資料可知，四子皆任有官職：長子光禧，在福建任邵武府並候補知縣；次子光煦，受父曾詠蔭庇，選授山西定襄縣的知縣；三子光岷最為優秀，光緒己丑（1889）考中進士<sup>107</sup>，並擔任刑簿主事；四子光文，從軍而任知縣。女兒們女自然不得為官襲得母親才華，且皆有好歸宿：次女曾懿，善詩、畫並精於醫療，著有《古歡室詩詞集》四卷、《女學篇》一卷及《醫學篇》八卷，嫁與姨母錫璇之子袁學昌，學昌為宛平己卯舉人，後任安徽候補知縣；三女曾玉，嫁與山西候

<sup>104</sup> 《冷吟仙館詩稿》，文存，頁4。

<sup>105</sup> 〔清〕曾鑑、林思進：《華陽縣志》，（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7年），卷19，頁5。

<sup>106</sup> 〔清〕繆荃孫：《藝風堂文續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574冊，頁187。

<sup>107</sup> 時錫嘉六十歲。

補知縣林尚辰；五女曾彥，聰穎貌美<sup>108</sup>，善五言詩、書法，著有《桐鳳集》二卷、《虔共室遺集》一卷，嫁與適漢州戊子舉人，候選訓導張祥齡<sup>109</sup>；六女曾祉，又為鸞芷，字萑香，嫁與新都北應山縣巡檢魏光瀛<sup>110</sup>。

子女成就非凡，且各有所歸，為錫嘉所寬慰之事，但身為曾家的大家長，兒子為官時，錫嘉仍不忘以曾家家長身份對其勸勉，如〈煦兒迎抵定署賦此誌勉〉「願汝守箴戒，令猷懷甘棠」<sup>111</sup>、〈禧兒授邵武府經歷將之官作此勉之〉「薄職念所司，慎勿羞末秩。處世抱忠信，臨事戒回遽。齊家重綱常，出入謹纖悉。白華無點辱，慰我期以實」<sup>112</sup>、〈聞岷兒捷南宮賦以勉之〉「男兒立身當自強，禮門義路任周行。正直不為威武屈，謙光應戒接輿狂。努力崇德保性真，玉汝成材多苦辛。論交莫近游俠子，處世常欽老成人」<sup>113</sup>，及〈寄四兒〉「撫膺當內省，修身防自欺。窮達信有命，百卉各順時。勿羨早綴秀，當念歲寒枝。努力效明德，慰我遲暮思」<sup>114</sup>，皆可見錫嘉對子的用心：希冀他們在處事為人上忠實誠信、謙恭有理，並謹記家訓，在官場上莫貪富貴、莫求名利，努力盡好自己本分，既有慈母的溫柔，亦有嚴父的教誨。

## （二）代女撫孫

因著兒女四散各地，錫嘉晚年常在信件往返與探視兒孫中度過。光緒七年（1881），次子光煦因曾詠關係，蔭為山西定襄知府，錫嘉便由四川浣花宅被接到山西定襄奉養。這趟遷徙，對晚年的錫嘉而言既有欣慰，也有不捨，欣慰的是

<sup>108</sup> 據說曾彥容貌明麗，每行車過市，望著皆駢立，見者均詫為神仙。參《華陽縣志》，卷 19，頁 5~6。

<sup>109</sup> 張祥齡為詞人及品詞者，著有《子必詞鈔》、《雙伽陀詞》、《和珠玉詞》、《半篋秋詞》、《受經堂集》各一卷。

<sup>110</sup> 〔清〕林尚辰：〈誥封夫人外姑曾母左太夫人壽言節略〉，《冷吟仙館詩稿》，附錄，頁 32。

<sup>111</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三》，卷 7，頁 3。

<sup>112</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三》，卷 7，頁 4。

<sup>113</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四》，卷 8，頁 15。

<sup>114</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四》，卷 8，頁 14。

兒子能夠奉養她，為兒子的孝心所感，不捨的是四川家鄉的親戚，山西定襄與四川華陽相隔甚遠，親戚年事已高，頭髮斑白，再見之日恐遙遙無期，在〈煦兒迎養定襄臨行誌別〉一詩中，錫嘉便以離別的场景來表達她的不捨：

上堂視伯叔，未敢道遠別。佯言未有期，聲淚暗嗚咽。顏貌日以頹，鬚鬢皎白雪。年荒頻歉收，衣食況殘缺。何以解隱憂，寸中懷百折。予非好遠遊，貧無立錫地。積債苦莫償，田宅咸如寄。食指二百餘，兼顧大非易。垂老去鄉井，離思紛如薺。諸女牽衣嚙，猶子各揮涕。我淚不自持，我心何能賁。欲別無所遺，戒言勿我棄。知交結蘭蕙，離居未盡歡。患難心不移，相期同歲寒。一旦遠雲別，執手懷辛酸。會面安可期，迢遞阻重巒。願言自努力，促促戒便安。念茲結中腸，涕泗流潺湲。莫吝別後書，飛鴻多雨翰<sup>115</sup>。

錫嘉的不捨之中，其實含有對處於貧困親戚的放不下，由「年荒頻歉收，衣食況殘缺」之語可猜測當時家鄉環境確實不好。

在山西定襄的期間，錫嘉除被次子光煦奉養外，她與三女曾玉一家往來最為密切，有十一首詩呈現錫嘉與其關係頻繁：〈送林甥需次太原〉、〈望林甥未歸〉、〈望林甥書不至〉、〈攜林仲蓉外孫女就醫并垣途次即目〉、〈哭林仲蓉〉、〈北風行為林甥小敘復別感作〉、〈懷祥兒林甥〉、〈首夏由定襄赴絳州即景寄兒孫輩〉、〈送林外孫孟乙姊弟至絳州途中作〉、〈林仲蓉歿後忽忽經年賦小詩以摠餘痛〉、〈留別孟乙外孫輩〉，林甥即為林尚辰，曾玉之夫，不僅擔任錫嘉〈壽言節略〉的撰寫人，後也擔任錫嘉《冷吟仙館詩稿》的編輯者，除子女之外，錫嘉似乎對林尚辰最為關愛，懷疑是否是因為林尚辰為錫嘉作品的編排者，故易收到他手中錫嘉的作品。林仲蓉為林尚辰及曾玉的小女兒，由錫嘉悼念她的詩文〈哭林仲蓉〉「最憐嬌小最關情，玉砌蘭芽看長成，何事聰明天獨忌，賦他靈慧斬長生」<sup>116</sup>來看，仲蓉為錫嘉所帶大的孫女，而〈林仲蓉沒後，忽忽經年，賦小詩以摠餘痛〉提到

<sup>115</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三》，卷7，頁1。

<sup>116</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四》，卷8，頁2。

「篋笥有餘繡，翰墨空陳跡，嚴霜復九月仲蓉沒於去秋九月臨風淚沾臆。」<sup>117</sup>，林仲蓉可能跟錫嘉學習刺繡與書法，而錫嘉應喜愛這個聰慧的外孫女，惜仲蓉因病驟然逝世，讓晚年享清福的錫嘉更添幾許憂愁。孟乙為仲蓉之姊，錫嘉在寫給她的〈留別孟乙外孫輩〉中提及自己想念林家的心情：

浮雲日翱翔，悠悠安所適。歲暮促軍塵，宦轍留鴻跡。同為骨肉親，兩地苦相隔。由絳赴猗此聚彼別。此情誰當喻，眷戀中懷結。臨別哽無語，忍淚強顏色。我還猗氏城，更念絳州宅。年衰苦行邁，撫景惜頹白。努力愛春華，良書如咫尺<sup>118</sup>。

絳州在山西的南邊，為林家居住之地，距離定襄有兩百五十公里之遠<sup>119</sup>，無法一日到達，在〈首夏由定襄赴絳州即景寄兒孫輩〉「今宵何處宿，村落度疏林」<sup>120</sup>及〈送林外孫女孟乙姊弟至絳州途中作〉「晨裝促塵鞅，夕宿投荒驛」<sup>121</sup>，皆可見此路程是需要住宿的，然已瀕六十的錫嘉樂意為著外孫女的緣故，兩地奔波，實見她想念兒女孫兒的心情與行動。

---

<sup>117</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四》，卷8，頁8。

<sup>118</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四》，卷8，頁8。

<sup>119</sup> 參譚其驥：《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第8冊，頁20~21。

<sup>120</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四》，卷8，頁5。

<sup>121</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四》，卷8，頁6。

## 第四章 左錫嘉的交遊

閨中友人的交遊對女性詩人而言，格外珍貴，她們既像女詩人的鏡子，幫助女詩人梳理真我，也像女詩人的地圖，幫助女詩人找尋心靈的出口。左錫嘉的交遊對象主要是遠房親戚及其友人，包括趙佩芸與趙悟蓮姊妹、莊瑩如與莊碧如姊妹、宗琬生、陳季婉；另為官眷，即曾詠同事周天麟之妻蕭月樓。她們皆具有文采，有些也經歷如同錫嘉的憂患，因此可成為錫嘉情感上的依賴，可「差慰離腸」<sup>1</sup>，錫嘉也因這些閨中友人，得以繼續創作。

從時間點來看，則可見錫嘉是守寡後才多與閨中友人深入往來。就地緣可知，錫嘉在北京時已識宗琬生與陳季婉，但實際有閨閣雅集、聚會吟詠則在四川，尤其是移居浣花溪草堂後，甚至有「浣花詩社」的成立。晚年錫嘉隨子至山西，閨閣交遊則多以通信方式。左錫嘉工詩與善畫，所以她的交遊型態多半以詩會友，或是以畫贈友；從資料觀之，「浣花詩社」為錫嘉及閨中友人有小型非正式的吟詠聚會，主要以錫嘉所住的浣花草堂為根據地，藉由彼此探訪之餘，聊以吟詩唱和為趣，下面就各交遊對象論述之。

### （一）趙佩芸、趙悟蓮

趙氏姊妹是錫嘉很重要的閨中友人，趙佩芸為姊，趙悟蓮為妹，從胡文楷的《歷代婦女著作考》可知：

趙書卿，字友蘭，一字佩芸，號書卿，江蘇吳錫人，王某妻。<sup>2</sup>

趙韻卿，字友蓮，江蘇蘭陵人，趙邦英女，潘惺齋妻，著有《寄雲山館詩餘》。

3

<sup>1</sup> 〈憶舊游·寒夜呈湯年伯母陳季婉潘太夫人趙悟蓮〉，《冷吟仙館詩餘》，頁 15。

<sup>2</sup>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1985 年），頁 703。

<sup>3</sup> 《歷代婦女著作考》，頁 710。

趙雲卿，字友月，江蘇銅山人，蘭陵趙邦英女<sup>4</sup>。

佩芸為趙書卿之字，由名字書卿、韻卿、雲卿，以及她們的字友蘭、友蓮、友月的排列來看，三女應為姊妹，且為蘭陵趙邦英的女兒，但此處未提及「悟蓮」。

《中國古代女作家集》則記載悟蓮為韻卿的號：

趙韻卿，號悟蓮，武進人。吳縣潘曾瑩之妻。有《寄雲山館詞鈔》<sup>5</sup>。

趙友蘭，字佩芸，一字書卿，無錫人。嫁與王某。有《澹香閣詞》<sup>6</sup>

但由「友蘭，字佩芸，一字書卿」，且名字與韻卿不整，出生地一為武進、一為無錫，難以看出兩人為姊妹。而《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九則引《常州詞錄》：

趙友蘭，字佩芸，一字書卿，無錫人，同邑王□室，有澹音閣詞。天才俊敏，氣韻雅逸，以近日才媛論之，足與花簾相抗衡矣<sup>7</sup>。

根據資料比對，趙家至少有三姊妹，為蘭陵趙邦英之女，友蘭、友蓮應為其本名，佩芸、悟蓮應為其字號，由錫嘉每次詩文沿用「佩芸、悟蓮」的順序，可知佩芸應為悟蓮的姊姊，另由〈次韻答王太夫人趙佩芸潘太夫人趙悟蓮見贈原〉亦可印證，趙佩芸即趙友蘭，嫁給王某，趙悟蓮即趙友蓮，嫁給潘曾瑩<sup>8</sup>，姊妹均有詩詞傳世，應與左家相同，一門風雅。

由籍貫可知，趙氏姊妹原籍江蘇，與錫嘉為同鄉，江蘇遭逢戰亂，趙家逃難至蜀，另在左錫嘉〈呈湯年伯母陳夫人季婉〉及提及此，「坐中趙佩芸、悟蓮姊妹，乃年丈中表，皆少孀，兼善詩畫」<sup>9</sup>，由此可見兩人為同鄉，而少孀顯示當

<sup>4</sup> 《歷代婦女著作考》，頁 708。

<sup>5</sup> 王延梯輯：《中國古代女作家集》（濟南：山東大學，1999 年），頁 928。此詩集目前未見。

<sup>6</sup> 《中國古代女作家集》，頁 863。另收入光緒 22 年丙申，南陵徐氏刻本。《小檀樂閨秀詞鈔》，第 3 集。

<sup>7</sup> 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台北：鼎文書局，1971 年），頁 515。

<sup>8</sup> 潘曾瑩，號申甫、星齋，嘉慶 13 年（1808）～光緒 4 年（1878 年），江蘇吳縣人。參見江慶柏編：《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頁 834。

<sup>9</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 5，頁 8。

時兩人已守寡<sup>10</sup>，錫嘉是在家族聚中才認識趙氏姊妹。

錫嘉與趙悟蓮的感情深厚，《冷吟仙館詩稿》中的作品數量來看，共有詩十五首，詞兩首提及她與悟蓮的交遊，比其他友人多出許多，此外，在〈趙悟蓮惠寄梅花作短章謝之〉一詩裡，錫嘉讚兩人之交「契比金蘭重」，全詩如下：

霜氣逼中宵，沈沈柝聲凍。春隨芳信來，冷香飛入夢。浩然天地心，幽賞誰與共。一枝墮高寒，膽瓶足清供。園林發深想，梁月空神從。悠悠瀚墨緣，契比金蘭重。<sup>11</sup>

在早春裡，趙悟蓮惠寄梅花的舉動，函告她欲與錫嘉分享早春喜悅的心情，另也代表她對錫嘉堅貞的友情。錫嘉在此詩中，也表達她的感動與回應，尤其是以霜寒之景作為襯托，在一片酷寒裡，收到象徵暖意的梅花，無疑是一種安慰，而「浩然天地心，幽賞誰與共」則含有惺惺相惜之味，呼應末尾的「悠悠瀚墨緣，契比金蘭重」，足見兩人以詩相交的情意深重。另在〈答趙悟蓮〉一詩中，錫嘉亦也「歲寒松柏固」來表露她二人的堅固情感，全詩如下：

在山懷清音，出谷感羈寓。若榴耀丹葩，芳蘭抱幽素。不厭負郭居，時恐等閒度。故人憐寂寞，殷殷常枉顧。莫恨相識遲，歲寒松柏固<sup>12</sup>。

此詩寫在錫嘉遷居成都百花潭時，趙悟蓮來信探問，錫嘉以此詩回答近況，由「故人憐寂寞，殷殷常枉顧」可見有老友常來探視錫嘉，給予溫情，此處的故人似不明確所指何人，但可能就是趙悟蓮。因在〈訪悟蓮晚歸〉一詩裡，「惜與故人別，歸來山月高」，錫嘉指得便是趙悟蓮。除了此詩，在移居事上，錫嘉另寫有〈新居感作呈陳季婉、趙悟蓮〉、〈移居百花潭答趙悟蓮〉兩詩寄與趙悟蓮，足見她為

<sup>10</sup> 由於此詩收於卷五，依照錫嘉《冷吟仙館詩稿》以錫嘉生平作為編排，卷六為錫嘉移居百花潭之事，當時為同治 10 年（1872），所以此詩描寫她與趙悟蓮第一次相聚，應不晚於此，但由《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可見當時潘星齋並未去世，趙悟蓮應還未守寡，至於為何錫嘉已寫「少孀」，目前未有資料證實。

<sup>11</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 5，頁 11。

<sup>12</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 6，頁 1。



錫嘉的重要友人，關心錫嘉移居的決定與適應<sup>13</sup>。

除了趙悟蓮來探望錫嘉外，錫嘉也會至趙家，在〈訪趙悟蓮晚歸〉即描述她訪趙悟蓮歸回的路程，全詩如下：

數里出城郭，悠然遠市囂。寺閒風捲磬，泉激月生潮。密竹隱茅舍，疏花帶野橋。曲隄鬱芳若，歸路不知遙。<sup>14</sup>，

由此詩可見，悟蓮應住成都城中，錫嘉住成都城外，相隔有數里，而末句「路遠不知遙」則反映錫嘉歸來的愉悅心情，另〈訪趙悟蓮晚歸即景〉則稱此趙目的為「訪詩人」，可見兩人見面有吟詩和詞的交誼活動，其詩云：

涼雨星星特洗埃，西郊歸路少城隈。喜臨流水尋源往，為訪詩人得句來。村樹綠將茶社繞，寺門紅向野田開。天然畫稿衣無縫，落筆翻然費剪裁。<sup>15</sup>

錫嘉在此直接稱悟蓮為「詩人」，並用流水尋源的描繪作為對照，可見她對可與悟蓮於詩詞上切磋，感到如臨水尋源般地快樂，兩次皆晚歸而回，顯示錫嘉不僅不惜長路，更不惜歸來已晚的時間。

除見面切磋詩藝外，錫嘉也把守寡扶孤的辛酸，向悟蓮傾吐，在〈答趙悟蓮〉中，便流露一種話家常的口吻，其詩云：

半生憂患裡，籌筭困僮笞。鎮日酬書畫，先期計米鹽。孤兒恆閉戶，病女怯開簾。故舊如相問，星霜兩鬢添。

餘孽懺難盡，辛勞費苦吟。飽嚙兒女債，恐負古人心。涉世浮名薄，懷恩知己深。青燈獨不語，零淚滿衣襟<sup>16</sup>。

<sup>13</sup> 在〈遷居錦城〉一詩中，錫嘉提及「女工導紡績，兒課成荒廢。空結三遷願，憂心積煩痲。親故勞訊問，倚馬柴門外。」對攜孤的寡婦而言，遷居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決定，所以亟需親友的幫助及提供意見，由錫嘉之後「答」趙悟蓮的詩，猜測趙悟蓮應參與此一決定。

<sup>14</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 6，頁 15。

<sup>15</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 6，頁 7。

<sup>16</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 6，頁 19。

第一首傾吐她撫養家庭的辛酸，尤其是工作時數的冗長、家中經濟的困苦、兒女的在鄰里間的自卑，錫嘉將其憂慮皆鉅細靡遺地道與悟蓮，第二首則以浮名薄來對比知己深，悟蓮曾接濟過錫嘉，比起錫嘉因書畫而獲取的浮名，此恩更顯珍貴，末尾寫出她在青燈下的零淚，表達她對友人深深的感謝與思念。

光緒七年（1881），錫嘉因次子光煦受父蔭庇至山西擔任知縣，錫嘉隨宦離開四川，她與悟蓮相見機會便更為稀少，然而錫嘉亦思念悟蓮，由〈夢訪趙悟蓮寄此代柬〉可見她的思念之意，全詩如下：

憾憾鬱中懷，相思縈寤寐。意行無千里，山川列如繪。故人居未遠，忽已造門外。剝啄容登堂，房廊舊曾屆。導我入蘭室，几案宛爾在。握手兩依依，悲喜集五內。寒梅方著花，淡月雲靄靄。酌我卑窳酒，酒波潑濃黛。薦我青精飯，淡中識真味。告我時世艱，古道久蕪廢。贈我白紈扇，報以蒼玉佩。責我久契闊，三載不一會。斂容重致詞，薄宦如負債。雁門風沙多，荒磧少耕耒。小子報廉約，邊氓戀仁愛。歸隱未遑計，歲寒且當耐。心願何時償，相對惜頹邁。俛仰生歎噓，朝曦祭晴靄。飛鴻遺遠音，推枕失情話。起坐搴羅幃，寒森警虛籟<sup>17</sup>。

由詩中可見，她們已有三年未見，甚至可能沒有音訊聯絡，所以錫嘉對悟蓮十分思念，透過夢境回顧以往至悟蓮家的情景。夢中她彷彿已跨越千里至四川，舊居景色不變，錫嘉重複用「導我」、「酌我」、「薦我」、「告我」、「贈我」、「責我」，敘寫老朋友對她的接待，從中可窺見昔日錫嘉與悟蓮的交遊活動，不論是喝酒、吃飯、寒暄、互贈禮物、談論近況，皆可見閩中友人互為分享的友誼，此外，錫嘉也在詩中透露歸隱心願未了的歎噓，足見錫嘉對過往談話的重視。錫嘉詩文中的夢訪題材多半針對故里親戚，友人中唯獨對悟蓮使用此一題材，可知她與悟蓮間如姊妹般的情誼。

<sup>17</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三》，卷7，頁12。

另一方面，由詩文來看，趙佩芸與錫嘉的關係，雖未如妹悟蓮般密集，但在曾懿的《古歡室詩詞集》中卻有〈趙佩芸夫人聞余將有遠行特來敘別時秋菊盛開〉一詩，可見趙佩芸與錫嘉的友誼延及二代，其詩云：

秋風蕭瑟秋陰冱，菊花開遍秋將暮。頻年別恨彌胸襟，瘦影如花花亦妒。西風吹起碧雲痕，忽然有客來欵門。與君久別忽相見，不覺傾倒開清樽。卻嫌枝葉太繁瑣，花意闌珊真似我。談詩竟夜清無眠，幽花脈脈露盈朵。知君晚節留芬芳，傲骨嶙峋情意長。澹音閣著詞千首，稜稜霜氣浮詩囊。嗟我感恩兼惜別，話到離情淚霑臆。閩海巫山路幾千，從此遠行腸百結<sup>18</sup>。

錫嘉晚年雖遷居山西定襄，但曾懿卻仍居蜀，因此與趙家距離仍應相近，但由「忽然有客」及「與君久別」可見兩家已無從前般過從甚密，但仍有近況消息互相往來，所以曾懿去閩的消息，趙佩芸才會立即得知。值得注意的是曾懿與趙佩芸間的竟夜談詩，並於詩中梗概地介紹趙佩芸的《澹音閣詩詞集》，可見兩人對詩的興趣相投，跨越輩份而成另個相惜的閨中友情。

## （二）莊瑩如、莊碧如

莊瑩如為錫嘉表弟繆荃孫<sup>19</sup>之妻，名思琇，元和人<sup>20</sup>。繆荃孫乃左家親戚，錫嘉在〈簡莊碧如、莊瑩如〉詩中，稱他為「表弟」，因繆父退居林下後，便流寓於蜀，所以錫嘉與繆家是在蜀中相識，繆荃孫《藝風堂文續集》曾提及此：

荃孫與左有連，在蜀時，太夫人敘及戚誼，余妻莊思琇（按：即莊瑩如）亦能畫，實就正太夫人，氣誼之孚，幾同骨肉<sup>21</sup>。

<sup>18</sup> [清]曾懿：《古歡室詩詞集》，卷2，頁4。

<sup>19</sup> 繆荃孫，字炎之，一字筱珊，又做小珊、小山、筱山，號藝風，江蘇江陰人，一生著述豐富，達二百卷之多，多為古史、方志、傳記、目錄與古籍校勘等類。參張碧惠：《晚清藏書家繆荃孫研究》（台北：漢美出版社，1991年），頁4。

<sup>20</sup> 張碧惠：《晚清藏書家繆荃孫研究》，頁11。

<sup>21</sup> [清]繆荃孫：《藝風堂文續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冊1574，頁187。

繆荃孫於同治三年（1867）娶莊瑩如為妻，時錫嘉已居蜀三年，而錫嘉與莊瑩如的關係，也應是從此時起。後繆荃孫於光緒七年（1881）進京考取功名，錫嘉與瑩如才分隔兩地，所以兩人應有十四年於蜀中的交誼。〈簡莊碧如、莊瑩如〉錫嘉表露她對莊氏姊妹的情感：

萍聚逢知己，清談未肯眠。才多天亦忌，心苦佛應憐。潑墨生華藻，裁詩寄管絃。塵勞原草草，嘯傲即遊仙。中表情無限，相逢意最殷。峨眉想新月，蟬髻似秋雲。鈿筆留花影，金鍼鏤篆文。羨君雙福慧，愧我染塵氛。

久仰春風筆，人生快靚難。澄懷天地小，放眼海雲寬。珍重香同襲，淋漓墨未乾。有兒承父志，玉立自珊珊。此生嗟薄命，往事浩無窮。姊弟久云別，音書近未通。青燈愁夜雨，白髮嘯秋風。尚喜魚軒接，交親縞紵同<sup>22</sup>。

由首句「萍聚逢知己，清談未肯眠」可見她對莊氏姊妹之情，宛若驚見知音，莊氏姊妹所擅長的評詩、作畫，皆為她的愛好，「潑墨生華藻，裁詩寄管絃」、「鈿筆留花影，金鍼鏤篆文」寫給兩姊妹的信裡，透露她寫給知音者的用心，亦是她看重閨中友情的細膩。對照莊氏姊妹的好命，錫嘉對己身世的曲折，感到無限嘆息，「羨君雙福慧，愧我染塵氛，久仰春風筆，人生快靚難」，「此生皆薄命，往事浩無窮」雖是如此，她仍相當高興可以在家書久滯情況下，收到她們的來信，聊慰心情。

莊瑩如於光緒十年（1884）病逝，時錫嘉五十五歲，已隨次子光煦至山西，接到訃文，悲痛不能自己，繆荃孫回憶當時：「思琇卒，太夫人哭之慟，手書輓聯以志哀。其性情之厚，亦可見矣。」<sup>23</sup>而她自己亦寫〈哭繆小山夫人莊瑩如〉以茲紀念：

盛衰當及時，中斷豈云數。悵恍縈襟懷，寢興頓失度。同心感離居，晉雲

<sup>22</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6，頁11。

<sup>23</sup> [清]繆荃孫：《藝風堂文續集》，卷2，頁21。

望燕樹。念子含淑德，四美無不具。茂齒方未晞，噩耗疑傳悞。悲風胡為來，開函驚遠訃。夙好追昔游，零淚如雨注。蒼蒼何忘情，降祥竟無具。生天太匆匆，愀然煎百慮。舅姑揮老淚，良人闕內助。嬌女失所恃，哀哀向誰訴。感此熱中腸，歎逝空北顧。神傷辭莫達，終古餘追慕<sup>24</sup>。

詩中稱讚瑩如具有淑德，繆荃孫曾在〈亡婦人莊孺人事略〉提及妻子勤儉有禮，在拮据的家計下，常能獨立照顧一家老幼，不使他擔心；另繆荃孫喜購金石書籍，甚至會典衣貸債來購買，但莊瑩如從不因此對他相責，於敬重丈夫上無違<sup>25</sup>。瑩如年紀尚輕，驟逝消息傳來使錫嘉不敢相信。瑩如有一女福保尚幼，為瑩如於同治九年（1870年）所生，後十四年未再孕生子，瑩如本勸說荃孫納妾以傳遞香火，但皆被荃孫所拒，後於光緒九年（1883）冬有娠，然未及分娩，隨即因病逝世，年三十七歲<sup>26</sup>，錫嘉對此感到無限欷噓。瑩如的舅姑即繆荃孫的繼母薛太夫人，咸豐六年（1856）歸其父繆煥章，光緒十四年（1888）卒，錫嘉遷居浣花潭居時，繆氏舅母即攜趙氏姊妹、莊氏姊妹來訪，由此可見趙氏姊妹與莊氏姊妹亦相互認識，皆為閨中好友，全詩如下：

卜居遠城市，芳徑連雲樹。幽人不我棄，挈榼勞相顧。古稱翰墨緣，神交信有數。仰賴長者賢，一一感知遇。開軒劇清談，蘭言滌塵慮。何以薦嘉賓，野菟雜春茹。薄酒未盡歡，籃輿促歸路。相送各依依，南山起煙霧。<sup>27</sup>

詩中提及閨中姊妹遠道挈榼探望，使錫嘉銘感五內。而由翰墨緣與神交的用詞，則可確定她們為錫嘉的閨中文友，探訪之行則彷彿另個文學性聚會，清談與蘭言皆形容她們的談話內容，她們於錫嘉新居中，盡情地暢談文學，有薄酒、野菜相

<sup>24</sup> 《冷吟仙館詩稿》，卷7，頁14。

<sup>25</sup> 〈亡婦莊孺人事略〉「予性不耐索屑事，京秩清苦，食指繁多，孺人經營摒擋，常不使兩親知。予喜購金石書籍，雖典衣貸債，無從交謫。」《藝風堂文集》，卷7，頁45~46。

<sup>26</sup> 〈亡婦莊孺人事略〉「庚午生一女，辛巳隨予至京師。甲申五月十三日，以疾卒，得年三十有七。……自生女後，十四年未孕，常勸予納妾，予應之曰，百年偕老亦瞬息耳，忍以他言聞乎。如以似續為言，俟君年及四十乃可。去冬有娠，孺人益自喜，禮佛茹素以祈得男，孰知不及免身而遽以他疾逝也。」《藝風堂文集》，卷7，頁45~46。

<sup>27</sup> 〈繆氏舅母薛太夫人偕趙佩芸趙悟蓮莊瑩如莊璧如過訪〉，《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6，頁7。

佐，而此應為「浣花溪詩社」的聚會梗概，錫嘉在〈浣花詩社歌〉中，曾描寫她們於新居詩社聚會的情景：

錦官城外西復西，江橋濯錦通花溪。細柳菖蒲青嫋嫋，皚林礙日幽禽嘯。江上小堂白沙岸，少陵舊宅今壯觀。我來結社託比鄰，笑揖英靈主詩案。新荷疊翠生微波，水榭紅泛芙蓉窠。芳華照人香沁骨，清篇脫手思如何。靜女淑姬抱神悟，花底招涼入新句。鈿筆飛英環珮低，柳絮因風誰獨步。垂髫女郎興更豪，新聲三復重推敲。餘音繚繞碧雲外，饗松末生虛濤。玉尊寫露留清賞，美人苔苔為神往。書盈十幅浣花箋，珠箔晶簾月初上<sup>28</sup>。

詩中可見閨中友人吟詩弄墨的神態，如「靜女淑姬抱神悟，花底招涼入新句」則將女詩人思索詩詞的美貌勾勒而出，「鈿筆飛英環珮低，柳絮因風誰獨步」則引詠絮之才典故，指出詩會裡亦有競才的活動。「垂髫女郎」則應為錫嘉的子女，大女兒曾懿應有參與此詩社，在其《古歡室詩詞集》中便有〈浣花社詩歌〉，描寫詩會情景，其詩云：

浣花溪水何洋洋，繞溪珍木鬱蒼蒼。樓閣瞰流各低昂，湘簾十二捲夕陽。中有詩人清且揚，芝蘭競秀雁成行。明月為裾雲為裳，高談妙語漢墨香。依依夢鎖春草堂，筆花燦爛生輝光。麗句爭傳碧琳瑯，浣溪風月富錦囊。松篁敲韻入瀟湘，波光雲影皆文章。染墨綺靡不可忘，詩情遙共海天長。詩萬卷，酒千觴，吟詠之樂樂未央。但願人生歡聚永無荒，千秋萬歲合與騷人共草堂。

29

由詩中可見浣花詩社聚會中盛況，芝蘭競秀、麗句爭傳、以飲酒吟詠為樂，幼年曾懿能夠參與母親及閨友間的詩會，並有如此敘述詩，足見此詩社對她的影響性，可惜此一聚會因瑩如的過世而未能加以延續。

<sup>28</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6，頁17~18。

<sup>29</sup> 《古歡室詩集》，卷2，頁6。

### (三) 宗婉

宗婉，字婉生，江蘇常熟人，清道光光緒人，歸蕭氏，著有《夢湘樓詩稿》二卷、《詞稿》一卷<sup>30</sup>。宗婉幼即聰穎，甫脫襁褓即爛吟詠，父親去粵，時雖未笄，亦寫「椿庭別後懶吟哦，聊把離懷付短歌。弟幼妹嬌兒自愛，阿孃多病奈愁何。」之詩<sup>31</sup>，可見她對詩詞的喜好，應受其父親的影響，另有〈寄懷家大人時赴伯父粵東任所〉、〈又寄〉<sup>32</sup>兩詩，知其對父的思念與孝心。宗婉母錢念生，字咀霞或咀嘏，為宗父三娶之妻，喜吟詠，有《繡餘詞草》一卷，共十二首，但因多病，在父親未在家時，幾由宗婉負擔家計，並教弟妹吟詩作對。宗婉另有一妹，名宗粲，字倩宜，一字菑生，善吟詠，長洲陸清泰室，著有《繭香館吟草》。

宗婉的婚姻似乎不佳，可從其詩詞未提夫妻之情可見，且歸蕭氏後，仍需開館開設私塾謀生<sup>33</sup>，並親自篝燈課子，在〈感示二兒〉一詩可見她婚後的辛苦，其詩云：

半生辛苦母兼師，朝課經書夜課詩。但得汝曹能努力，餘生終有展眉時。<sup>34</sup>

由「朝課經書夜課詩」可見她早晚不停忙碌的工作，除了負擔家計，也要盡得課子本分，好使二兒能得取功名，此與錫嘉課子心情一同。

錫嘉應在閨中友人的聚會中認識宗婉，在〈和蕭太夫人宗婉生寄懷原韻〉便提及「川中趙佩芸、悟蓮皆閨中契友」<sup>35</sup>，很有可能是趙氏姊妹所介紹，因宗婉亦為江蘇常熟人，且曾歷經庚申之難，其有詩〈咸豐庚申感事四律〉，描述當時蘇州城陷，百姓為悍賊所羈之情景，摘兩首於下：

<sup>30</sup> 胡文楷提及此一光緒6年庚辰常熟宗氏刊本，前有翁同和序，與妹宗粲之《繭香館吟草》、錢念生之《繡餘詞草》合刻，名《湘繭合藁》，見《歷代婦女著作考》，卷11，頁381。另其著作可見於《晚晴移詩匯》及《小檀樂室匯刻百家閨秀詞》第2集。

<sup>31</sup> [清]宗廷輔：〈夢湘樓詩稿總序〉，《夢湘樓詩稿》。

<sup>32</sup> [清]宗婉：《夢湘樓詩稿》，頁1。

<sup>33</sup> [清]翁同龢：《夢湘樓詩稿·序》：「夫人性通敏，習經史，嘗教授於里中女弟子，從之者甚眾。」

<sup>34</sup> [清]宗婉：《夢湘樓詩稿》，頁21。

<sup>35</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6，頁10。

株守亦非易，土崩真可哀。千金空散去，一木苦支來。閩外師先潰，城中夢乍回。勝憐勝遊地，碧血染蒿萊。(其一)

西騎從西至，孤城莫瓦全。扶戎真在莽，聚甲枉輸錢。浩劫同千古，餘生已八年。將星難再起，慟哭向九泉。(其二)<sup>36</sup>

城陷之狀如臨在目，而宗婉本人更是遭逢賊擄，幸子贊相營救，免於匪難。而此遭遇特別能與同遭戰爭之患的錫嘉相互共鳴，錫嘉〈鳳凰臺上憶吹簫·題宗婉生夢湘樓詩〉中便讀出宗婉的幽怨，其詩云：

好句如仙，新聲絕妙，碧雲吹斷參差。把滿腔幽怨，寫出蘭思。天與生花雙管，紗幔設，韋母堪師。空贏得，篝燈一粟，雙鬢千絲◎

遲遲。雁書遠闊，搔首問雲天，握手何時。況茹冰含燄，各有孤兒。同向并州聽鼓，琴堂靜、合補笙詩。笙詩外，從今又添，唱和新詞◎<sup>37</sup>

宗婉能請錫嘉欣賞與題詞，表示她對錫嘉才華的看重，而由此詩，亦見錫嘉對宗婉詩的讚賞，認為她「好句如仙。新聲絕妙。碧雲吹斷參差。把滿腔幽怨。寫出蘭思。」。此時兩人應久未見，而由各有孤兒之句來看，宗婉恐已喪夫，身懷時代與家族的包袱，獨有閨中友人能差慰己心。

宗婉晚年就養山西晉陽，恰與定襄相隔不遠，惜錫嘉一直未得會晤，徒留感嘆，〈訪蕭太夫人宗婉生不遇〉原詩如下：

浩浩情天長，知交感離散。璇閨空仰止，三歲懷殷眷。詩書徵夙緣，脩阻生遐怨。今茲客並門，欣欣遂所願。驅車訪舊廬，秋風閉庭院。紫豆閒著花，行跡滋香蔓。踟躕立路隅，長袖垂絕縵。臨嫗步蹣跚，短衣不至斲。指話賢母子，前月發陽縣。申函報故人，北渡勞征雁。春風期再親，杖履祝清

<sup>36</sup> 《夢湘樓詩稿》，頁 8。

<sup>37</sup> 《冷吟仙館詩餘》，頁 22。



健。鬱鬱結中腸，悵惘興咨歎。<sup>38</sup>

詩中可見兩人已有三年未見，而錫嘉應非第一次來此，由驅車訪舊廬知她曾經來此探望宗婉，但未知宗婉母子已離開舊居，至陽縣為官，只能在原地默祝再見與康健。而另首〈并門訪宗婉生〉則完全可見她於門內的相思，其詩云：

頻年空仰止，悵悵隔重城。鳳紙相思字，魚軒信宿情。感君如夙契，愧我負虛名。同調憐知己，蕭蕭白髮并。<sup>39</sup>

值得注意的是兩詩錫嘉皆用「仰止」表其對宗婉的欽慕，似比其他閨中友人更略帶敬意，錫嘉曾在〈和蕭太夫人宗婉生寄懷原韻〉提及宗婉「詞筆健于我，母儀賢養渠」，可見她對宗婉才華與人格上的欽慕，宗婉應略大錫嘉十歲多，因宗廷輔序中提及宗婉生父於「庚寅」歸來，為宗婉建築山樓，時錫嘉剛出生，由此可大致推斷錫嘉對宗婉的敬意所為何來<sup>40</sup>。

#### （四）蕭月樓

蕭月樓，本名蕭恆貞，字月樓，為江西高安人，道光五年（1825）生，卒於光緒十四年（1888），山西澤州知府周天麟妻，周天麟，字石君，道光十二年（1832）生，為江蘇丹徒人，夫婦並工詩詞，俱喜唱和，皆有文集傳世，周天麟有《倚月樓詞》，蕭月樓則著有《月樓琴語》<sup>41</sup>，兩人才華可見一斑。

而周天麟為曾詠好友，在左錫嘉〈金縷曲·序〉便提到「昔與先夫同官都門，相隔數武，時相往還，素稱莫逆」<sup>42</sup>、〈周石君太守天麟見過〉「先夫與石君交好」。

<sup>38</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四》，卷8，頁2。

<sup>39</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四》，卷8，頁6。

<sup>40</sup> 《夢湘樓詩稿·總序》「庚寅，吾祖歸來，為築揖山樓。」。

<sup>41</sup> 《月樓琴語》，光緒21年乙未刊本，附於其夫周天麟《倚月樓詞》後，前有周天麟序。案：蕭月樓：《倚月樓詞》，今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又為光緒22年丙申南陵徐乃昌刊本，收入於《小檀樂室彙刻百家閨秀詞》第4集。

<sup>42</sup> 《冷吟仙館詩餘》，頁22。

而周天麟不僅為丈夫好友、同事，更曾侍錫嘉父左昂，欽其學養與人品，後輔佐其子光煦為官<sup>43</sup>，其關係可謂從父輩至子輩，後周天麟亦為其詩集做序，並參與校訂工作。

錫嘉認識蕭月樓比其他閨秀友人皆早，在北京時因丈夫與周天麟為同事關係，而略識此人，錫嘉〈石君夫人蕭月樓世妹宿遂在都久欽閨範一朝握手情若同懷因陳短句以申感慕〉一詩便明其這段過往，後於四川未有聯繫，直至錫嘉隨子至山西為官，與兩人在山西相逢，才復有聯繫，全詩如下：

把袂逢今夕，知交已卅年。吟懷和月皎，神采信天然。慨我心情苦，多君福慧全。騷壇容附驥，翰墨證前緣<sup>44</sup>。

知交三十年，他鄉一日逢，月樓似有成，錫嘉卻逢變故，兩相對照無限歎噓，時《月樓琴語》應已出版，錫嘉以「騷壇容附驥」表達道賀，也自謙能夠沾得其光，實乃榮幸。另首〈寄懷蕭月樓〉一組三詩中便流露老大傷懷，今日惜別不知何日再見的感受，其詩如下：

鴻爪泥痕又一時，自悲兩鬢早成絲。感君念舊情如海，回首并門繫夢思。

老去心情感慨多，種情入世奈情何。版輿薄俸家迢遞，歲歲關門送雁過。

知音惜別感參商，只隔重城路已長。安得夜窗重翦燭，詞源詩律細評量<sup>45</sup>。

詩中感慨年華飛逝，經歷許多人情世故後有感友情的情深，此詩一提「感君念舊情如海」，又提「種情入世奈情何」，可知錫嘉對月樓能以官夫人身份繼續相交，由衷感激，第三首詩則以參商兩星表達兩人的相隔，並化用李商隱詩「何當共翦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表其對來日敘舊、談詩論詞的期待，由此可見她對這段友誼的珍視。

<sup>43</sup> [清]周天麟：〈周天麟序〉：「..而既侍其父，復友其夫，又同仕一方，共寮案於其子，且拭目而觀其治績之成焉。」

<sup>44</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四》，卷8，頁1。

<sup>45</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四》，卷8，頁3。

## (五) 陳季婉

陳季婉，其夫為湯秋史，名成彥，字梅生，又字心匏，號秋史，陽湖人，道光 21 年（1841）進士，官刑簿主事，工駢體文<sup>46</sup>，由〈秋日至仁化寺弔湯秋史年丈〉「父執早年欽北海」，可知湯秋史為錫嘉父親輩的友人<sup>47</sup>。錫嘉與陳季婉應早於四川前認識，在〈呈湯年伯母陳夫人季婉〉小序提及，「嘉自歸蜀，僻處窮鄉，外家親故，音問鮮通。湯秋史年丈，流寓蓉城，訪嘉有年。初未知所居之僅隔一城也，迨見嘉畫箠始通問訊。」<sup>48</sup>由此段可見，錫嘉自從歸蜀後，與外家親戚便少有聯絡，若非當湯秋史循錫嘉畫名而來，相見機會渺茫。他鄉巧遇，格外讓錫嘉興嘆，「十年離亂後，人事歎萍蹤。燕數嗟輕別，巴江幸再逢。」巴江源出為四川省南江縣北大巴山，亦曰南江，又東會巴水，遂稱巴江，時代戰亂使他們十年不見，人事變化之大，使人哀嘆人事宛若浮萍，也因此一旦相見，便更使人格外珍惜。

陳季婉使錫嘉在經歷戰亂與丈夫亡故，並與外家親信的聯絡後，有一依附的感受，所以由她與陳季婉的交遊中，較多可見情感抒發勝於詩詞的探討，如

〈憶舊游·寒夜呈湯年伯母陳季婉、潘太夫人趙悟蓮〉：

聽驚颺四起，木葉蕭騷，譜出清商。碧月愁無語，任鳴機軋軋，篝火星涼。

眾難此時眠也，爭耐夜更長。怕計算來朝，塵封甌冷，沒箇商量。

徬徨，孰憐我，但醒枕低徊，啼碎寒螿。幸有蘭閨伴，向天涯傳訊，差慰離腸。

舊事不堪重省，贏得滿頭霜。只獨立空庭，伶俜顧影神黯傷◎<sup>49</sup>

上片描寫當時局勢所帶給人的恐慌，加之家計辛勞，錫嘉常感生活的辛苦，卻無人能道；下片則以「徬徨，孰憐我」之疑問句表達其感嘆，也帶出對陳季婉等閨

<sup>46</sup> 張季易纂：《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年），卷7，頁19。

<sup>47</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5，頁10。

<sup>48</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5，頁8。

<sup>49</sup> 《冷吟仙館詩餘》，頁15。

友相伴的感激，使她能「差慰離腸」。

另首〈新秋有感寄懷陳季婉〉，則為兩人分離後，錫嘉寫給季婉的詩，詩中表露其生活上的辛酸之情，其詩如下：

蘆簾竹屋動涼颼，病骨經秋各自持。酒入愁腸都化淚，霜侵曉鬢漸成絲。

疎鐘驚破青燈夢，怨笛吹殘黃鵠詞。迢遞重城隔煙水，遣懷聊復寄新詩<sup>50</sup>。

詩中表其體弱及多愁，青燈夢乃借陸游詩，「白髮無情侵老境，青燈有味似兒時」，乃指昔日時光；而黃鵠詞則引劉向《列女傳》中魯陶嬰欲拒魯人求婚所唱黃鵠歌之典故，明其對丈夫的心志，毫不二心，錫嘉以「驚破」與「吹殘」，表露守寡生活裡的困窘，全詩毫不掩飾的自白，足見她對季婉間深厚的信任之情。

陳季婉在丈夫離世後不久隨即離世<sup>51</sup>，時錫嘉在四川聽聞此一消息，便作〈哭陳季婉〉表達內心無比的傷痛，

朱曦翳炎景，秋風發商音。芳蘭萎清霜，良木摧高岑。誰為薤露詞，戚戚傷我心。念彼冰雪姿，纏絲鬱思深。早吟黃鵠篇，五內愁苦侵。嬰疾入膏肓，振觸悲人琴。翰藻有遺迹，餘韻鏗珠琳。俛仰感變遷，撫景胡可任。旅櫬何時歸，魂返青楓林。落月不成夢，涕淚沾衣襟<sup>52</sup>。

由「早吟黃鵠篇，五內愁苦侵。」可知季婉的早逝應與喪偶之痛有關，加之季婉應有憂鬱性格，心病促使疾病加劇。錫嘉對此惋惜不已，閨中友人的遺稿仍在，昔時吟詩選韻的情景仍歷歷在目，今日卻遭逢變故，人事變遷不可預期。

<sup>50</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5，頁12。

<sup>51</sup> 湯秋史卒於同治七年戊辰，見張維驥：《毗陵名人疑年錄》（上海：常州旅滬同鄉會，1944年），卷4，頁5。

<sup>52</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6，頁3。

## (六) 吳春海御史

吳鴻恩，字澤民，號春海，道光十四年（1834）生，卒年不詳。四川銅梁縣人，咸豐五年順天鄉試舉人，同治元年進士，後任江南道南御史、山西寧武府知府等職，編有《山西寧武府忠義孝弟祠觀法錄》<sup>53</sup>。

錫嘉詩文有多首為吳春海御史題畫詩，其中〈題驄馬導輿圖〉序中即稱他為「同鄉御史吳春海親家」、並提及「昔外子云春海事，親盡道處眾撝謙」、「四女締姻」，並於詩中詳敘過往丈夫為官的經歷，可見吳春海應為曾詠昔日的官場友人及同鄉；而錫嘉四女嫁與「銅梁縣學生吳鍾瀛」<sup>54</sup>，則吳鍾瀛應為吳春海之子。

時吳春海奉侍母而衣錦歸里，設立書院，並請人講學，成為鄉里之美談，又曾求畫索句於錫嘉，錫嘉雖自愧無文，卻仍舊為之。另從〈東坡生日詩為春海御史作〉有「春海設觀善堂與多士講學並祀蘇公於堂」可見錫嘉對親家於鄉里的貢獻表達讚揚。另首〈題吳春海御史歲寒登岱圖〉，則可見錫嘉對春海御史能於歲寒時節登臨泰山，表達其羨慕之意，其詩云：

吳君奇氣世所稀，袖中攜得東海歸。歲寒獨造日月觀，神清骨冷興欲飛。空際仙靈自來往，秦松偃蹇塞苔衣。登高放歌眾山響，吐氣十丈垂虹霓。凍雲凝結散飛雪，壯遊不減韓昌黎。天公破例鑒誠意，倏忽星月如然藜。晨興履冰看浴日，萬象變化何端倪。自慚名嶽空仰止，縱有勝蹟難攀躋。<sup>55</sup>

泰山古來為天下第一山，象徵中華民族的發源地，且山勢壯闊，風景奇佳，尤其岱頂觀日東昇及夕照，為許多人一生所嚮往攀爬之山。由詩中可見，錫嘉對吳春海御史攀登泰山回來的神貌、經歷羨慕不已，以「奇氣世所稀」、「攜得東海歸」

<sup>53</sup> 參江慶柏編：《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319；「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檔案人名權威資料庫」

<http://npmhost.npm.gov.tw/ttscgi/ttsweb?@0:0:1:mctauac::tts/npmmeta/GC/redblast.htm@@0.9207485436200167> 引《中國御史題名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

<sup>54</sup> 見〔清〕林尚辰：〈誥封夫人外姑曾母左太夫人壽言節略〉。

<sup>55</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6，頁1。

稱之，而從「歲寒獨造日月觀」可知他是在歲初天寒時登上高山，高山景色壯觀，使人宛若至神仙境地，「吐氣十丈垂虹霓」、「凍雲凝結散飛雪」、「倏忽星月如然藜」、「晨興履冰看浴日」皆描繪御史所見的山頂奇景，尾句「自慚名嶽空仰止，縱有勝蹟難攀躋」則為錫嘉聽聞御史登高後的感慨，身為女兒身，泰山之景雖佳，但身體與社會價值觀的限制，使她想為不能為之，今御史登山回來，為此壯舉請其題畫，錫嘉一方面對御史之行表達稱讚，另一方面也自嘆自身的限制，縱有名嶽、勝蹟，亦只能空嘆。

除了旅遊上的分享，由〈和吳春海太守延慶寺賞牡丹原韻〉可知兩人應有互有唱和，其詩云：

霞染頰紅霧染黃，廿番花信著天香。玉堂人倚春風筆，管領群芳謁梵王。(其一)

檀雲祥捧日華開，禪院風清絕點埃。莫訝精蘭花倍好，芘芻分得妙香來。(其二)<sup>56</sup>

「玉堂人倚春風筆，管領群芳謁梵王。」為錫嘉對太守賞牡丹詩的讚賞，而由賞花趣味的互相交流，可見兩人錫嘉與親家間的關係密切。

綜觀錫嘉的交遊，可知錫嘉是守寡後才多有與閨中友人深入往來，其中與趙悟蓮的關係最佳，兩人不僅多有唱和，亦常互訴心事。此外在四川時，錫嘉與趙氏姊妹、莊氏姊妹、宗婉、陳季婉有非正式的閨閣雅集，在彼此探訪之餘，聊以吟詩唱和為趣。而晚年錫嘉隨子至山西，閨閣交遊則多以通信方式為主。閨閣友人取代早年錫嘉與姊妹的唱和關係，使錫嘉得以在繪畫、詩詞上繼續創作不綴。

---

<sup>56</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6，頁13。

## 第五章《冷吟仙館詩稿》內容探論

左錫嘉作品皆被收錄於《冷吟仙館詩稿》，共分八卷，收羅 627 首詩，數量堪稱豐富。由各卷名稱可知，所收錄的詩詞主要按照錫嘉的生命歷程做劃分，如第一卷為《浣花小草》，便是浣花弄草閨中之作；卷二、三為《吟雲集》，應是取其夫婿之字「吟」村，與其字小「雲」而成，表其婚姻時期；卷四為《卷菴吟》，則取卷菴草所象徵的堅貞之意，代表她對已逝夫婿不渝的感情；卷五至卷八則為《冷吟集》，時錫嘉已自號冰如，取其心冷如冰之意，為她守寡後期的作品。

《冷吟仙館詩稿》的內容主要圍繞於左錫嘉的家庭生活，特別是她與家庭成員關係互動上，包括與姊情誼、夫妻之愛及母子之情上，可見左錫嘉是個承擔家族的典型婦女；除了家庭關係外，《冷吟仙館詩稿》裡所記錄的家族大事為數不少，如卷四的《卷菴吟》便全為扶柩回鄉的歷程記錄，又如述祖德詩，回顧祖父左輔的光榮歷史，足見錫嘉對家庭的看重。另歸蜀後的田園書寫、時事關懷以及遊歷書寫，皆為作品集中獨特的內容。以下為詩作內容的探討與分析：

### 第一節 家族關係

家庭通常為女作家作品的關注焦點，因為她們的生活多圍繞以親族、丈夫或是子女為中心的環境，所以家族關係不可不調為重要內容。由詩作來看，錫嘉生命主要關係為家庭成員，透過此關係，她尋求自我的認同與價值，所以通常可在這些家族關係的作品中，看見作者所夾藏的深層自我以及個人生命史<sup>1</sup>。由詩作數量觀察，可發現左錫嘉的對象多為姊妹、丈夫與子女，而鮮少有與父母互動的詩作，多半為離家後的書信，如〈作家書〉、〈思親〉與〈望外家書不至〉，僅有

---

<sup>1</sup> 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頁 177~178。

〈敬和家大人新居原韻〉<sup>2</sup>提及父親，可知她與父親間似有唱和，但關係疏離。

### （一）姊妹之誼

《冷吟仙館詩稿》所寫給姊妹之作，多集中於閨中與婚後，對象多為大姊及五姊，寄寓離別的思念與對兒時江南家鄉生活的懷念。

錫嘉詩以懷念大姊為多，九歲時母親逝世，她們被寄養於江蘇叔母家，十三歲離開江蘇，依附在北京為官的父親左昂後，大姊便與她分離，〈清江浦曉發〉<sup>3</sup>便為描寫她搭船從清江浦離開時的途中即景，清江浦位於江蘇懷安，為京杭大運河上重要渡口，錫嘉要從那裡搭船至北京，出現於〈與大姊婉洵別後感作〉之前，爾後為〈途中即景〉及〈都門入侍〉，可見此別應是大姊送她離開江蘇，大姊應未隨往北京，因此〈與大姊婉洵別後感作〉云：

天涯一揮手，池草夢難期。明月同今夕，春風感舊時。露桃紅膩粉，煙柳綠縈絲。雲水遙相望，飛鴻繫遠思<sup>4</sup>。

由「春風感舊時」、「露桃紅膩粉，煙柳綠縈絲」可見她是春天離開江南的，大姊婉洵應來此送別，渡船口邊一揮手，雲水相望，未知何年何月再見，按照推算，錫嘉寫此詩應為十三歲，卻已用時間推移、人事之不可預測來看待生離，實為早熟，又末尾以「雲水遙相望」及「飛鴻繫遠思」可見她對姊不捨的情感，希冀能信件繼續維持兩地的思念。

錫嘉離開常州後，江南局勢遂轉混亂，道光二十年（1840）的鴉片戰爭，江蘇亦受波及，而大姊遲遲未寫信前來，令錫嘉十分憂心，所以由〈懷大姊婉洵〉、〈春望寄懷大姊婉洵〉均提及烽火中對大姊安危的憂心，兩詩如下：

<sup>2</sup> 全詩如下：「幽居補新綴，清景亦堪誇。護筍纔移石，穿池不礙花。餘糧繞飼鶴，列炬漫驚鴉。莫更嫌揪隘，心閒地自遐。」《冷吟仙館詩稿·浣花小草》，卷1，頁12。

<sup>3</sup> 原詩如下，「北轍遽駸駸，江千帆影沈。曉風千尺匣，殘月萬家碁。野店雞聲促，荒城雉堞陰。疎鐘何處寺，餘響裊煙林。」

<sup>4</sup> 〈與大姊婉洵別後感作〉，《冷吟仙館詩稿》，卷1，頁2。



嗟我骨肉親，遙遙阻碧岑。相思不相見，片雲萬里心。魚雁兩沈斷，況經烽火深。終朝亂愁迸，零淚幾沾襟<sup>5</sup>。

東風何處來，吹起吳雲白。南雁鳴長空，笑我常為客。我欲覓靈丹，奮飛振六翮。河廣不可渡，望遠情脈脈。念我骨肉親，蹤跡千里隔。烽火滿天地，握手知何夕。縱有尺素書，何以訴胸臆。殘夢五更鐘，落月涵碧空<sup>6</sup>。

兩首有極為重疊的詞句，包括「嗟我骨肉親，遙遙阻碧岑」與「念我骨肉親，蹤跡千里隔」、「魚雁兩沈斷，況經烽火深」與「烽火滿天地，握手知何夕。縱有尺素書，何以訴胸臆」，錫嘉用骨肉親來稱呼大姊，表達不可分割的親密關係，而烽火深加劇骨肉重逢的憂心，前首應寫於未收到信時，故有亂愁與零淚沾襟，後首應為回信，以見南雁鳴空，寄託已欲如鳥，飛抵江蘇探望大姊的心志，足見姊妹情誼之深厚。

而錫嘉與姊情感的深厚，乃源於兒時江南相處時的美好回憶，由〈秋閨三十首寄大姊婉洵即用姊秋興原韻並序〉中描寫的江蘇舊宅生活可知，那是段愜意的日子，包含一同讀書「莎雞絡緯語繅繅，無那秋聲入夜高。折得紅蘭香滿袖，一窗疎雨讀離騷」、吟唱「各譜新詩入管絃，金窰玉軫撥涼煙。海棠泫露幽蘭笑，同是秋風別有天」、工繡與臨帖「繡譜工餘舊課溫，綠繁紅蓼閉閒門。夜窗刻燭臨殘帖，古意先摹屋漏痕」、「紫菱碧藕白瑛盤，細剖香橙尚待酸。乞巧筵前認針線，月鉤初上小闌干」、「秋燈如豆隔輕紗，翦翦西風夜績麻。繡譜未諳壓金線，練裳閒刺墨梅花」，甚至一同喝酒「北雲偶帶雁聲來，涼意蕭疏暈綠苔。買得烏程千斛酒，瑣窗預待桂花開」與釣魚「為愛清華傍水居，秋來情味更何如。輕衫長袖金風裏，菰米綸絲學釣魚」<sup>7</sup>，詩中可見左家當年提供女輩的教育環境，有自設家塾，外公教其讀書，母親教其刺繡等，姊妹互相切磋學習，是滋潤錫嘉的閨中天地，。

<sup>5</sup> 《冷吟仙館詩稿》，卷1，頁3。

<sup>6</sup> 《冷吟仙館詩稿·浣花小草》，卷1，頁14。

<sup>7</sup> 《冷吟仙館詩稿·浣花小草》，卷1，頁17~18。

與錫嘉一同前往北京的，應為五姊錫璇，《清史稿》曾載她與妹錫嘉一起至北京服侍父親左昂，且刲臂療親<sup>8</sup>，可見錫嘉在北京的閨中生活裡，至少有姊錫璇相伴，而錫璇在《吟雲集·序》中云「曩在閨中時，姊妹聯牀，擘牋分韻，每至烏嘯月落，猶吟哦不休，頗以為樂」<sup>9</sup>提及兩人於閨中唱和的情景，但奇怪的是《冷吟仙館詩稿》中，蒐羅閨中時錫嘉與五姊的唱和僅有一首〈和小桐五姊錫璇妙光閣晚歸原韻〉<sup>10</sup>，描寫晚歸及思歸情緒，可能是詩詞散佚，因在錫璇的詩集中反有〈中秋夜與六妹同作〉、〈與六妹夜話，時值微雨〉、〈春困示六妹〉<sup>11</sup>等詩，可見錫嘉所做詩應不僅一首。

五姊芙江於咸豐元年辛亥（1851）因丈夫袁績懋調職至福建，需離開北京，從此兩人多以詩詞遙寄，託其思念，其中〈辛亥季秋送五姊小桐南歸〉便為錫嘉送姊至福建所寫的詩：

柳隄荻岸路漫漫，遠水遙天一棹還。鏡檻人歸芳草碧，布帆秋冷白雲閒。情懷潦倒千杯酒，煙雨空濛萬仞山。良會有期應未遠，勸君暫為破愁顏。（其一）

看花幾日到將離，迢遞情牽宛轉絲。人似征鴻懷遠別，心隨歸燕最相思。愁生羌笛秋風裏，淚盡巴絃夜月時。此去眠餐需自惜，莫教瘦損舊腰支。（其二）

驪歌一曲譜南遊，煙水蒼茫客思悠。野渡雲飛千嶂晚，高林葉撼一聲秋。寒侵翠袖盈盈淚，書疊紅箋字字愁。回首自憐悽欲絕，天涯遙望幾登樓。<sup>12</sup>（其三）

<sup>8</sup> [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校註》「袁績懋妻左，績懋見《忠義傳》，左名錫璇，字芙江，陽湖人，事親孝，父病，刲臂和藥進。」，卷590，列傳296，列女2，頁14081。

<sup>9</sup> [清]左錫璇：〈吟雲集序〉。

<sup>10</sup> 全詩如下：「夕陽殘照裏，芳草幾柴扉。風定晚煙直，樵歸人跡稀。澗泉和露瀉，野鳥帶雲飛。遠樹蒼蒼外，鐘聲搖翠微。」、「溪水碧粼粼，溪花照眼新。山禽呼過客，老樹揖行人。秋意因黃葉，鄉心到白蘋。江關回夢遠，迢遞憶香莼」，《冷吟仙館詩稿·浣花小草》，卷1，頁9。

<sup>11</sup> 林玫儀：〈左錫璇詩詞集校（一）〉，《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7卷，第3期），詩183、204、230。

<sup>12</sup> 《冷吟仙館詩稿·浣花小草》，卷1，頁20。

第一首以距離描述北京與福建相隔甚遠，此去未知何時再見，兩人心中雖為別離所苦，錫嘉以樂觀之語勉姊錫璇，兩人將會在不久後相見。第二首則以看花數算日子描寫時間推移的快速，可知她在意姊將離去的時日，並以征鴻與歸燕不同習性的鳥表達在此處等待的相思情意，末了仍以勸勉作結，流露錫嘉對姊的關愛之情。第三首則描寫送別場景之愁緒，並以天涯遙望幾登樓敘其對姊之不捨心情，此詩可見她對姊姊欲送不捨的感受。之後錫璇與錫嘉共有七年以上未見，但錫嘉皆會寫詩至福建予錫璇，甚至會將詩作集寄給五姊，請其指教，錫璇云：

辛亥秋杪（按：咸豐元年），予歸里門南北，睽違相憶之情，積諸夢魂。六妹屢以詩見予，亦以詩之郵筒往來，稍解離悵，而未窺全豹，心終憾焉。丙辰六月（按：咸豐六年），六妹將近年所作，寄示並丐予點定。...噫，予與妹別七年矣，遙望長安，握手未知何日，因將原寄詩本留置坐右，另繕一帙略加修飾以還之。從此雨晦風瀟，互相吟唱，蹤跡雖遠，而兩人心事各相喻於筆墨之外，正不減當年閨中情景也<sup>13</sup>。

由此見，錫嘉與姊別後，不斷皆有詩作相寄，姊妹二人距離雖遠，卻能用筆墨於詩作中互相唱和，同訴心事，實為左家姊妹之風雅情誼。

## （二） 夫妻之愛

錫嘉於光緒二十九年（1849）嫁給曾詠為繼室，曾詠雖長錫嘉十七歲，但兩人互動融洽，時有唱和，且由錫嘉寫給丈夫詩可見，錫嘉努力扮演賢妻角色，常於筆墨間傳達她對丈夫的鼓勵、思念與憐惜，丈夫曾云「金閨幸有同心侶，葵藿填胸氣似蘭」<sup>14</sup>，由「同心侶」可見曾詠視錫嘉為知己，而「葵藿」本為臣子表對君王忠誠之花，此處則可見曾詠讚錫嘉對他忠貞不已的愛情。

夫妻二人俱喜詩詞，姊錫璇曾讚錫嘉婚後詩歌創作又再進步，乃因她能與夫

<sup>13</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上》，左錫璇序，此序作於咸豐七年二月。

<sup>14</sup> 《吟雲仙館詩稿》，頁 10。

時相唱隨之因，其云：「又得吟村太守農部，昕夕唱隨，伉儷極篤，噙香摘豔，旖旎風流，情至文生，詩之所以工也」<sup>15</sup>丈夫喜歡於公務之餘，吟詩休息，在〈贈外子〉便有以下描述：

放衙無一事，擁鼻且微吟。斜日照虛落，長風生遠林。幽情白雲冷，逸興碧煙深。坐久不知倦，松花落滿襟<sup>16</sup>。

詩中以素筆勾勒，將屋外夕落的景致，與屋內的閒情逸致作一融合，丈夫喜吟，妻子欣賞，此為新婚時所作，使人感受她對丈夫於一角吟詩的傾慕。

錫嘉有多首和丈夫，或引丈夫原韻，如〈和外子落花原韻〉即用丈夫〈落花〉之「麻」韻，丈夫詩如下：

一片春魂任落花，東風無力駐年華。夕陽有意空明樹，流水無情自浣紗。紅雨點苔香徑冷，蒼煙鎖柳野橋斜。韶光轉瞬生惆悵，綠葉成蔭巢乳鴉<sup>17</sup>。

錫嘉所和之詩云：

春風一劫散飛花，逝水流光感歲華。金谷無緣尋墜粉，玉樓有意點輕紗。池塘香泛簾波冷，楊柳陰多酒旆斜。惆悵夕陽紅欲斷，滿林蒼翠亂棲鴉<sup>18</sup>。

同為詠落花，兩人卻有不同的表達方式，曾詠著重落花的被動美感，為春魂所任、東風無力、流水無情，所以對曾詠而言，落花的消逝乃在宇宙的秩序之中，轉瞬無法掌握；而錫嘉詩卻帶有主動的美感，尤其是首句的「春風一劫」，將落花因時而落的被動，轉而為外力劫取的結果，而流水有感、金谷無緣、玉樓有意，皆含有一種對落花被劫的關注，所以對錫嘉而言，落花的消逝會引起自然的哀悼，就連夕陽的西沈乃為對生命逝去的弔念，和詩中可見夫婦兩人相異的人生觀。

<sup>15</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上》，左錫璇序。

<sup>16</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上》，卷2，頁1。

<sup>17</sup> 《冷吟仙館詩稿》，頁16。

<sup>18</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上》，卷2，頁10。

另首〈春夜詠雪與外子分韻得南字〉一詩，則可見夫婦兩人分拈韻字、依韻作詩的趣味，錫嘉抽得南字，屬「覃」韻：

博山香冷春夢酣，芳魂喚起迷煙嵐。瑤臺仙子弄玉戲，夜光倒壓雲影涵。六花照眼看不正，錯疑柳絮霏江潭。竹枝凍裂古松折，灞橋未必人能探。玉山千仞削虛白，疏枝百尺封枯藍。六街闐絕雙柝警，酒樓紅隱燈兩三。高歌擊節呼莫醒，與君共醉劇清談。奚奴縛帚當花掃，暗香人席清興含。半珪明月一方枕，梅花和夢飛江南<sup>19</sup>。

曾詠步其韻相和，其詩如下：

幽閨無事吟興酣，凍雲集霰風捲嵐。梅花夢破鶴初醒，紅欄碧甃蒼煙涵。芭蕉倒壓竹枝折，寒光片片鋪澄潭。夜深炙硯興忽動，剡溪欲借扁舟探。玉山皓然水寂阻，長空雲色封蔚藍。聊與消寒圖九九，且將掃徑開三三。鴻泥寄迹渺然去，茗鼎香熟供清談。灞橋詩思正無限，紙窗虛白影倒含。呼奴典裘易美酒，青旗隱隱飄城南<sup>20</sup>。

詩中可見此一唱和時間於寒夜，在小屋中感到索味，以飲酒作詩、共醉清談來打發時間；曾詠為進士出身，飽覽經史，作詩議論非難事，而錫嘉能與夫婿共論清談，可知她亦富有見識與文采，夫婦能於雪夜中有此唱和佳情，婚姻情趣流洩於此。

曾詠從道光二十四年（1844）成為進士後，便一直在北京擔任戶部主事。曾詠的官宦生涯，一直不很順遂，官職不大，薪俸微薄，卻職務繁重，他曾在〈冬初值宿感懷〉抒發他心中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官衙清冷與僧同，四壁風搖燭影紅。夢到梅花霜落後，醉看星斗月明中。讀書無補心慚蠹，投筆高歌氣若虹。骨相漫誇飛食肉，止戈私願宅哀鴻。

<sup>19</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上》，卷2，頁3。

<sup>20</sup> 《吟雲仙館詩稿》，頁16。

楚發風聲徹夜闌，清寮高臥不勝寒。百年如此難為客，十載棲遲且耐官。宮漏靜從塵外聽，簿書還向倦中看。未能拔劍超然起，猶是書生愧素餐<sup>21</sup>。

此詩表露曾詠於現任職位上的不得志，詩中不斷提及抱負不伸，尤其是「讀書無補心慚蠹，投筆高歌氣若虹」，可對比抒發目前為官的不才與欽羨從軍的心志，而「十載棲遲且耐官」中亦可見他為官十年的抑鬱與無成，最後一句「未能拔劍超然起，猶是書生愧素餐」與「讀書無補」、「投筆高歌」相互應，自嘲自己苟且偷生，無法有為的現狀。

身為妻子，錫嘉除身兼家務外，常以詩來安慰官場失意的丈夫，如〈與外子話舊〉：

俛仰悲今昔，勞思苦未伸。曉涼侵短夢，綿雨阻歸人。宦薄原如寄，書多未厭貧。碧窗清似水，斟酌甕頭春<sup>22</sup>。

首聯以「悲今昔」及「苦未伸」，來安慰長年辛勞且未能抒發苦情的丈夫，錫嘉應常詳聽丈夫為官時的苦情，所以才能有所回應，而由「宦薄原如寄，書多未厭貧」之語，可見她是用更為開闊的心胸來勸丈夫，也希冀他能看開官場得失，此詩可見錫嘉對夫的勸慰與鼓勵。另〈補衣答外子見贈原韻〉也可看見她對丈夫的關愛：

敝衣十載宦長安，風骨稜稜儘耐寒。補綴不教襟露肘，小窗燈火影團欒。（其一）

宛轉絲隨連理鍼，秋風九月整寒襟。自憐貧也非關病，冷煖常懷濟世心。<sup>23</sup>

（其二）

這首詩以兩組七言絕句組成，為錫嘉答覆曾詠的詩句。詩中可見她在補衣時想念

<sup>21</sup> 《吟雲仙館詩稿》，頁 6。

<sup>22</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上》，卷 2，頁 14。

<sup>23</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下》，卷 3，頁 3。

丈夫勤儉、正直，尤其是「風骨稜稜儘耐寒」是她對丈夫的推崇與肯定，此處語帶相關，一指丈夫的身體健壯，即便穿破衣也能耐寒；另指丈夫人格的清高有志節，即使京城的官場讓人心寒，但他也能努力克服，在〈扶柩至吉安追畫先夫遺像〉裡同樣使用風骨形容丈夫，「髯髯者鬚，稜稜者骨，丹心莫及，神采髯髯」，可見在錫嘉心中，丈夫一直是她所敬重的對象。其二以「絲」與「鍼」的相連來比喻自己與丈夫的關係，是親密且無法分割的關係；另錫嘉雖出身官宦，自小享受富裕，但嫁給曾詠後，生活品質雖不如前，她卻未在詩中流露對貧居的幽怨，反寬慰丈夫勿以貧窮視為缺點，無論人情冷暖，仍是要懷濟世之心。

試想錫嘉出身官宦世家，應多深諳官場中的利害糾葛，外子的窘境並非無能，乃在於他對家國之憂，曾詠一直欲有番作為，在〈寒夜書懷〉裡，曾詠曾自嘲「可笑書生讀書腐」，以及抒發他欲投筆從戎的心志「書生何日事戎馬，手執毛錐胡為者」，實源於當時國家內憂外患的擔心，「可憐萬姓遭荼毒，野火燐燐新鬼哭。存者瘡痍委道旁，半壁江南傷踟促」<sup>24</sup>，錫嘉瞭解外子之愁，但也希冀他能多「自保」，〈冬日感懷呈外子〉便帶有這份疼惜之情：

亂愁不可埽，鬱鬱向誰道。悲風動鼓鼙，嚴霜摧百草。昔日芙蓉花，今世成枯槁。身世潛推移，顏色安能保。勸君盡杯酒，歡樂以為寶<sup>25</sup>。

詩中以人生無常、好景難留勸勉丈夫珍重自己，畢竟古往今來，沒有人能常保平安富貴，詩中雖有消極意味，但不失身為妻子所能的規勸與憐惜。

曾詠於咸豐十年（1860）被招至安慶治軍，在曾詠〈奉曾滌生太守節帥國藩札調襄理安慶軍務感作〉一詩可知當時他為報曾國藩賞識之恩而去：

荏苒誤歸期，青陽疾如矢。關山動鼓鼙，杞憂無定止。大帥飛檄招，情殷念窮士。尺書復我責，義理明要旨。何以盡厥忠，士為知己死。西望心旌搖，

<sup>24</sup> 《吟雲仙館詩稿》，頁 14~15。

<sup>25</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下》，卷 3，頁 3。

囊劍渡秋水<sup>26</sup>。

詩中對曾節帥能賞識他由衷表達感激，並表達他赴戰場，乃抱著願為知己死的決心，但這樣的決定，對兩人的婚姻及家庭無疑造成衝擊，錫嘉尤其擔心在此戰爭下，外子的安危，〈辛酉孟冬外子奉曾滌生節帥國藩札調赴安慶大營襄理軍務別後口占〉裡便在別後透露她的擔心：

鼙鼓聲聲起戍樓，安危從此更增憂。驚魂夜落西江水，急浪無心也白頭。<sup>27</sup>

首句鼓聲敲響戰勢的緊張與恐慌，此行生死未卜，是禍是福難以預測，閨中的等待無非是既「驚」又「急」。思婦的生活無疑是苦的，但錫嘉在〈寄外〉詩裡，仍舊囑咐丈夫要多保重自己：

袖懷紈扇感炎涼，宦海茫茫客路長。困馬嘶風懷伯樂，焦桐入爨望中郎。冷泉漱石流清響，古柏參天保宿霜。留得廬山真面目，何需搔首問蒼蒼。（其一）

彈指雙丸不暫留，匡時何必計封侯。宦囊似水蒼生感，客況經秋思婦愁。蘆絮雪花波浩浩，蒲帆雲影夢悠悠。因時自重千金體，莫向西風怨白頭。（其二）

黃花時節悵分襟，觸緒無端感至今。銀漢流光新月淺，寒山斂翠客愁深。望雲漫譜相思引，彈鋏長悲遊子吟。野草蔓延誰埽徑，亂離天地幾知音。（其三）

停雲在望思如麻，風捲長空落晚霞。一片冰心盟皎月，九秋玉骨傲黃花。雁翎迢遞緘雙札，雉堞淒涼隱暮茄。今夕遙遙共杯酒，可憐烽燧滿天涯。<sup>28</sup>（其四）

<sup>26</sup> 《吟雲仙館詩稿》，頁 20。

<sup>27</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下》，卷 3，頁 16。

<sup>28</sup> 〈寄外〉，《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下》，卷 3，頁 17。



四組律詩裡隱含她對丈夫的心疼、思念與叮嚀。其一為外子終能逢知遇表達欣慰，但宦海茫茫，難以預測，他期待丈夫這樣如冷泉、古柏般的高士，可以勝過險惡，安保其身。其二以日月如梭、人生短暫，勸勉丈夫不要計較官職的大小，盡力即可；頷聯裡她以「蒼生感」對「思婦愁」，映襯出時代女子對征夫的擔憂，尾聯勸勉丈夫莫嘆老，仍要珍重其身。其三及其四則表達她對丈夫的遙思，在遠處與他敬酒，詩中雖苦且憂，卻道盡錫嘉對丈夫的關愛之情。

在此時期，錫嘉常擬古詩裡的思婦詩，如〈擬新婚別〉、〈擬今別離〉、〈擬古別離〉<sup>29</sup>來抒發她對丈夫的思念，而〈寄遠用外子寄懷韻〉則以外子詩中之「先韻」「天、邊」，寄託她在天邊的想念：

酒渴風情憶昔年，杜鵑嗁喚奈何天。擣衣聲碎梨花月，別夢依雲繞枕邊。（其一）

蕙怨蘭思又一年，碧桃香蘸水中天。春風莫道不相識，昨夜吟魂到戍邊。（其二）

綺窗朱戶夜如年，露井花寒月滿天。一縷愁心化胡蝶，春風吹夢到君邊。（其三）

等閒春色感華年，新漲連江綠際天。千里月明共惆悵，雁聲飛度白雲邊。<sup>30</sup>  
（其四）

由詩可見，與外子離別應已有一年，透過景色更疊，可知她常常晝夜地思念丈夫，希冀丈夫能回到枕邊，或是她能到丈夫身邊，相思之語流露夫妻感情之深。

惜錫嘉終究未能與他相見，同治元年（1862）八月二日，她接到李眉生與李申夫所寄的書信，才驚悉丈夫在太平營已臥病，應甚為嚴重，所以在次日便獨自買舟前往，但行至鄱陽湖，便為風所阻，停滯不前，錫嘉在憂心如焚之下，便擊

<sup>29</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下》，卷3，頁15、16。

<sup>30</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下》，卷3，頁18。

楫成歌：

孤舟一葉，日暮水隈。陰雲四塞，濤聲如雷。欲渡不渡，肝腸迸摧。東南風，  
東南風，胡為來<sup>31</sup>。

詩中可見她的焦急，一為船之停滯，二為丈夫的病情，買舟獨往的勇氣，非一般女子所有，但錫嘉對外子的掛心，使她毅然決然前往戰區探望，其對丈夫之堅貞之愛，由此可見。

### （三）母子之情

錫嘉共有四男六女，丈夫去世時，最長不過十歲，其餘皆為嗷嗷待哺的稚兒，因此對錫嘉而言，既要獨擔家計，又要撫育課子，壓力實重。《冷吟仙館詩稿》中所呈現的母子之情，主要可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守寡前的慈母形象、守寡後的嚴母形象、晚年家族的祖母角色。

在丈夫生前，錫嘉鮮少在詩中提及小孩，僅有一首〈稚兒〉，以七言絕句描寫小兒捕蟲的畫面，流露為母觀兒的滿足：

青門瓜下綠茸茸，稚子尋聲捕草蟲。忽轉砌坳無覓處，驚飛胡蝶過牆東。<sup>32</sup>

這首詩讓人看見錫嘉充滿母愛的一面，錫嘉以她溫柔的眼睛，看著這對大自然產生好奇的小孩，首句點明地點，「綠茸茸」除了使詩的顏色活潑起來，也讓人感到筆觸上的溫馨，「稚子尋聲捕草蟲」此句不但呈現聲音，也適當地剪裁了稚子可愛的捕蟲動作，三、四句裡，錫嘉用了兩個轉折詞，也讓整首詩的場景得以轉換，此處錫嘉以眼目所見的景，來代替稚子的動作，表達她目不轉睛，將稚子視如瞳仁般的情思。

<sup>31</sup> 〈壬戌閏八月二十五日接李眉生鴻裔李申夫榕寄外子書驚悉外子於太平營次臥病次日買舟獨往，行至鄱陽湖為風所阻，憂心如焚，擊楫成歌〉，《冷吟仙館詩稿·卷旒吟》，卷4，頁1。

<sup>32</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上》，卷2，頁16。

守寡後，錫嘉自身的心靈創痛、家計上的沈重負擔，母子之情的描寫多伴隨含辛茹苦艱困環境、篝燈課子的嚴母形象，如〈寒夜和趙佩芸趙悟蓮四疊前韻〉「童奴埽葉朝開徑，兒女圍燈夜課詩」<sup>33</sup>、〈秋感〉「孤燈自小課兒女，不雨不風天地愁」、〈浣花溪居雜詠〉「重帷深閉書燈，長夜補天詩課」<sup>34</sup>、〈述懷呈繆仲英舅氏〉「一點孤燈掩素帷，小窗破紙北風吹」<sup>35</sup>詩中以寒夜為襯景，尤其是「兒女圍燈夜課詩」、「小窗破紙北風吹」均可見當時家境貧寒，家人圍坐夜燈讀書，而窗紙破，無錢補，全家在寒冷中受寒的情景。

課子本為自古以來女子所肩負之責，如唐代宋若昭《女論語》〈訓男女章第八〉曾提及：「大抵人家皆有男女，年已長成，教之有序，訓誨之權，實專於母。」<sup>36</sup>揭示母親教育子女的權利與責任，而出身書香門第的閨秀，實也具有課子能力，但寡母課子的目的則不單為責任，還包含振興家族、維繫家道與自我期許<sup>37</sup>。由〈示兒女〉一詩中，我們即可看出錫嘉課子上的期待：

俯仰悲身世，辛勞鬢已斑。古賢期述志，爾輩莫偷閒。寶劍留遺挂，殘篇理舊刪。吟魂何處返，心事可相關。(其一)

窮通且莫問，學業貴心堅。汲古知無盡，安貧聽自然。下帷師董子，陋巷樂顏淵。何以報君父，男兒當象賢<sup>38</sup>。(其二)

第一首錫嘉陳述自己的滄桑與苦情「俯仰悲身世，辛勞鬢已斑」，這回憶式的敘述，一來抒發自己半生課子之辛，二來是要兒子忍耐讀書之苦，好無愧於母親對子栽培的用心，而這種流露母親苦情，實因寡母身上除了承擔門風榮辱，也包括

<sup>33</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6，頁23。

<sup>34</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6，頁13。

<sup>35</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6，頁5。

<sup>36</sup> 見《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閩怨典〉，第2卷〈閩怨總部總論〉（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第395冊，頁10。

<sup>37</sup> 關於課子目的，可參熊秉真：《童年憶往》（台北：麥田，2003年），頁89；鍾慧玲：〈期待、家族承傳與自我呈現---清代女作家課訓詩探討〉，《東海中文學報》第15期，2003年7月，頁177~204。

<sup>38</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6，頁4。

兒子成就關乎母親後半生的依倚<sup>39</sup>。頸聯則以家族興衰作為勉勵，「古賢」、「寶劍」皆為先人父祖的象徵，錫嘉希冀他們能以那樣的精神勤奮讀書。第二首則不僅強調作學問的態度，也傳遞家族門風：好學與安貧給子女，希冀他們無論為學、做人、當官都能秉持家風。這是首典型的課子勸學詩，詩中主要是給兒子，而非女兒，由錫嘉寫給孩子們的詩詞看來，她對兒子與女兒在教育目標上是有所不同的，如〈聞岷兒捷南宮賦以勉之〉提及：

杏林春暖花滿枝，泥金捷報驄馬馳。嫠居有子讀父書，慰我頻年空倚閨。自笑林樁一株老，家聲繼起苦不早。昔年送子入長安，於今走馬長安道。歌咏霓裳金殿間，宮袍燦爛覩天顏。自謂名慚玉筍班，昨御寒燈新著花。可憐白頭望眼奢，客秋曾獻長楊賦。倖步蟾宮踏桂華，禮闈蕊榜臨春風。今年屬望去年同，誰知古劍得所用。亦能吐氣做長虹，回首孤燈三千幅。瑩瑩茹苦誰與倫，卜宅三遷憶孟隣。為得成名報君父，何時效用思經綸。成童能賦謝池草，初入泮宮採芹藻。秋風文字屢見顛，探花每羨青年好。古今遇合自有時，志士不憂長樹奇。莫言貧賤常如此，覆篲成山須臾耳。莫言富貴有可期，窮經皓首終於斯。男兒立身當自強，禮門義路任周行。正直不為威武屈，謙光應戒接輿狂。努力崇德保性真，玉汝成材多苦辛。論交莫近游俠子，處世常欽老成人。以茲勉勗思悠悠，感今悲昔不自由。人生忠孝為根本，我今於汝無他求。京華甲第望紛紛，得失升沈何足云。正逢天子聖明日，猶當匡濟立功勳<sup>40</sup>。

此詩描述對三子曾光岷得進士的興奮，尤「嫠居有子讀父書，慰我頻年空倚閨」便抒發她這些年來的課子辛勞，終得有所償，錫嘉用「吐氣做長虹」來形容她的揚眉吐氣，除此她也反覆使用昔與今的對比：「昔年送子入長安，於今走馬長安道」、「今年屬望去年同...回首孤燈三千幅，瑩瑩茹苦誰與倫」錫嘉用昔與今的對

<sup>39</sup> 鍾慧玲：〈期待、家族承傳與自我呈現---清代女作家課訓詩探討〉，頁 200。

<sup>40</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四》，卷 8，頁 15。

比，表達昔日之願，今已成就，同時也在兒子的成就裡，找回昔日需要補償的安慰。

此外，由這首詩後半部的勉勵來看，錫嘉身為母親的責任裡，不僅只是教兒讀書，顯然還是兒子立身處世的重要指引者<sup>41</sup>，指引者的發聲，來自尊親崇孝的中國傳統裡所賦予含辛茹苦母親的權力，錫嘉在她寫給兒子的詩文明顯運用這樣的權力，提出她對兒子為官時的勸導，如〈禧兒授紹武府經歷將之官作此勉之〉為寫給在福建為官的大兒子曾光禧：

男兒志四方，安能入暇逸。行踪計南閩，遠道心先怵。薄職念所司，慎勿羞末秩。處世抱忠信，臨事戒回逋。齊家重綱常，出入謹纖悉。白華無典辱，慰我期以實。子道懷厥脩，千里共一室。戒言莫我忘，見爾知何日。相送語依依，別緒紛如櫛。尺書勤往返，舊德勉紹述<sup>42</sup>。

詩中可見光禧的官職不大，但錫嘉勉勵他仍要忠於職守，切勿因官小而感到羞愧，此外待人處世要忠信，遇事不迴避，治家重倫常，隨時謹慎自己，督責之意表於詩中。但另一方面，由「戒言莫我忘，見爾知何日」、「相送語依依，別緒紛如櫛」則又可看出她為母不捨得心腸，如此之語在〈送禧兒之東川〉「不做別離語，心醉愁如泥」<sup>43</sup>、〈望禧兒書不至〉「胡為書不至，令我心轉側」<sup>44</sup>、〈寒夜懷祥兒〉「天涯有遊子，迢遞不勝情。」<sup>45</sup>、〈苦寒行望禧兒不至〉「胡為淹留久不至，倚閭勞我時相望」<sup>46</sup>，皆可見之，錫嘉對子的思念之情，溢於言表。

另在詩文的比較中，則可見左錫嘉待女兒上，則有別對子的督責與勸勉，較多憐惜、欣賞與叮嚀，望子、望女的不同的期待，給了母與女不同的關係<sup>47</sup>，錫

<sup>41</sup> 參鍾慧玲：〈期待、家族承傳與自我呈現---清代女作家課訓詩探討〉，頁 187。

<sup>42</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三》，卷 7，頁 4。

<sup>43</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 6，頁 6。

<sup>44</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三》，卷 7，頁 11。

<sup>45</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四》，卷 8，頁 5。

<sup>46</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四》，卷 8，頁 13。

<sup>47</sup> 關於女兒角色的期待，可參見鍾慧玲：〈《詩經》中女性角色期待的探討〉，《中國文化月刊》，1994 年，頁 88-109。

嘉不扮演嚴母督責，反倒多了慈母的愛憐與欣喜，如〈哭六女祉兒〉：

少小悲孤露，垂髫識禮儀。十三工刺繡，十四能繅絲。十五習染翰，落筆人稱奇。端嫻鮮戾咎，動止咸相宜。十八歸令門，大義不能辭。孝恭盡厥職，婦道尚無虧。人情多曲逆，中懷結憂思。抑鬱二載餘，五內蘊宿底。芳蘭忽萎謝，襁褓嗁嬰媿。所親了不顧，羸瘠傷肝脾。何以慰爾靈，遺鷓代維持。齊家失明察，剛柔昧所施。重泉抱隱戚，俯念長嗟咨。<sup>48</sup>

這是一首錫嘉在六女曾祉去世後，弔念女兒的詩，詩中充滿為女的不平「婦道尚無虧，人情多曲逆」，值得注意的是她也不諱表達對女兒才華的讚賞「落筆人稱奇」，此外由「何以慰爾靈，遺鷓代維持」可見她還代女照顧孫輩，使女兒能安心長眠。而此也同樣表現在〈哭三女玉兒〉裡，她對女兒形容是「薦蘿附喬松，孝恭遵婦道」<sup>49</sup>、〈送五女季碩歸張氏〉「令門欣有託，內則敬無違」<sup>50</sup>，仍然是著重婦道表現，未有才華上的誇讚，然而錫嘉女兒才華洋溢是有目共睹的<sup>51</sup>，二女曾懿及五女季碩皆出版詩集，但有趣的是錫嘉是以一種婉轉的生命認同來讚賞女兒，如〈讀季碩五女桐鳳集〉：

生小恆依隨，遠別鬱愁思。淵淵秉靈性，婉轉託微辭。展卷動悲惻，掩卷復嘆噫。淑慎自勗勵，勿為俗習移。骨肉久睽隔，良晤安可期。在予嗟頽暮，念子多參差。南望默無語，零淚泫如絲。<sup>52</sup>

錫嘉在女兒的詩作裡，想起從前女兒隨侍在旁的情形，她細膩地描寫閱讀時的情緒反應---悲惻與嘆息，可見她被女兒作品所感動，觸發心中對女兒的想念。

晚年的詩中，則可見錫嘉忙於孫兒的事上，流露祖母的慈祥，尤其描寫她與

<sup>48</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6，頁18。

<sup>49</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6，頁24。

<sup>50</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6，頁5。

<sup>51</sup> 見〔清〕繆荃孫：《古歡室集·序》提及，「..伯淵（按：曾懿）女士，工書畫，善詩詞，有母氏風，旋見眎古歡室全集，唐音宋派，卓然名家，蓋以冷雲（按：左錫嘉）為之母，紅蕉（按：左錫璇）為之姑，蜀章季碩為之弟妹，家學淵源，流傳有緒，根柢厚而閱歷深。」

<sup>52</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四》，卷8，頁14。

外孫女林仲蓉的互動上，林仲蓉為三女曾玉與林尚辰的次女，由〈女婿林尚辰送女歸葬南充〉<sup>53</sup>可知，三女於四川時已歿，後錫嘉便代女撫養外孫女，在〈哭林仲蓉〉，「最憐嬌小最關情，玉砌蘭芽看長成」<sup>54</sup>可見錫嘉從小帶仲蓉長大，甚至後來仍帶往山西定襄。

錫嘉呵護孫兒的情感，可從她願意千里迢迢帶孫女求醫得知，在〈攜林仲蓉外孫女就醫并垣途次即目〉中，錫嘉描寫此段路程的荒蕪與崎嶇，其詩云：

晨興懷征途，朝晞霧新沐。望遠心悠悠，駝鈴聲斷續。柳陰籠驛路，禾稼滿平陸。秋實方登場，牛羊集野牧。因茲念高阜，極目傷蕭蕭。山隴多荒蕪，雨露豈私屬。膏澤自生滋，天道惡暴酷<sup>55</sup>。

可惜仲蓉最後仍因病去世，這讓錫嘉傷心不已，在悼念仲蓉的詩中，可見仲蓉生前與錫嘉的關係親密，仲蓉的離世，帶給她無限哀慟，其詩云：

書燈繡譜尚依依，一縷芳魂何處歸。殘喘猶存還念我，彌留字字慰重幃。(其二)

追思轉展淚如絲，病骨嶙峋苦不支。藥竟誤人人誤藥，悔教車馬費驅馳。(其三)<sup>56</sup>

第一首描寫錫嘉至仲蓉閨房中的憑弔，憐惜著過往仲蓉在書燈下的學習，與所留下的繡譜，分外覺得感慨，而回想仲蓉彌留之際，仍不斷念及錫嘉，聲聲不斷，令錫嘉格外哀憐。第二首可知仲蓉的瘁死可能是醫生開錯藥所導致的，錫嘉懊悔先前千里送仲蓉就醫，竟仍無效，詩中可見她的自咎之情。而由〈林仲蓉沒後忽忽經年賦小詩以摠餘痛〉可見在仲蓉去世一年，錫嘉心中仍感傷痛，其詩云：

夕陰旋朝晞，落木經春發。感此悼妍姿，竟委芳塵滅。篋笥有餘繡，翰墨空

<sup>53</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5，頁26。

<sup>54</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四》，卷8，頁2。

<sup>55</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四》，卷8，頁1。

<sup>56</sup> 同上。

陳跡。嚴霜復九月，臨風淚沾臆<sup>57</sup>。

此為仲蓉的忌日，錫嘉以詩摑痛，代表她對外孫女的逝世仍相當傷感，而由「篋笥有餘繡，翰墨空陳跡」可知錫嘉仍保存屬於仲蓉的遺物，悼念裡可見錫嘉白髮蒼蒼下的淚痕。

## 第二節 家族記事

錫嘉對家族的關注，除表現於與家人互動的關係上，亦表現在家族記事上，透過與自我生命的拼貼，這些親身經歷的詳實記錄，格外顯出錫嘉身為女兒、妻子、母親角度的觀點，本節主要分為左家與曾家大事兩方面來論述，左家大事上，主要有離鄉至京的生活、述祖父左輔的德政兩事。曾家大事上，則主要有扶柩回鄉及遷居二事，以下分別論述之：

### （一）左家大事

道光十七年（1837）汪太夫人逝世，錫嘉於五年後，離開江南，隨往父親所任職的北京生活，環境的改遷與適應新的生活環境，對錫嘉而言是新的開始，首先是親情上重新得到滋潤，在〈都門入侍〉中可見錫嘉以女兒角度表達她能來北京依親的感謝，其詩云：

少小處憂患，趨庭願久違。一旦侍親側，喜極還歔歔。雛鳥凌風翔，芳蘭露華菲。有如滌陰霾，麗日揚清輝。明鏡出塵匣，良藥捐夙痲。阿姊為理裝，阿弟牽裳衣。芳若鬱蔥籠，魴鯉假甲肥。夕膳潔杯棹，晨羞供蕨薇。菽水薄具陳，此懷良依依。願言永承歡，丕祉膺庭闈<sup>58</sup>。

詩中引出今與昔之對比，「少小處憂患」指的應為母親逝世一事，當時錫嘉宛如孤兒般，在江鄉只能寄人籬下，而今至北京來，親自奉養父親，享受天倫之樂，

<sup>57</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四》，卷8，頁8。

<sup>58</sup> 《冷吟仙館詩稿·浣花小草》，卷1，頁3。



宛若雛鳥重回自由、花朵重新綻開蓓蕾般地快樂，此處的形容帶有重回親情與歸屬感的味道，情感歸屬縱然有依，但錫嘉實則掛念江鄉景物與人事，特別是陸續傳來江鄉的烽火消息，更使錫嘉對江鄉景物思念亦深，在〈憶江南〉中可見她透過對比江南與北京的春色，表達她喜江南景物更勝於北京，其詩云：

江南逢春春色新，繁花如錦草如茵。長安市上春光少，二月無花並無草。感此愴懷思故鄉，背人流涕沾衣裳。嗟我同懷如雁行，十載羽翼無分張。一朝振翰隨風去，吳頭楚尾天一方。我欲造河梁，河水深且長。我欲陟高岡，烽壘盈道旁。雲山迢迢悔輕別，鄉心夜夜隨明月。登樓空聽子規啼，一片寒煙繞林樾<sup>59</sup>。

來北京與父親團圓雖令錫嘉歡喜，但北京究竟不比江鄉，錫嘉在春色的對比裡，可見她對江南的想念，同時也隱含對北京生活的不適應，且因江鄉路遙，烽火摧殘，後錫嘉一直未能如願回鄉，而在〈秋閨三十首寄大姊婉洵即用姊秋興原韻並序〉提及她在北京時的為客感，「長安久住客愁深，斷夢如雲底處尋。一樣秋懷懸兩地，瑤琴空證靜中心」<sup>60</sup>，以及常夢到江南，「情絲縷縷縛春蠶，莞簟波涼睡味酣。生小不知門外路，如何夢又到江南。」<sup>61</sup>由此些指涉與敘述，可知錫嘉在遷居北京事上，應是愁多於喜。

左家為官宦世家，祖父左輔更是聲名卓著。錫嘉於《吟雲集》中錄有〈述祖德詩〉兩首，歌頌祖父左輔一生高風亮節的為官事蹟，其詩云：

明哲重道術，棲志在雲端。既抱康世姿，而不逐頹瀾。楚賢仕無愠，鄭卿猛濟寬。平仲示國儉，夷梧策民安。在昔有明政，斯世無曠官。濟物惠所及，戡亂思其難。鴻功播千載，青埃恆仰歎。達人緬往哲，縻爵愧素餐。振藻揆春華，流聲馥秋蘭。撫綏蔭江漢，聖心啟巨權。(其一)

<sup>59</sup> 《冷吟仙館詩稿·浣花小草》，卷1，頁15。

<sup>60</sup> 《冷吟仙館詩稿·浣花小草》，卷1，頁20。

<sup>61</sup> 同上。

中原昔多故，萬姓賴撫字。鳴琴百里宰，麾鉞九江治。皖北數人澤，荊南宣  
輜智。皇恩豈已矣，經綸招吏事。儉已由道情，寬民主惠義。文德孚嘉師，  
鼎勳著彝器。君子謝華名，歸林棲素志。心念川壑美，目倦修途異。負高構  
雲屋，臨流泛荷芰。逸情捨塵慮，懋功懷遠致<sup>62</sup>。(其二)

此詩為錫嘉婚後所作，但祖父已於錫嘉四歲時離世，所以她對祖父的印象應來自親族。由「明哲重道術，棲志在雲端。既抱康世姿，而不逐頹瀾」，可知祖父人格高節，為官具有原則，不隨世俗合污，另由「楚賢仕無愠，鄭卿猛濟寬」可知左輔治理地方寬嚴並濟，如晏子般於國奢時示之以儉，如管仲般撫民以安，除此，由「鳴琴百里宰，麾鉞九江治」可知她在治理其間，仍不忘推行文學或文化活動，以雅化俗。另由詩可知，左輔共治理過湖南及安徽兩省<sup>63</sup>，百姓愛戴，皇帝賜恩，足見他政績的卓著。左輔為官四十年，直至道光十三年（1833）因病退休，時已八十三歲，由詩可知，祖父晚年不問政事，婉謝華名，安心歸園養老，生活十分愜意。

述祖德詩雖為記載左輔的事蹟，卻間接可見左氏家風與優良傳統，錫嘉以出嫁女兒身份來寫，格外表現出她對家族的自豪與認同。

## （二）曾家大事

除了為左家撰寫事蹟外，在《冷吟仙館詩稿》出現的曾家大事，主要為卷四《卷菴吟》所記錄的扶柩回鄉，以及遷居錦城，皆可見錫嘉以為妻、為母的角色撰述歷史。

曾詠的驟逝對曾家而言，是相當重大的打擊，錫嘉聽聞凶耗，便獨自由江西至安徽，接丈夫遺體回鄉，後因念及四川的公婆，遂決定併載丈夫之弟兩棺，由

<sup>62</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下》，卷3，頁13。

<sup>63</sup> 按：左輔曾任「安徽署巢縣知縣」、「南陵縣知縣」、「霍邱縣知縣」、「合肥縣知縣」、「泗州直隸知州」、「潁州府知府」、「浙江巡察使」、「湖南布政使」及「湖南巡撫」等職，見《杏莊府君自敘年譜》，清宣統二年木活字本，〈崇祀賢良錄〉，頁4。

皖行船歸蜀。錫嘉的記錄十分詳細，宛如日記般詳列時間、地點，事情由來，如〈壬戌閏八月二十五日接李眉生鴻裔李申夫榕寄外子書驚悉外子於太平營次臥病次日買舟獨往行至鄱陽湖為風所阻憂心如焚擊楫成歌〉：

孤舟一葉，日暮水隈，陰雲四塞，濤聲如雷，欲渡不渡，肝腸迸摧，東南風，  
東南風，胡為來<sup>64</sup>。

詩題點出時間為壬戌（按：即清光緒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五日，原因為錫嘉接到朋友寫給丈夫的信，恍然知曉丈夫臥病嚴重，遂決定親往探視。猜測當時信中所描述的病情應相當嚴重，且恐有一段時日，才會讓錫嘉奮不顧身地決定單獨前往，詩中焦急的情緒，為氣候所阻的不耐，均可見此事的嚴重與迫切性。另一首則是〈九月十一皖省舟次聞外子凶耗〉<sup>65</sup>，同樣也點出時間地點，類比前一首詩，讓人可以勾勒事情發生的過程。

當時仍處於戰亂，四處有賊匪襲擊，錫嘉單獨扶柩回贛，實際上是相當冒險，〈黃州舟次即事〉便為錫嘉描述賊匪登船，卻「幸而無事」的經過：

狂寇夜竄揚飛沙，人民星散紛如麻。呼號奔走不辨路，手攜背負何為家。少婦弱女行不得，垂頭相弔憐魯髻。火光燭天耀赤壁，東走西顧迷津涯。旌旗連山稱保障，兵艘列炬逆流上。乘風挾勢夜捉船，持刀逼勒乃無狀。我舟靈旗導歸葬，白刀可蹈義無讓。不然登陴謁主將，謂我有辭色沮喪。揮刀掉臂登鄰舫，叱吒攘奪湧急浪。畏之如虎誰敢抗，寒戰慄慄愕相向。馭兵不嚴兵索攘，師出以律律豈妄。嗟哉嗟哉禍誰釀。<sup>66</sup>

由詩可見，當時狂寇囂張，百姓為此四處流離逃散，女子行路困難，多有露出棄世表情的。當時不僅有狂寇的騷擾，還有目無紀律的兵士，他們藉捉船索錢，甚至連掛有靈旗的喪船皆不能免。錫嘉為護靈柩，表現鎮靜且無懼之狀，「白刀可蹈義無讓」、「不然登陴謁主將」則可見她以女子之身，向拿刀之士兵喊話的氣勢，

<sup>64</sup> 《冷吟仙館詩稿·卷菴吟》，卷4，頁1。

<sup>65</sup> 同上。

<sup>66</sup> 《冷吟仙館詩稿·卷菴吟》，卷4，頁3。

其表現的義正言順使士兵臉色一變，紛紛揮刀離開此船，轉往鄰船搶劫，甚至仍然是惡行惡狀。透過此事描寫，可見錫嘉臨事不亂、臨危不懼的特質，她能在影響一船人生命交關的時間點上，勇於捍衛靈柩，保護孤弱，實為難得勇敢的女子。尾句並提出她對此事的批判，「馭兵不嚴兵索擄，師出以律律豈妄。嗟哉嗟哉禍誰釀」，詩中感嘆匪亂的形成，實乃清朝軍紀的不佳所致；錫嘉之夫曾詠即為治軍而死，而此兵士不僅不能保護百姓，甚發生掠奪喪船的無理事件，促使她發生如此感嘆。另於〈巫峽夜泊險遇盜劫聊記其事〉亦有描寫她沈著面對賊劫一事，其詩云：

孤舟無伴侶，夜泊巫山下。峽風捲怒濤，星影漏乍牙。嚴霜削肌骨，猿嘯怛人鮓。水宿淒不眠，青燈光未燧。長年隔窗語，橋舌汁盈把。群盜隱山隙，此舟安肯舍。言者聲戰慄，聞者言渥赭。獨我按劍坐，寂寂效聾啞。臨事豈弗懼，當幾懷智者。處紛雖鎮定，聲威安可假。鳴鈺震山谷，明燎燭流瀉。社疑豫事防，魑魅竟解瓦。達旦撫靈慟，天亦憐孤寡<sup>67</sup>。

此詩主要記錄巫山停泊一晚的虛驚，整首詩多以「聽覺」摹寫，夾雜四周環境所帶來的壓迫感，不論是峽風捲怒濤、嚴霜削肌骨，甚至連星影與猿嘯都顯得駭人聽聞，令人無法入眠。而當時船上有人研判，山隙埋有二十個盜匪，這樣幾近精確的數字，猜測當時盜匪距離他們十分相近，且恐露出查探的行蹤。「言者聲戰慄，聞者言渥赭」則可見當時言者聽者均戒慎恐懼之貌，「獨我」一語的使用，隱含她別於他人的鎮定，而她道出為何鎮定的口吻裡，含有「臨事不懼」的智者智慧，然而由「處紛雖鎮定，聲威安可假」，可知她心中應仍有恐懼之情，只是面對危機之際，她懂得先冷靜應對，直到天明確定盜匪離開，卸除警戒，才撫棺痛哭，記事的敘述裡，可見錫嘉處事的鎮定與果敢，臨危不亂，宛若英雌般地拯救一船的危機，因此除佩服她獨自扶柩回鄉的勇氣外，其於過程裡，表現出化解危機的智慧，亦為女子間少有。扶柩回鄉的時間耗費相當多時日，錫嘉用〈扶柩

<sup>67</sup> 《冷吟仙館詩稿·卷菴吟》，卷4，頁6。

至家---甲子正月十日〉一詩總結這趟旅程：

酸風淒淒萬木折，水涸舟膠石沙咽。哀猿斷腸鵲嘯血，行行一百五十日。篙師指點芙蓉城，是耶非耶搖心旌。焚香奠酒泣且告，慰君積歲思鄉情。波渺渺，天浩浩。兀兀依霜堡且緩，呼奴報歸今日萱堂祝壽考，敢向歡筵觸煩惱。孤燈坐達旦，憂心怒如擣。到此不能隱，傷哉劇分曉。靈輻暫後隨，纈衣易白縞，魂兮歸來路了了。紙灰翩入林杪，迴風驚墮鴉。挽歌發聲引塗車，曾聞故里多桑麻。鳳山之麓龍潭窪，叢叢苦竹衙門遮。結褵十載闕執匱，閒關今始歸君家。歸來問訊愴莫對，上堂初肅舅姑拜。舅姑悲傷妾心碎，長跪致辭重勸慰。兒骨歸來兒婦在，諸家呱呱今有戴。舅姑年高見慈愛，晨昏強顏為君代。體君之誠敢懈怠，一一苦心須擘畫。佳壤未卜我心瘳，于田號泣天如晦，北風颼颼警寒籟<sup>68</sup>。

此首詩主要分為三部分，第一部份藉景抒情，提到扶柩回鄉一百五十天的曲折；第二部分則敘寫她回到故鄉的始末，找尋的過程，讓她憶起丈夫生前所向他提起的江鄉景色，讓這「歸回」不僅是告慰死人，也安慰身為曾家人的錫嘉。第三部分則描述扶柩回家與舅公婆相認景況，曾氏廳堂裡媳婦攜孤扶柩歸來，公婆心中難掩白髮送黑髮的悲哀，錫嘉向白髮公婆承諾「兒骨歸來兒婦在」，另暗自對夫祈禱「晨昏強顏為君代」，皆可見錫嘉果敢承擔家族責任。

綜合扶柩回鄉的敘事，可見此事經歷許多險難及波折，對曾家而言雖為一災難，但也透過這些詩，讓我們看見錫嘉臨事不懼的氣魄與能力，在此家族事件中，使災難能夠化為轉機。

另一在《冷吟仙館詩稿》中重要曾家記事，乃為遷居。鄉居生活的忙碌與地處偏狹，影響兒子的教育，使得錫嘉一直考慮要遷居，而遷居過程的始末，錫嘉也詳述於〈遷居錦城〉、〈移居〉、〈浣花溪居雜詠〉三首詩中，其中〈遷居錦城〉則描述遷居前的考量：

<sup>68</sup> 《冷吟仙館詩稿·卷菴吟》，卷4，頁4。

僻居龍潭窪，未敢嫌湫隘。黃蘆環宅生，孤松鬱翠蓋。及時督耕稼，除蔓理蘭蕙。療渴引廉泉，苦飢摘甘柰。女工導紡績，兒課成荒廢。空結三遷願，憂心積煩瘁。親故勞訊問，倚馬柴門外。何以薦嘉客，麥飯雜薺薤。眷言有別業，終歲斂薄稅。外廡堪延師，內舍備中饋。擇吉促移徙，輕車不盈載。風雨不足慮，諸孤或有賴。上堂別兄嫂，猶子牽衣袂。草木如有情，婦孺懷愛戴。行行復徘徊，暮山落空翠<sup>69</sup>。

這是錫嘉描寫遷居前的考量，為何詩題為「遷居錦城」，是否在搬往浣花溪前另有一次搬遷，便是錦城？然從詩中，我們看不出有「暫遷」之地，似乎便只有從鄉居華陽搬到浣花溪居，僅此一次。原來錦城為成都別名，而浣花溪草堂則又是成都城裡的一處地方，所以實際上不相衝突，兩地相隔不遠，約距四公里<sup>70</sup>。詩中先敘述目前宅第的不利人居、生活的清苦、工作的勞累，但這些都並非搬遷之因，錫嘉在意的是孩子的功課荒廢，會影響他們將來的發展，由「憂心積煩瘁」可見錫嘉對此事的憂心程度，然而從「親故勞訊問」、「眷言有別業」，錫嘉敘寫親朋好友的關心與建議，告知她外地可以從事哪些行業維持經濟，不僅課稅輕，還能使錫嘉兼顧孩子的學業與家務。在衡量過後，錫嘉決定選擇吉日搬遷，帶著稚兒離開搬至四川浣花草堂。

〈移居：王申冬〉是喬遷新居時所寫，對比〈鄉居〉及〈遷居錦城〉所描述的居住環境，錫嘉似乎更把焦點放在它的人文氣息上：

貧居厭煩南，卜宅花溪南。野橋翳垂柳，古寺鄰蒼柀，虹蛤對沙尾，集網喧澄潭，修廊環曲曲，芳徑開三三。喜逢疏雨餘，啟戶排煙嵐，詩書託清興，華屋非所貪，芋粟薄有收，黠簇滋春蠶，茹茶未云苦，噉蔗終回甘，景物聊自怡，林塘恣幽探<sup>71</sup>。

<sup>69</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 6，頁 1。

<sup>70</sup> 參譚其襄：《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 年），冊 8，頁 40~41。

<sup>71</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 6，頁 4。

詩中營造詩人的理想環境，包括垂柳、古寺、蒼柵、修廊、芳徑，流露一股文人氣息，縱使她也透露浣花溪宅並非華廈，但不失為讀書的好地方，錫嘉用「茹荼未云苦」、「噉蔗終回甘」來形容她對此地所懷抱的希望，彷彿孟母三遷後終得安定的口吻。

新居確實讓錫嘉感到安定，在〈浣花溪居雜詠〉十六首詩中可見錫嘉對此地的滿意，詩中雖多偏感懷，然人、事、地的具體敘述，使人感受錫嘉融入此地的安適，如她描述浣花溪居的地理「背郭緣溪小村，溪流上溯江源，子雲墨池相近，工部草堂對門」<sup>72</sup>，是個有山有溪的小村，而且有騷人墨客為鄰。家居外圍種植鮮豔的花草，耀人眼目「苔色綠添虎耳，花片紅隨燕嘴，游絲不管春愁，芳徑叢生蘭芷」家境仍是困難，由「自笑貧無二頃，累似深淵短綆，斷釵典盡餘金，誰信斧懸煙冷」可知錫嘉一直在負債的邊緣，她笑自己既無充裕的田產好揮霍，宛如深淵的經濟壓力，讓她所掙的金錢像是深井裡的短繩，永遠構不到水，不斷的典當日子，也讓她感到疲憊，「誰信」兩字帶有一種爭氣味。除此，錫嘉也描寫課兒的景況「一片秋煙曉破，絡緯莎雞如和，重幃深閉書燈，長夜補天詩課」、「霜信未彫松竹，三徑香餘殘菊，紙窗燈火熒熒，自課孤兒夜讀」前首映襯紡織娘的歌聲，讓夜晚的詩歌增添吟詠聲；後者以松竹、殘菊相稱紙窗孤燈，讓「自課」「孤兒」「夜讀」別有艱苦卓然的意味。錫嘉的創作生活也在此又重新展開，「聊以三生問石，我是清虛逐客，獨攜詩卷歸來，雲掩洞門深碧」錫嘉以玄語述事，三生石乃為佛家典故，意旨因緣前定，錫嘉以清虛逐客自比，「獨攜詩卷歸來」則透露隱逸、淡泊的情懷，讓浣花堂的特殊地理環境，成為錫嘉醞釀詩作之地。

遷居敘事可見錫嘉為母心腸，也讓我們窺見母親為子女有良好讀書環境所做的努力，而遷居的艱辛，以及維持家計的不易也清楚呈現於詩中，為我們勾勒寡母生活的困境。

---

<sup>72</sup> 同上。

### 第三節 鄉居生活

同治三年（1864）扶柩回蜀的錫嘉，開始學習侍奉公婆與適應農家生活，十二首〈田家十二月樂詞〉便是敘寫她的鄉居生活。錫嘉以時序來書寫，可見她於各時節的工作，〈正月〉「斗柄南指交新春，土牛送寒迎芒神」<sup>73</sup>新年時節的迎神送神的祭祀工作；〈三月〉「葦箔蠶眠光簇簇」<sup>74</sup>養蠶工作；〈四月〉「炊煙不斷羅酒漿，西疇南畝分新秧」<sup>75</sup>供應插秧者的餐飲；〈六月〉「大麥小麥鬚蒙茸，朝碾夜磨聲隆隆」<sup>76</sup>碾磨麥粒工作；〈八月〉「今歲豐收三百斛」<sup>77</sup>收成工作；〈九月〉「麴蘖自製醞新釀」<sup>78</sup>重陽釀酒；〈十一月〉「漉鹽調旨蓄和羹，進紫萸」醃菜作食物<sup>79</sup>。

除了時節性的工作外，錫嘉也在這些詩中描述她與公婆間互動點滴，如〈三月〉裡與婆婆的一番對話：

葦箔蠶眠光簇簇，雞鳴箴管嚴結束。露微茫，陌上桑。穉子援枝上，幼女為提筐。溼煙青青葉未長，曲植遵行剪刀響。歸來曉窗侍阿母，阿母屢問蠶饑否？<sup>80</sup>

此詩可見錫嘉帶著孩子，在天還未亮前採桑餵蠶，穉子、幼女為她得力助手，幫忙攀枝與提筐，忙完採桑事，再回來侍奉婆婆，而此詩也敘寫婆婆的「屢問」，襯托錫嘉與婆婆的互動。四川鄉居時期，錫嘉與公婆同住，有時婆婆會負責幫忙照顧小孩，在〈四月〉裡，便可見插新秧時節，各自的分工：

菖浦交交青且長，殘紅零粉流水香。炊煙不斷羅酒漿，西疇南畝分新秧。阿

<sup>73</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5，頁4。

<sup>74</sup> 同上。

<sup>75</sup> 同上。

<sup>76</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5，頁5。

<sup>77</sup> 同上。

<sup>78</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5，頁6。

<sup>79</sup> 同上。

<sup>80</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5，頁4。



翁曳杖驗水口，阿姑撫孫內堂守。婦職主中饋，兒童供奔走。書卷常閒誰繼後？燕翦鶯梭織楊柳<sup>81</sup>。

這首詩錫嘉不僅提到自己的忙碌，她也把「阿翁」與「阿姑」所做的事也一併寫入，可見農忙時節的總動員。除此，她也兩次提到祝福公婆長壽，一次為〈九月〉「野菊可明目，采之奉二老。金精駐綠液，服之長壽考」、〈十二月〉「默祝舅姑壽且康，慈烏啞啞鳴空桑」<sup>82</sup>由詩文敘述，足見她關心公婆的健康，希望他們能長命百歲。

另外，也可從這組詩中窺見她與孩子互動的身影，如〈正月〉「翦燈乘隙課兒書，刀尺聲寒淚頻澣」<sup>83</sup>勾勒她篝燈課子、一面忙於家務，一面親教孩子的身影。田家的時光雖然愜意，但一來家中經濟確實不佳，忙碌使得她無心課子，孩子教育因此而荒廢，〈十月〉詩裡所描述的窘狀，讓她萌生遷居念頭：

黃蘆風蕭蕭，苦竹留節蓋。有子曠讀，無珠可賣。強顏上堂，日就月將。左手進裘，右手奉裳。木葉搖落天風寒，焦餹蒸裏空長歎<sup>84</sup>。

家中經濟的重擔，完全要仰賴她，然而由「無珠可賣」可知她家境貧窮。另首〈鄉居〉中對家中貧窮的描寫較為深刻，可映襯錫嘉在〈田家樂十二月詞〉裡實際上是苦中作樂：

茅茨泥四壁，梁柱缺結構。瓢飲豈堪憂，窮巷敢云陋。量紙補殘篇，牽蘿綴屋漏。遺經授孤兒，識字嚴句讀。畫粥思古賢，刻苦企成就。蠶月料桑柘，穀雨驗麥豆。曲偃榛棘肥，瘠土禾稼瘦。怡情澗泉鳴，聒耳村嫗話。導之以禮讓，了不識左右。積習閔難化，愁心縵百皺<sup>85</sup>。

<sup>81</sup> 同上。

<sup>82</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5，頁6。

<sup>83</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5，頁4。

<sup>84</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5，頁6。

<sup>85</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5，頁11。

此首詩敘述在四川鄉居時，房屋的破舊、生活的簡陋，然錫嘉仍在此環境下艱困課子，為的便是企望孩子能夠有所成就。除此，由「導之以禮讓」、「積習閔難化」兩句，可知她與「鄉人」相處時的摩擦，錫嘉試圖教導他們進退禮節，然而似乎積習難改，這讓出身世族的錫嘉，感到無比困擾。

另一可見錫嘉鄉居生活的，可以〈摘豆詞〉為代表，此首類於陶淵明《歸園田居》，但適時地作一描述轉化：

斜日滿柴扉，南山隱翠微。露香棚裊裊，雲靜葉依依。拂袖殘花落，傾筐  
早莢肥。摘鮮供晚食，何事感苗稀<sup>86</sup>。

由詩可見，錫嘉將自己的鄉居生活，比作陶淵明回歸田園，首聯描述黃昏時的靜態景象，南山相映，夕陽西照屋內，呈現一片祥和之氣。頷聯的「露香棚裊裊」則描述炊煙景象，也暗示農婦傍晚的工作，頸聯則將摘豆的動作鮮明陳述，「傾筐」與「肥」則暗示豐收，尾聯則點出這些食物的用途，並以「何事感苗稀」，對比「草盛豆苗稀」來形容生活的滿足。而〈新紵詞〉則描述家庭境況，以珍惜新紵，提醒孩子珍惜光陰讀書：

春風二月柘枝雨，村落家家賣新紵。東隣西舍悄無語，十指凝冰劈絲縷。  
愁心入夜絲縷長，孤兒自課燈微茫。遺挂在壁月在梁，擲梭攬卷分餘光，  
寸絲尺縷計衣帛，良夜更應分寸惜。書中微旨貴心得，孤兒孤兒漫休息<sup>87</sup>。

首句陳述家外的現狀，而點出新紵，除對比目前家境的困窘，且點出錫嘉因此而工作，三、四句則以悄無語來映襯她們繼續為家計繁忙的情景，「凝冰」將寒夜裡的辛苦表露，漫漫長夜裡，不僅是她繼續工作，孩子們也繼續努力讀書，「梭」與「卷」交相呈現，「寸絲尺縷」亦與「寸陰」相互對比，末尾為錫嘉對孩兒的囑咐與叮嚀。全詩以新紵貫穿，將貧婦的境況、家窮卻志不窮的心情呈現。

<sup>86</sup> 《冷吟仙館詩稿·卷菴吟》，卷4，頁2。

<sup>87</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5，頁8。

#### 第四節 時局關懷

處於時代變異劇烈的環境裡，殺伐慘禍與天災事件交相頻傳，錫嘉雖長於深閨，卻無法不受到社會問題所帶來的壓力，加上錫嘉性格富有俠氣，內心的不安、憤慨與焦慮，常直抒於詩中，因此在《冷吟仙館詩稿》中有類別於閨中抒懷的時局關懷詩，可見她對時代的擔憂。

咸豐元年（1851），太平天國崛起於廣西，隨後夾雜捻匪及反清勢力，由東南佔領南京為據點後，直逼北京張登店<sup>88</sup>，距北京僅有六十里。當時多有聞風潰散的情形，情勢一度陷入低迷，錫嘉的〈感事〉即在此種氛圍而下寫成，其詩句：

誰容狂寇渡江來，此日長城安在哉。河北烽煙連豫晉，津門旗鼓走風雷。君前責狀虛函首，閩外專征釀禍胎。事縱難為應竭力，如何棄甲效于思<sup>89</sup>。

詩中提及當時北京局勢緊張，太平軍已突襲過長江而來，河北已處於戰爭警戒區域，但由「君前責狀虛函首，閩外專征釀禍胎」可知，當時京城內亦處混亂，官員皆交相傾軋、推卸責任，毫無團結對外的用心，所以錫嘉才會在尾聯發出嘆息「事縱難為應竭力，如何棄甲效于思」，希冀此事雖難為，但將士能擔起保衛疆土、效忠皇朝的責任。詩中可見錫嘉的巾幗氣魄，尤首句的「誰容狂寇渡江來」，已非閨中女子之言。另錫嘉也以〈弔天津令謝忠愍子澄〉表達她對時局的關心，其詩云：

儒士能文亦能武，讀書萬卷抑何補。孤忠耿耿出書生，毅然殺賊報君父。黃巾倡亂東南來，突入津門動鞞鼓。謝公儒雅英風生，拔劍揮戈膺獨拊。同袍瀝膽思敵愾，八千子弟咸鼓舞。策馬當先撻賊鋒，一戰功成保疆土。嗟哉一戰功成保疆土，始信讀書儒不腐。長城自恃眾心堅，豈特區區五人伍。五人為伍何足數，君不見賊勢如狼卒如鼠。驅之不前鞭之侮，誰無肝膽空長懣。

<sup>88</sup> 參郭毅生：〈太平軍北伐路線圖〉，《太平天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9年），頁67~68。

<sup>89</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上》，卷2，頁6。

忠義裂眦誓報國，寸心如鐵奮然怒。指揮叱吒排空來，血戰腥風徧江渚。龍章鳳藻極哀榮，一片丹心泉千古<sup>90</sup>。

謝子澄，字雲航或雲舫，四川新都人，生年不詳，卒於咸豐三年（1853）。根據《清史稿》記載，子澄喜歡創作小詩，擅長駢體文，為政有聲，後卒於太平天國賊亂<sup>91</sup>。謝子澄於咸豐二年（1852）任職天津，時內有地方流氓喜鬥，外有粵匪出擾湘、漢，順流而東，子澄以周處故事收服地方流氓，並授器械、教戰陣之法，組以團練。咸豐三年（1853）六月，太平軍圍河南懷慶府，因守兵遁逃，得以勢如破竹地於直入天津梢直口，九月，子澄奮勇守之，太平軍因不能進，逃往他處。子澄因功為最，升為天津知府，並奉調往勝保營，太平軍又乘勝追擊，時會都統因路滑失足，死於賊兵刃下，子澄單驥馳救，身受七傷，為免受賊兵所辱，沈河而死，諡號忠愍，建專祠，喪車還津，百姓均往弔，並且哭如私親，足見子澄為百姓愛戴的程度。詩中與所載相吻，謝子澄出身儒士，亦擔負團練職責，可謂既文且武。「黃巾倡亂東南來，突入津門動鼙鼓」，此事指得應咸豐三年（1853）九月，太平軍突襲梢直口事件，而由「長城自恃眾心堅，豈特區區五人伍」可知當時以寡擊眾的慘烈，以及朝廷竟只以「五人伍」來守城的荒謬，「五人為伍何足數，君不見賊勢如狼卒如鼠」便為錫嘉對清廷決策的質疑，子澄之忠對照清廷之腐，實為時代之悲。

除了戰爭問題，當時的社會民生問題亦令人勘憂，錫嘉在〈苦樂行〉中即表達當時清朝社會裡貧富不均的現象，其詩云：

雲棚高揭覆堂宇，噴壺灑水幻飛雨。象簞桃笙不知暑，書眠夜飲雜歌舞。日食萬錢何足數，鸚鵡之粒紫駝脯。棄餘不顧委如土，千金買一笑。繒帛等輕羽，那識農夫血汗苦。君不見乾風烈日坼大田，旱魃為虐年復年。禾黍簌簌黃欲然，男婦饑驅泣涕漣。朝來爭汲涸井泉，茅檐日午無炊煙。縣官索租猶

<sup>90</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下》，卷3，頁2。

<sup>91</sup>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校註·忠義》（台北：國史館，1986年），卷498，頁11329~11330。

迫煎，袖手出入仰向天，焦土一片誰見憐<sup>92</sup>。

此詩以當時清朝官員之富來對比低下農人之苦，嘲諷清廷官員居住華廈豪宇、夜夜笙歌，絲毫不知民間疾苦，詩中「棄餘不顧委如土」、「那識農夫血汗苦」即為錫嘉的不平之言。「君不見乾風烈日坼大田，旱魃為虐年復年」可知當時發生旱災已有餘年，人民處於飢餓、貧苦之中，縣官卻仍索租徵稅，天災與人禍相逼，實為淒慘。此詩可見錫嘉由官宦富家走入農耕生活後，對弱勢農民的關懷之情。

此類詩亦有〈淫雨嘆〉，亦為錫嘉透過雨災後百姓的窘況書寫，表達當時官員索租的醜惡與農民被逼迫之苦，詩中提及：

十日一雨如雨珠，一雨十日禾稼無。倏忽為雲倏忽雨，雨晴難計空躊躇。火星西流稻粱熟，連年荒歉今始蘇。將興秋社慶有餘，天公無乃加瘡痍。箕畢司令傳陰符，晝夜滂沱十日雨。陸地氾濫成江湖，朱門日夕厭歌舞。賓客滿座催醍醐，誰聞農家號且呼。昨登新穀芽齟齬，未刈之穀十八九。茫茫一片青粘鋪，舊穀久罄瓶無儲。兒饑索飯牽衣裾，炊煙數日未起廚。出入老幼時欷噓，主人乘船坐索租。縣官火急追跳逋，吁嗟乎吁嗟乎，天鑒下民民何辜，吾民最苦耕田夫<sup>93</sup>。

此詩亦為一首為農民不平之詩，詩中可見雨災頻仍，稻粱不熟，農作欠收，農民面臨生計之苦，但富貴人家依然能日夜笙歌，以食宴客，無人能聞農家之苦，無穀、無糧，未能餵稚兒吃食，也數日未能下廚，但縣官仍追租索糧，令人無限欷噓，社會問題實為嚴重。

在社會關懷的側寫上，錫嘉的〈枯樹歎〉則為藉詠老樹，抒發她對天災、人禍的不平：

黃沙茫茫若華匿，枯樹無皮當倒立。挈雲捉月奮爪牙，四起悲風鬼神泣。飽經霜雪不記年，夕陽古堠同巍然。濃陰密葉曾蔭暍，意以屈曲全其天。君不

<sup>92</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5，頁8。

<sup>93</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6，頁8。

見丁戊之間旱為虐，兩年不雨日燠灼。析骸易子嗟此邦，豈惜樹身遭剝落。  
我行撫樹興長嗟，蛻餘蒼骨寒杈枒。為問河東千里道凶年，饑饉餘幾家。頽  
垣敗壁隱蓬戶，嗚嗚彷彿聞人語。病癯老翁兀向前，欲訴未申淚如雨。自言  
身本故家子，頗有田園傍汾水。火雲熾野草木枯，鄰里親丁皆餓死。昔年豪  
興游江湖，歸葬骨肉還故都。所親無存家為墟，孑然一身何所圖。愁容慘淡  
兼衰病，枯樹剝膚感同命。少時裘葛老無衣，羞向人前道名姓。哀絃未終天  
欲暮，行色匆匆戒前路。長揖老翁申慰辭，人力難回信有數。前村野店懸孤  
燈，當為老翁枯樹留長句<sup>94</sup>。

此詩應寫於光緒七年辛巳（1881），錫嘉被次子光煦迎養至山西，由蜀至山西的  
路程中，而由「丁、戊之間旱為虐」可知，此應為光緒三～四年（1877~1878）  
間的旱災，《山西通志·荒政記》中光緒三年十二月的上諭「山西各廳州縣，秋  
禾被旱、被雹、被霜成災」、「山西、河南兩省被災極重」<sup>95</sup>，光緒四年二月「上  
諭山西州縣，上年被災極重，本年雨澤甚稀，收成歉薄所有」<sup>96</sup>，可見當時旱災  
情況嚴重，且持續有年。詩中主要呈現她與病癯老翁的對話，而錫嘉將老翁皮膚  
與枯樹表皮做一連結，枯樹嘆實際上是老翁嘆，錫嘉交錯使用老翁語與枯樹意  
象，讓詩中可完整呈現「天災」對人的危害。枯樹曾是「濃陰密葉曾蔭暍」，但  
旱災促使此樹不僅沒有濃蔭密葉，也無法繼續生存，樹皮剝落、成為枯樹。而和  
枯樹同樣命運的老翁，也曾是世家宅院的故家子，但旱災使他鄰里親丁皆餓死，  
無家、多病、甚無衣，天災造成的人禍在此怵目驚心，末尾因天色陰暗，必須趕  
路，錫嘉哀憐此人，將枯樹之景與老翁之語交替融合，寫成一首描述時代的詩歌。  
錫嘉對老樹的憐惜，正是她對老翁、孤弱、悲苦時代下百姓的嘆息。

<sup>94</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三》，卷7，頁2。

<sup>95</sup> [清]曾國荃、張煦等纂修：《光緒山西通志》，卷82，頁28~30，《續修四庫全書》，第642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sup>96</sup> 同上，卷82，頁31。

## 第五節 遊歷書寫

但因傳統上，男女在地理遷移上有不同的看法，一來是因為交通的不發達，二來是以社會角色而言，女子因為貞操、婚姻與生育因素受到護衛，加上生理條件限制，所以比男子更難有地理遷移的可能性，多半於閨房附近，採取節期性的集結出遊，但遊歷範圍十分狹窄<sup>97</sup>。錫嘉的生活空間大至以「家」為主，但因八歲失恃，兒時即有因依親而轉換「空間」的經驗，後隨夫至吉安、扶柩回鄉、遷居錦城，以及晚年為子迎養山西，她非自主的遊歷經驗已然不少。

錫嘉遊歷詩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一類為以閒適的心情的旅遊，詩中呈現旅遊的興致；第二類則表現旅途中不定、作客他鄉之感，呈現遊子心情；第三類則為片段的途中即景詩，詩中不以呈現具體景點，端就觸目所見加以記錄之，以下擇詩舉例。

旅遊本身有娛樂的功能，為要使人透過地理上的遷移、接觸大自然的機會，感受新鮮的事物，而女性的空間多半侷限於閨門之內，因此如春日的踏青、賞花等活動，均能達到娛樂的功能，高彥頤在〈「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中提出婦女「賞心遊」的概念，指出這種別於順應「三從」的宦遊，實代表婦女於持家之餘，能賞心取樂的旅遊<sup>98</sup>。這類旅遊多半與女伴同遊者多，數人或在宅第園林尋幽訪勝，或結伴春遊，錫嘉閨中時期的〈偕莊月華表妹踏青〉即為代表：

三月鶯花路，連輿過野亭。屐痕分草綠，袂影挹山青。斜日喧蠶鼓，春風響  
鴝鈴。遙看諸女伴，花下撲蜻蜓<sup>99</sup>。

這首遊歷詩，主要呈現閨中友人於閒暇之餘的遊興，首聯點出時間在三月，正是

<sup>97</sup> 參〔美〕曼素恩（Susan Mann）：《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文化，2005年），頁93。

<sup>98</sup> 參高彥頤：〈「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期，1995年8月，頁35。

<sup>99</sup> 《冷吟仙館詩稿·浣花小草》，卷1，頁1。

暮春，鶯花路的烘托，增加旅遊的興致；頷聯則將女子身上的物，連結她們所見的景，呈現一種互動式的遊興；頸聯則加以聲響，蠶鼓與鶯鈴使靜態之景活潑而具有生趣，末了以女伴的遊戲做結，為此遊歷留下美好的回憶。此為典型的閨中遊歷詩，呈現女子們於春日出遊時的愉悅之情，表達錫嘉透過旅遊所得到的娛樂。而〈暮春遊〉亦同有此遊興：

不知春欲暮，隨意出城遊。瞥眼桐花落，驚心麥浪浮。紅簫錫市箔，青篩酒家樓。忽到鶯囀處，濃蔭坐久留<sup>100</sup>。

此為錫嘉婚後之詩，詩中呈現春暮遊覽的閒情，而由「瞥眼桐花落，驚心麥浪浮」可見她對時光匆匆，春光易逝之嘆，亦可知此為她春季第一次的出遊。另由「紅簫錫市箔，青篩酒家樓」則可見她於回城途中，在街市所聽賣糖小販的吹簫，沿途所見酒店的青旗，賞玩間別有番趣味。

此類賞心遊歷詩，於中年守寡後，較多帶有以帶訪古、遠避塵世居多，因此遊歷的地點，主要皆為高山險嶺，如〈紫柏山謁留侯廟〉：

攀援歷山谷，拾級追幽境。仙蹤層巖間，架壑結構整。地僻春來遲，繁花綴危嶺。石室寂無譁，流泉噴露井。古柏盤虯螭，錯磨危塔影。中有賢達人，威儀隨日永。景運翊金刀，輝輝耀九鼎。進揖紫芝侶，退遂赤松請。辟穀有名山，此鄉甘寂屏。功名乃不居，高蹈一何猛。勞生愧行役，遺址空仰景。卻笑覓還丹，羽流愚未省<sup>101</sup>。

詩中呈現她尋訪幽谷、探尋留侯張良廟的過程，張良為漢代建朝功臣，為人有謀略，卻不嚮往居功得利，在任蕭何為漢之首相後，便亟欲隨赤松子而去，斷食歸隱名山。錫嘉在幽靜的紫柏山上悼念張良，石室的幽靜、從露井內噴出的流泉、盤根錯結的古柏、塔影，烘托古幽的氣息，尾句則為遊覽後的慨嘆，既笑勞生的空忙，也笑退隱者的尋仙，遊歷詩中寄寓自己對人生的看法。

<sup>100</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上》，卷2，頁12。

<sup>101</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三》，卷7，頁2。



而這樣帶有哲理的遊覽，常在錫嘉的遊歷詩中出現，如〈西園山道中雜詩〉所記，錫嘉從入山、入村、入夢，層層鋪敘，帶出宛若進桃花源的感受：

落葉動風色，輿夫報入山。路遙秋嶂合，天曠暮雲閒。細葦深衣間，垂楊半掩關。一鞭遙指點，茅店翠微閒。(其一)

去去遠城市，山家野趣呈。短衣稱健婦，長袖笑書生？瓜豆隨時熟，衡茆率意成。此鄉真太古，小住覺怡情。(其二)

客夢惺忪裏，心懷隔宿程。出門燈尚在，問渡日初生。溪女靜臨浣，老翁閒課耕。塵勞應笑我，僕僕賦宵征。(其三)

輕裝無一物，車馬識清貧。千里有歸騎，四山空向人。鴉唳爭驛樹，犬吠識居鄰。杏葉紅如洗，還疑二月春。(其四)

夾路石如削，凌空山插翹。松陰延仄徑，澗底露危橋。人馬一繩直，牛羊千仞驕。此生經閱歷，險阻不辭遙。<sup>102</sup> (其五)

由「心懷隔宿程」可知，此站非目的地，他們是為找尋野店而來，經由輿夫指點，循路而來，從「去去遠城市，山家野趣呈」可知此為偏僻的小村莊，與外界少有聯結，錫嘉記錄與村人的對話，並說道「此鄉真太古，小住覺怡情」，字裡行間，透露她對此村風情單純，而適合避居的想法，雖是過站，錫嘉卻用兩首詩再敘寫此地的生活環境，閒適的生活方式，婦女靜靜地在溪水邊洗衣、老翁悠閒地耕種，鴉唳、犬吠、紅如洗的杏葉，對比她的忙碌與匆匆，頓感此地有使她羨慕的安歇，此詩呈現錫嘉透過遊歷所後的心境轉換，尾聯提及「此生經閱歷，險阻不辭遙」之語值得玩味，錫嘉將此旅遊比做人生的一課，給自己啟示與力量。

第二類則呈現錫嘉旅遊途中不定、自憐傷懷的感受，如扶柩回鄉所夾述的旅途即景，即可見錫嘉藉景敘其旅途的不定與漂泊，如〈九月十一皖省舟次聞外子凶耗〉提及「江水洋洋，胡不我與」<sup>103</sup>，藉由江水的茫茫，表其無可皈依的心情；

<sup>102</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三》，卷7，頁6。

<sup>103</sup> 《冷吟仙館詩稿·卷苑吟》，卷4，頁1。

〈江右舟次作家書泣成〉「蜀山為我摧，巴水為我折」<sup>104</sup>，則將己之悲傷，透過山川景致來抒懷；〈巫峽夜泊險遇盜劫聊記其事〉「孤舟無伴侶，夜泊巫山下。峽風捲怒濤，星影漏乍牙。嚴霜削肌骨，猿嘯怛人鮓。水宿淒不眠，青燈光未燭。」<sup>105</sup>則透過描述巫山下的夜泊的景致，襯托錫嘉獨自面對「峽風」、「嚴霜」、「猿嘯」等危險環境時的悲涼感受，而「淒不眠」則可見她的憂慮與不安。

而晚年獨自投宿旅店，亦有傷身世之語，如〈太原秋夜〉便是錫嘉在山西太原投宿時，因感孤獨而發的自憐感受：

倚壁燈如豆，宵長夢未安。并刀愁不解，山月倦相看。縛繭傷身世，飛鴻振兩翰。鄉關何處是，涼夜露漫漫<sup>106</sup>。

整首詩呈現夜晚不寐，自傷身世的悲涼感，錫嘉先用客店的燈火，帶出自己失眠的狀態，而失眠的原因，便在於心中有愁而不能解開，「愁」和「倦」點出錫嘉的情緒感受，而「傷身世」與「鄉關何處是」則又更進一步點出她失眠的真正原因，身世之悲與客居之愁。此時她已為人祖母，應為要探望孫兒途中所寫，無人為伴的淒涼，讓她自憐身世之悲，無以為依。而與此有同樣感觸的是〈曉行〉：

滅燭出茅店，平原眼界寬。明駝聯水次，候雁警雲端。殘月隱叢薄，清霜增曉寒。遠郊連古塞，客路思漫漫<sup>107</sup>。

此詩可見她行路的匆匆，尤其「殘月」、「清霜」景象的烘托，更使人感受到寂涼，而末尾之「客路思漫漫」，則將漂泊不定的客居感充分展現。

第三類則為旅遊途中的隨筆，此類詩並未特別標明具體地點，只著重呈現某一畫面，帶有隨筆性的素描，如〈途中即景〉：

遠浦白雲淨，孤村黃葉多。山風吹牧笛，一半竹枝歌<sup>108</sup>。

<sup>104</sup> 同上。

<sup>105</sup> 《冷吟仙館詩稿·卷蕋吟》，卷4，頁4。

<sup>106</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四》，卷8，頁1。

<sup>107</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四》，卷8，頁16。

<sup>108</sup> 《冷吟仙館詩稿·浣花小草》，卷1，頁3。

此詩為錫嘉閩中時期所作，標明為途中即景，但從詩中看來，僅推測那是一處偏僻的村落，首二句描述外在環境，著眼於視覺上的呈現，由天至地，尤「白雲淨」與「黃葉多」清楚而澄澈的色彩，末兩句則以著眼於聽覺上的呈現，而由牧笛所吹奏竹枝民謠，則可見此為一處民情純樸的鄉村，再如〈途中即目〉：

冉冉征途遠，鳴渠流水長。蜀山開紫翠，隴樹閒青黃。寺古松風冷，墓寒花  
兩香，碑文封積蘚，千古意蒼涼。<sup>109</sup>

由詩題、內容，無可得知此為何處，然從第七卷的開頭為〈煦兒迎養定襄臨行誌別〉看來，此為由四川至山西定襄的路程之一，征途即為官途，遠及長皆為對此一宦途的形容，另由錫嘉所標出「蜀山」、「隴樹」、「古寺」、「寒墓」、「碑文」可知此為深入山居的古蹟地，值得注意的是，錫嘉用了許多感官的形容，包括頷聯使用視覺，紫翠與青黃強烈的色彩，使人印象深刻；頸聯則使用觸覺及嗅覺，讓冷與香夾雜地傳出；尾聯則再使用視覺，碑文封積蘚則可見此處久已無人憑弔，「千古意蒼涼」則為錫嘉所發出的嘆息，另如〈途次即景〉，其詩云：

鳥道回環繞翠微，冥濛曉霧溼征衣。松陰小憩日初午，一徑野花黃蝶飛。（其  
一）

董澤寒蘆閒白茅，登山臨水晚秋交。數行征雁西風裏，新月迎人出遠郊<sup>110</sup>。  
（其二）

此為兩組七言絕句所組成的即景詩，錫嘉細膩地使用精巧的語句，包括鳥道回環繞翠微，表達路途小道的景致，冥濛曉霧則將天氣狀況點出，別於前兩首只停格在一鏡的描述方式，「松陰小憩日初午」則有時間轉移的趨勢，也讓此一征途的急促步伐，在此獲得喘息，末尾錫嘉用野花和著黃蝶飛舞的景致，忽轉別種心情，也讓原本陰暗畫面，帶來愉悅的生命喜感。其二則描述附近周圍的景致，錫嘉仍善用顏色將地點勾勒而出，晚秋與西風點出季節與時間，而征雁為旅人客居他鄉

<sup>109</sup> 〈途中即目〉，《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三》，卷7，頁1。

<sup>110</sup> 〈途次即景〉，《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四》，卷8，頁13。

的伴侶，而月亮亦為旅人熟悉的象徵，錫嘉在此使用新月，而非殘月，使用迎人，而非愁人，猜測此一路程的心情較不似以往沈重。

歸納遊歷詩中的三類題材，可見錫嘉有許多地理遷移的經驗，第一類可見她的賞心遊，呈現她旅遊的閒適與對人生哲理的思考，第二類則表現她夜宿他鄉之孤獨感受，第三類則為旅途的即景素描，早年猶帶生澀，但晚年之作，色彩鮮豔，語詞精巧，分景節奏掌握恰當，讓人透過她的摹景，可具體想像當時景色。

綜論《冷吟仙館詩稿》的內容，可知錫嘉詩作主要圍繞於家庭生活上，包括閨中時期敘寫與姊之情誼，展現姊妹間聯吟的風雅，婚姻時期與夫之唱和，流露夫妻間的情深意愛，守寡後對子女的勸勉，可見她對子期待之深切，對女之呵護與愛憐。除了家庭關係外，《冷吟仙館詩稿》亦記錄左家與曾家的家族大事，從述祖德詩可見錫嘉對左氏家族的自豪，由扶柩回鄉、遷居錦城，則可見錫嘉承擔曾家傳統、光宗耀祖的責任。歸蜀後的田園書寫則可見她於農耕生活的忙碌；時事關懷則可見她對天災人禍下的苦難社會表達不平與關懷。遊歷書寫則可見錫嘉地理遷移的經驗，在賞心遊裡見其旅遊的閒適，宦遊及扶柩回鄉舟次即景，則表現她夜宿他鄉的不安與孤獨，旅途即景可見她的摹景功力。

## 第六章《冷吟仙館詩稿》的寫作技巧與風格

詩作為為語言藝術的凝煉之作，不論是抒發性情、表達情志、詠物敘事，均需透過文體的選擇、語意類型的組合、意象的塑造、色彩的融合等錘鍊，方能感人，因此研究詩歌除欣賞其內容外，探究詩作技巧與風格上的呈現，亦可見詩人的巧匠獨運。

女詩人作品的獨運，多與其流露真我之性情有關，清代詩人袁枚提倡「性靈說」，便特別看重女詩人，以為她們作品流露真情，不受役於外物，故能感人。

分析《冷吟仙館詩稿》詩作，可知錫嘉詩作風格與其閱歷相關，如易佩紳提及：

第一卷多清麗芊絲之作，蓋少年時閨秀本色。二卷以後篇幅益展，筆漸放，似讀太白詩，及博涉諸家所變之境。而淑人自太僕卒於軍以來，茹荼苦、冒艱險、撐持家計，皆豪傑丈夫之所為，非尋常女子所能及，蓋其境遇，百變其詩，即不得不變。人也，亦天也。假使淑人僅始終一閨秀本色，則處百變之境，未必悉能有濟，然當其閨秀本色時，其詩清麗芊綿，其性情實婉而篤，則其後有濟於百變之境者，亦即其婉而篤之，性情所發揮也<sup>1</sup>。

他認為錫嘉作品風格有階段性變化，由閨中之清麗，婚後的舒展，直至守寡後多含蓄篤實之作，不同階段則變換不同詩境，而究其原因乃「性情所發揮」，與袁枚「性靈說」審美趣味不謀而合。

本章即針對《冷吟仙館詩稿》中錫嘉的寫作技巧作分析，從詩體選用、意境營造、典故運用，逐次探討錫嘉詩作的風格塑造與轉變。

### 第一節 詩體選用

詩歌體裁不一，中國詩歌可概略分為古體詩與近體詩，舉凡四言、五言、六

<sup>1</sup> 《冷吟仙館詩稿》，易佩紳序，頁5。

言、七言，不同字數產生不同美感，而樂府、古詩、絕句、律詩，則又因音樂節奏的不同要求，而產生不同特質。大體上，古體詩不管在感情、生命情調上，都較近體詩質樸自然，又因其不刻意雕飾、用典，表達多用口語，所以適於抒發人心自然的悸動與濃烈的感情<sup>2</sup>。除此，古體詩因篇幅不限，大多可用於敘事長詩，展現事情的脈絡起伏、縱橫變化，使人可段落分明地瞭解歷史。

而近體詩則因平仄、句法、對偶、押韻有嚴格規定，所以較適合精巧含蓄的感情，此外，絕句又較律詩來得以小包大，故宜於刪蕪就簡，使句絕而意不絕；然律詩則因法度嚴明，講求對仗工整，聲調協暢，又因有一定篇幅，所以不易寫作，需具有一定的才華與功力方能將律詩寫好<sup>3</sup>。

根據統計，《冷吟仙館詩稿》共收詩 627 首，其中以「近體詩」為多，達 400 首，並以五言律詩為最，有 160 首之多，七言絕句次之，共 124 首，七言律詩再次之，共 88 首，五言絕句則僅有 28 首；「古體詩」則計有 227 首，五言古詩為多，有 91 首，其次為七言古詩，共 56 首，樂府 14 首、雜詩 31 首、四言詩 13 首、六言詩 19 首，騷體 3 首。

由比例來看，錫嘉似乎偏於使用可鋪敘的律詩、古詩來創作，而少使用短小輕薄的絕句來約束自己的語言，這與她善於敘事與鋪陳自己的情感有關。而從五言律詩的創作題材來看，《冷吟仙館詩稿》有較多一系列的組詩，如〈寒雁〉、〈寒蛩〉、〈寒蝶〉、〈寒蠅〉，〈初春遣懷〉（四首）、〈秋夜聽雨〉（四首）、西園山道中雜詩（八首）等，可見她對同一主題，有不同層次、多方揣摩的練習性吟詠，所以不在乎立即式的隨筆記錄，而在於以單一主題開展性的鋪敘詠歎，如〈季秋出都別後寄懷〉：

揮手匆匆別，萍蹤總莫論。猿裝催曉色，雁影寫秋痕。蓬顆轉千里，荻花封一村。長安回首處，佳氣鬱金門。（其一）

<sup>2</sup> 參莊春榮：〈古詩的悲怨之情〉，《詩學析論》（台北：三民，1977年），頁43。

<sup>3</sup> 參杜松柏：《詩與詩學》（台北：五南，1998年），頁40。

怕讀鵲鴿詩，浮生常別離。翦燈懷舊雨，撫樹念連枝。去去黃榆塞，依依謝草池。愁多轉無淚，惆悵鬢成絲。(其二)

野店不成寐，殘膏土銼昏。夢回愁更續，情切語難溫。未了詩書願，空懷骨肉恩。東西飛莫記，鴻爪儘留痕。(其三)

葭菼迷秋水，悠悠客路長。四山圍野色，孤堠背斜陽。鹿脯應恆寄，鱸羹待更嘗。何時重握手，翦燭話西鄉<sup>4</sup>。(其四)

此為錫嘉送子光岷至北京考試順訪四姊，離開後所寫的感懷詩，詩中主要抒發與姊離別後的情思，錫嘉刻意用四首組詩來鋪敘，第一首著重於「揮手道別」之畫面，呼應詩題中離開北京的感受；第二首則針對離別裡最使她感傷的部分，首句即用《詩經·常棣》中「鵲鴿」之典故，點出骨肉分離，何時再見的感慨。第三首則轉至野店裡失眠的畫面，增強描寫她離別後的感傷，而「殘」、「愁」、「空懷」之語，則烘托心情上的沈重。第四首詩則以景寓情，尤其以縹緲遠去的意境，「葭菼迷秋水，悠悠客路長」作為表達她由沈重的感傷，轉換而為對下次見面期待的心情，尾句化用李商隱詩「何時重握手，翦燭話西鄉」，以問句作為結語。四組詩可分別獨立，卻又同時抒讓同一主題，使離別後的感懷，由不同景之烘托，而具有轉變性，此為組詩體裁可營造的氛圍。

五言古詩則多半用作敘事，因篇幅可增廣、擴充，加之五言較好發揮，所以常拿來當作寄懷、述夢等類，舉〈夢訪趙悟蓮感作〉為例：

慼慼鬱中懷，相思縈寤寐。意行無千里，山川列如繪。故人居未遠，忽已造門外。剝啄容登堂，房廊舊曾屆。導我入蘭室，几案宛爾在。握手兩依依，悲喜集五內。寒梅方著花，淡月雲鬢鬢。酌我卑甯酒，酒波潑濃黛。薦我青精飯，淡中識真味。告我時世艱，古道九蕪廢。贈我白紈扇，報以蒼玉佩。責我久契闊，三載不一會。斂容重致詞，薄宦如負債。雁門風沙多，荒磧少耕耒。小子報廉約，邊氓戀仁愛。歸隱未遑計，歲寒且當耐。心願何時償，

<sup>4</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三》，卷7，頁6。

相對惜顏邁。俛仰生歎噓，朝曦祭晴靄。飛鴻遺遠音，推枕失情話。起坐塞羅幃，寒森警虛籟<sup>5</sup>。

這是一首懷念閨中好友趙悟蓮之作，但錫嘉將以述夢方式呈現，讓五言古詩承載敘夢龐大的份量，詩中以「酌我」、「薦我」、「告我」、「贈我」、「責我」為主軸，描述兩人相見時，閨友對她所做的事、所說的話，連續五個「我」，除了表示關係密切外，也表現錫嘉對朋友的期待。古詩讓這樣的敘寫式口語可以得到發展，不用刻意雕琢凝煉，直述胸臆的口吻，增添兩人友情的彌珍。

由詩體的選用上，我們可知錫嘉慣於用鋪敘方式來創作，即便是絕句，以小詩方式表達，錫嘉也常用「組詩」型態呈現，如〈題畫雜詠〉以四首絕句組成、〈丙子冬月煦兒入都依依孺慕見之心憾因擬遊子吟十章以記之〉甚至以十首絕句組成，絕句中不以組詩型態的，竟只有 15 首<sup>6</sup>，佔所有絕句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見，錫嘉慣用鋪敘的長詩多於含蓄委婉的短詩。

寫作鋪敘的長詩需具備對詩文有駕馭能力，方能將奔放的情感加以流洩，錫嘉曾在〈讀太白詩〉中則稱讚李白詩「矯如千乘萬騎排空來」、「膩如紅燈笑睨鴛窗話」、「幻如奇峰疊出渺無跡」、「清如秋月皎皎清空挂」，可見她對李白詩中的「矯」、「膩」、「幻」、「清」的藝術風格十分欣賞，而這樣的藝術風格，李白是用長詩來表現的，尤其是樂府與七言古詩，在不受格律限制下，才能逞其過人的才氣，錫嘉對此相當嚮往，並希冀乞李白「硯池墨汁三五滴，使我詞源百折洩輕快」<sup>7</sup>，可見錫嘉在對長詩的偏好上，應是受李白所影響。

## 第二節：意境營造

所謂的「意境」，是詩人的「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在詩歌中所組成的

<sup>5</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三》，卷 7，頁 12。

<sup>6</sup> 包括〈即景〉、〈途中即景〉、〈昭君辭〉、〈中秋擬古〉、〈破曉〉、〈雨後〉、〈即景〉、〈春曉即景〉、〈春雨〉、〈晚涼〉、〈稚子〉、〈春晝〉、〈早行即景〉、〈七夕雨〉、〈畫梅口占〉等十五首。

<sup>7</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上》，卷 2，頁 3。



「藝術境界」<sup>8</sup>。詩歌作品中融有詩人之情，尤其透過「詩境」營造，可見詩人寄寓其中的感情。探究《冷吟仙館詩稿》中詩境的營造，則可見錫嘉慣用特殊的「語義類型」作為表達其心境感受的方式，所謂語義類型，便是語言透過某些特定的組成，營造特別指涉的意義，而此特別常用在詩歌的研究上，因為詩歌為語言凝煉的藝術，而語言的最高要素便為其「意義性」<sup>9</sup>，透過詩人的匠心獨運，將平凡的語言作為材料，加以組合，便呈現讀者心中的「心象」。因此，若歸納作者用語所組成的相關類型，則可將詩人風格做一具體展現。

以下為歸納《冷吟仙館詩稿》詩中的語義類型，作為分析錫嘉對意境營造的方式，以下幾組語義類型：

### (一) 縹緲淡遠

左錫嘉一生，面臨許多生離死別，而在她許多送別或思鄉的詩中，常以雲、月、風、煙等詞彙，營造清空、縹緲、不可捉摸的淡筆意象，表達她心中對「遠處」的思念，以下為舉例分析：

#### 1. 雲的運用：

雲水遙相望，飛鴻繫遠思。(卷1〈與大姊姊婉洵別後感作〉，頁2)

相思不相見，片雲萬里心。(卷1〈懷大姊婉洵〉，頁2)

澗泉和露瀉，飛鳥帶雲飛。(卷1〈和小桐五姊錫璇妙光閣晚歸原韻〉，頁9)

野渡雲飛千幃晚，高林葉撼一聲秋。(卷1〈辛亥季秋送五姊小桐南歸〉，頁21)

出郭延清曠，飛雲戀故岑。(卷8〈首夏由定襄赴絳縣即景寄兒孫輩〉，頁5)

幽情白雲冷，逸興碧煙深。(卷2〈贈外子〉，頁1)

望雲心共遠，累月夢難通。(卷2〈作家書〉，頁5)

暮雲鴻渺渺，萬里故園心。(卷3〈秋雨〉，頁12)

<sup>8</sup> 見徐有富：《詩學原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288。

<sup>9</sup> 見村野四郎著、洪順隆譯：《現代詩探源》（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頁86。

城堞依稀人未遠，暮雲翹望抵天涯。(卷5〈重答趙悟蓮寄懷原韻〉，頁11)

回首江南路，鄉雲裊碧空。(卷5〈望外家書不至〉，頁15)

大江回首處，萬里白雲封。(卷6〈簡彭觀察毓芬〉，頁9)

南雲望不極，長歌寫我哀。(卷6〈哭科芝三弟〉，頁10)

由這些例句的詩題可見，錫嘉多半在思念遠方親人、丈夫時，會使用「雲」來營造她對「遠方」之人的感情。「雲」在此被指為「天邊」，皆有空間上錫嘉與所思之「最大距離」，故可見她將雲與「遠」、「千幛」、「萬里」等距離詞彙相置，動詞上則用「望」、「翹望」，需遠距離觀看的詞彙，如「望雲心共遠，累月夢難通」、「城堞依稀人未遠，暮雲翹望抵天涯」，「雲」本身已具有不可捉摸之意，加之錫嘉使用「遠雲」，更帶有意境上的淡遠與縹緲感。除此，錫嘉也以「幽」、「空」、「冷」等較偏淡的顏色形容「雲」，如「回首江南路，鄉雲裊碧空」，空與雲相置，便使其意境呈現虛淡化作用，表達家鄉路遙，她難以再回的落空感，抑或使用「雲飛」，如「潤泉和露瀉，飛鳥帶雲飛」，使雲有逐漸遠去之感，映照錫嘉所屬空間裡的空曠。

## 2. 關於月的運用：

為憐今夜月，愁向夢中看。(卷1〈春夜〉，頁4)

月浸虛簾花影漾，孤燈不語愁相向。(卷1〈歸夢〉，頁7)

遙月出深碧，銜圭影半缺。(卷1〈和科芝三弟秋興用東坡岐亭韻〉，頁9)

寄書遼戍遠，弔月海天空。(卷1〈寒雁〉，頁10)

風高薊門肅，月落草堂空。(卷2〈望諸姊書不至以此寄懷〉，頁2)

月共故鄉迴，花餘戰地開。(卷6〈簡彭觀察毓芬〉，頁9)

天高懸淡月，風急壓清霜。(卷7〈寒夜〉，頁4)

紙短難具陳，月落曉天碧。(卷8〈寒夜得蕭月樓與烏拉扎桐雲兩夫人書感賦小詩藉以作答〉，頁4)

枕溫前夜夢，月共故鄉明。(卷8〈寒夜懷祥兒〉，頁5)

「月」在中國詩歌中，本即為相思之意，它代表不相見的兩人，所能彼此看見的

共同景物，如「月共故鄉迴，花餘戰地開」、「枕溫前夜夢，月共故鄉明」，錫嘉即取此意，代表看見月亮，故鄉即「迴」與「明」；除此，「月」的使用被錫嘉當作為拉開空間的方式，如以「遙」形容「月」，呈現一種遠隔而不可及的感受；另由詩例中可見，錫嘉使用「淡」、「缺」、「落」等，將月原本有的亮度、圓滿、高昇的意境加以淡化，不取其月明之感，而是營造一種「縹緲朦朧」的意境，如「天高懸淡月，風急壓清霜」，詩中以「高」、「淡」、「風」、「霜」，營造冬夜裡月色的迷濛與冷淡，表達其心境上的寂寞；此外如「風高薊門盡，月落草堂空」，則以「高」與「低」、「實」與「空」呈現對比，讓月落朦朧與空疊的意境，表達她望諸姊書信不至，內心的落空感受。

### 3. 關於煙的運用：

疎鐘何處寺，餘響裊煙林。(卷1〈清江浦曉發〉，頁2)

屏深鄉夢遠，簾漾篆煙斜。(卷1〈歲暮書懷〉，頁8)

相送起依依，南山起煙霧。(卷6〈繆氏舅母薛太夫人偕趙佩芸趙悟蓮莊瑩如莊璧如過訪〉，頁7)

迢遞重城隔煙水，遣懷聊復寄新詩。(卷5〈新秋有感寄懷陳季婉〉，頁12)

「煙」本有縹緲之感，在此更具有阻隔之意，將所欲見、欲思之物做一阻斷，如「相送起依依，南山起煙霧」，在相送的場景裡，眼目仍舊不斷望著所送之人，而南山所起的煙霧，似乎將所見加以隔絕，形成縹緲不見之感。而「迢遞重城隔煙水，遣懷聊復寄新詩」則明顯地作為「迢遞重城」的阻隔，煙水的瀰漫，更添相思的懷念。

由詩題可見，錫嘉通常於「思念」時會營造縹緲淡遠的意境，而她藉由雲、月、煙等自然景象，將遠人於她的「幻化感」表現而出，除此錫嘉也善用「遠景」來勾勒愁思的綿延與無盡，而雲及月皆為天象，是人所不能觸及之物，最能夠將離別所給人的隔絕、寂寞與孤獨呈現出來。

## (二) 漂泊孤寂

錫嘉一生坎坷，早年歷艱苦，中年逢喪夫，所以她的詩，亦會有「漂泊孤寂」意境的呈現，尤其在感懷詩中，她常用「獨」、「飄蓬」、與「孤燈」等詞語，表現出一種漂泊不定、獨自一人的感受，以下為舉例分析：

### 1.關於獨的運用：

涼院曲闌獨凭，香散菖蒲露冷。(卷1〈秋思〉，頁7)

遙夜獨長吟，微風動素襟。(卷1〈歲暮書懷〉，頁8)

月明無語花無痕，野鶴翩翩伴幽獨。(卷3〈自繪梅鶴〉，頁12)

妝鏡未全掩，蛾眉只獨看。(卷3〈對新月〉，頁19)

姮娥獨無語，清淚泫欄杆。(卷6〈中秋雨〉，頁24)

獨攜詩卷歸來，雲掩洞門深碧。(卷6〈浣花溪居雜詠〉，頁13)

喔喔育雞曉，塵夢誰獨醒。(卷7〈望二女懿兒暨女婿袁學昌書不至〉，頁9)

「獨」字在個人詠懷雖為常見，但在錫嘉詩中卻與其個人經歷有關，卷一所使用的「獨」，為一種閨中的抒懷，呈現少女錫嘉倚欄長吟的孤寂形象，如「涼院曲闌獨凭，香散菖蒲露冷」及「遙夜獨長吟，微風動素襟」，而涼、冷、夜、微風均帶有冷寂的氛圍，映襯錫嘉早年的孤獨感。卷三後的「獨」，則偏於喪偶的孤單，如「月明無語花無痕，野鶴翩翩伴幽獨」，「伴」字映襯「幽獨」的缺一，顯出孤寡的寂寞，而月明之下「無語」與「無痕」則更加深獨自一人的孤寂心境；此外錫嘉也藉由妝鏡的「未全」，襯托「蛾眉獨看」的落寞，如「妝鏡未全掩，蛾眉只獨看」便有孤芳自憐的感受；除此，錫嘉亦借用姮娥獨上廣寒宮的故事，突出夫不在身邊的孤獨，而中秋雨則宛若姮娥自憐的眼淚，滴滴答答地下，彷彿為自己守寡的不幸處境而哭。

### 2.關於飄蓬的運用：

稻梁何日足，身世歎飄蓬。(卷1〈寒雁〉，頁10)

一朝分手類飄蓬，獨我隨宦長安中。(卷2〈七夕寄懷諸姊〉，頁4)

飄蓬歎身世，聚散恆難量。(卷七〈述夢〉，頁10)

「飄蓬」在錫嘉的詩中，多半指涉「身世」上的不定，如「稻梁何日足，身世歎飄蓬」與「飄蓬歎身世，聚散恆難量」，前描繪寒雁無人照養的漂泊形象，後描述自己無法掌握人世聚散的無助感受，此乃針對與友離別所言；除了身世外，「飄蓬」亦營造地理上的分散，如錫嘉以「一朝分手類飄蓬，獨我隨宦長安中」，表達她與姊分離，宛若無根的飄蓬散於北京，而有漂泊他方之感。

### 3.關於燈的運用：

月浸虛簾花影漾，孤燈不語愁相向。(卷1〈歸夢〉，頁7)

繡帷紅隱一燈寒，鴛被香多夢未安。(卷1〈送四姊婉香錫蕙南歸〉，頁7)

白生虛室露華冷，紅透隔林燈影微。(卷1〈落葉〉，頁13)

含情隱几坐，秋燈時落花。(卷1〈秋夜獨坐〉，頁14)

燈花愁黯澹，風葉冷叨蕭。(卷2〈不寐答外子值宿韻〉，頁9)

瘦簾燈下影，香鑊甕頭春。(卷2〈惆悵〉，頁10)

夜深金翦寒，孤燈照幽獨。(卷2〈戍婦詞〉，頁17)

疏燈懸素壁，涼夜隕空階。(卷3〈秋夜聽雨〉，頁11)

一燈相對坐寒更，木末風迴夜轉晴。(卷3〈寒夜〉，頁18)

孤燈自課小兒女，不雨不風天地愁。(卷5〈秋感〉，頁2)

愁心入夜絲縷長，孤兒自課燈微茫。(卷5〈新紵詞〉，頁8)

孤燈寒寂寞，缺月瘦玲瓏。(卷5〈望外家書不至〉，頁15)

一點孤燈掩素帷，小窗破紙北風吹。(卷6〈述懷呈繆仲英舅氏〉，頁5)

童奴埽葉朝開徑，兒女圍燈夜課詩。(卷7〈寒夜和趙佩芸趙悟蓮四疊前韻〉，頁23)

回首孤燈三千幅，瑩瑩茹苦誰與倫。(卷8〈聞岷兒捷南宮賦以勉之〉，頁15)

錫嘉常用「燈」來營造詩中意境，而「燈」也常為映照錫嘉孤影的相對物，如「一燈相對坐寒更，木末風迴夜轉晴」，「夜燈」本已有孤寂的氣氛，加上錫嘉將之置於「寒」夜，且將外頭「木末風迴」蕭瑟之景形成映襯，將燈影之寂感烘托而出。

除此，卷一中所提及「孤燈」多指涉自己與家鄉失聯感，如〈歸夢〉中的「月浸虛簾花影漾，孤燈不語愁相向」，簾多為錫嘉閨閣時期常用的景物，「虛簾」、「孤燈」與「愁」，將錫嘉於夜晚思念江南之孤獨表出<sup>10</sup>，「燈」映襯錫嘉對家鄉江南的鄉愁，也表達她與家鄉失聯的孤寂。卷二、三的「燈」則表達等待丈夫的孤獨感受，如〈惆悵〉「瘦簾燈下影，香鑲甕頭春」<sup>11</sup>，便是透過「燈下獨坐」來映襯「丈夫未歸」的孤單。另卷四至卷八的「孤燈」則多指課子之辛，如「孤燈自課小兒女，不雨不風天地愁」、「童奴掃葉朝開徑，兒女圍燈夜課詩」，錫嘉於寒夜裡依然依燈教子，燈在此則映照出身世漂泊之感。

由這些語義類型，可見錫嘉以飄蓬的無根，來營造她身世的漂泊；以黑夜獨坐，來映襯她的獨影，以夜中之「燈」映照她心靈上的孤獨、無處可依的感傷，以及守寡課子裡，個人生命的孤獨與無依之感。

### （三） 殘破寒冷：

由《冷吟仙館詩稿》可見，錫嘉會使用一些殘破的意境，如殘夢、殘照、殘月、殘雪、殘花、破窗、破鏡，營造一種期待落空、圓滿缺憾的感受，以下舉例分析：

#### 1. 殘夢：

竹枝捎牖驚殘夢，簾影搖風盪遠思。（卷 1 〈哭三姊婉靜〉，頁 7）

殘夢五更鐘，落月涵碧空。（卷 1 〈春望寄懷大姊婉洵〉，頁 14）

#### 2. 殘紅：

殘紅莫遣空辭樹，合付詞人當錦箋。（卷 1 〈落葉〉，頁 13）

#### 3. 殘月：

從此曉風殘月夜，也知珍重瘦吟魂。（卷 1 〈病中書懷〉，頁 14）

<sup>10</sup> 全詩如下：「月浸虛簾花影漾，孤燈不語愁相向。夜深有夢過江南，魂驚鼓角聲悲壯。滿城刀戟生暮寒，沙草濺血腥風酸。嗟哉亂世同一哭，我所思兮在空谷。」

<sup>11</sup> 全詩如下：「東風初信到，惆悵倚樓人。易醉非關酒，多愁豈為貧。瘦簾燈下影，香鑲甕頭春。何事歸期晚，簷梅索幾巡。」

清夢寥寥玉枕斜，臥看殘月下窗紗。(卷3〈長夜遣懷〉，頁20)

殘月隱叢薄，清霜增曉寒。(卷8〈曉行〉，頁16)

4.殘燈：

夢斷南山阿，殘燈懸素壁。(卷2〈寒夜記懷五姊芙江〉，頁5)

5.殘花：

新竹隨苔綠，殘花帶雨殷。(卷3〈初春遣懷〉，頁15)

6.破窗：

破窗窺落月，清鏡對幽花。(卷3〈不寐〉，頁11)

破窗還夜色，缺月挂孤藤。(卷5〈秋夜〉，頁11)

7.破壁：

繩窗獨不寐，破壁斂寒煙。(卷5〈秋雨〉，頁7)

8.破鏡：

春風坎懍餘皮骨，破鏡飛空墮翠鈿。(卷5〈寄意〉，頁13)

「殘」與「破」在此皆為形容詞，形容完整事物的衰敗與殘缺，如殘夢、殘紅、殘月、殘燈、殘花、破窗、破壁與破鏡，皆可見其欲營造蕭瑟淒涼的氛圍。由此語義類型，可見錫嘉對事物不圓滿、被中斷的嘆息，如「竹枝捎牖驚殘夢，簾影搖風盪遠思」為對三姊逝去的嘆息，「殘夢」與「遠思」相連，可見遠方之人已然凋殘，心中所含有的遺憾之感。另錫嘉以「殘」形容「紅」時，則將原本鮮豔之色蒙上衰敗之感；〈病中書懷〉「從此曉風殘月夜，也知珍重瘦吟魂」裡以「殘」形容「月」，並以「瘦」形容己身，則烘托病中錫嘉的憔悴。〈曉行〉「殘月隱叢薄，清霜增曉寒」，以「殘」、「隱」、「霜」、「寒」，營造晚年錫嘉奔波往來裡，身心上逐漸地枯槁與淒涼。

「春風坎懍餘皮骨，破鏡飛空墮翠鈿」亦用鏡破象徵婚姻破碎感。另「殘」與「破」也顯出家中的窘狀，如〈秋夜〉「破窗還夜色，缺月挂孤藤」<sup>12</sup>、「繩窗

<sup>12</sup> 全詩如下：「露重溼煙凝，西風戶獨扃。亂蛩鳴振羽，饑鼠出窺燈。夢冷愁如織，骨瘡寒有棱。

獨不寐，破壁斂寒煙」，便描寫家中環境的慘破，道出景況的孤涼與殘破。

「殘」與「破」都給人極為淒涼、蕭瑟的感受，錫嘉藉此感受來傳達她對人生缺憾的豁然，而越是黃昏、黑夜、空無的景象，「殘」與「破」就越產生一種衰敗，帶給人一種洞悉人生的了悟。

由語義類型的歸納，可見錫嘉對於「清寂淡遠」、「漂泊孤寂」、「殘破寒冷」意境似乎較多著墨，可知她的生命情調充滿「清寂」、「漂泊」與「殘破」的感受，所以她對這些景象，較能投射其主觀情懷，而所產生的意象也相對呈現悲傷。錫嘉的生命不斷在生離死別中流轉，所以對她而言，那種掌握不住、失根、殘破的景象，常是她所能掌握和體察的。

### 第三節：表現手法

#### (一) 色彩營造

詩與畫具有許多共通性，一首好詩其意境不僅含有空間藝術的成分，而且更具有靜態藝術的色彩，在營造詩歌意境時，一位優秀的詩人，會將其對色彩的感覺置於詩中以表達自我<sup>13</sup>，尤其各詩人的情感與審美觀具有差異，在突現詩意形象與詩歌意境而選用顏色字時，往往會表現出各自「個性化」傾向，所以，透過詩中色彩的解析，可瞭解詩歌風格的轉變。

由《冷吟仙館詩稿》詩詞色彩看來，卷一至卷三的詩詞色彩最為豐富，且多以暖色、互補色為主，呈現鮮豔感，主要用以形容閨中景色；卷四後的詩詞顏色則顯出單薄，且多用以形容衰殘之物，如紅多用以形容「血」，白則多用以形容「老」，色彩上多呈現涼色，且偏於單彩，營造詩中淒涼景象，為論述方便，以下稱卷一至卷三為前期，卷四至卷八為後期。

---

破窗還夜色，缺月挂孤藤。」

<sup>13</sup> 胡曉靖：〈詩歌：意境營造與詞匯的妙用〉，《許昌學院學報》，第27卷第1期，2008年，頁78。



## 1. 色彩斑斕的前期：

前期的色彩，在多色上，則呈現「紅、綠互補色」為多，互補色的使用，會使人感到特別鮮明、豔麗<sup>14</sup>，如紅與綠、黃與紫等，並排在一起，皆會使人對畫面更印象深刻，以下為舉例：

露桃紅膩粉，煙柳綠縈絲。(卷1〈與大姊姊婉洵別後感作〉，頁2)

綠簑新雨後，紅舫畫橋西。(卷1〈題自畫桃柳橫看子〉，頁5)

石瘦綠苔補，霜嚴紅蓼稀。(卷1〈秋晚〉，頁5)

蓮房墮冷紅，寶衣褪深綠。(卷1〈池上吟〉，頁12)

井梧颯颯墮寒翠，海棠蘸露紅香醉。(卷2〈秋夜曲〉，頁1)

紅暈綠苔宵露重，空遺香霧罩冰輪。(卷2〈和外子落花原韻〉，頁10)

紅簫錫市箔，青篩酒家樓。(卷2〈暮春遊〉，頁12)

綠潤紅殘香夢杳，吟肩一味識春寒。(卷2〈暮春詞〉，頁13)

荷舒新綠皺，茜吐軟紅尖。(卷3〈雨中即景〉，頁1)

拂壁青燕留墨處，漫天紅雨葬花時。(卷3〈至吉安代簡寄諸弟〉，頁7)

涼風扣竹飛晴翠，藕塘波醺紅香醉。(卷3〈長晝〉，頁5)

詩中可見她以詩詞中對仗的手法，將紅、綠互補色置入，以語言的相對，增添色彩的平衡，如「露桃紅膩粉，煙柳綠縈絲」、「石瘦綠苔補，霜嚴紅蓼稀」，皆用於五言句式之中央，形成一種點綴的美感，另有並置一句，如「綠潤紅殘香夢杳」，則較形成畫面之衝突。且詩中多用以描繪庭園之景，呈現閨中時期看物的新奇與喜樂，如「荷舒新綠皺，茜吐軟紅尖」，「新綠」與「軟紅」為明度高的顏色，帶出荷葉新展、新蕾乍綻的清新感。

另在單色的使用上，則使平中出奇、陳中翻新、樸中有色，呈現意料之外的生機感，以下為舉例：

三分春借一分來，碎玉紛紛點綠苔。(卷1〈夜雪〉，頁4)

<sup>14</sup> 見歐秀明編：《應用色彩學》，(台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頁48。

錦衾華褥隱紅玉，繡譜閒殺雙鴛鴦。(卷1〈題自畫美人春睡圖〉，頁8)

陽鳥知時節，湘江楓葉紅。(卷1〈寒夜〉，頁3)

竹箭青初展，荷衣綠未舒。(卷1〈初夏〉，頁12)

秋風搖落蓮塘冷，海棠豔豔泣紅綆。(卷2〈征衣曲〉，頁2)

青門瓜下綠茸茸，稚子尋聲捕草蟲。(卷2〈稚子〉，頁16)

錦衾覆瑤席，寶帳垂流黃。(卷3〈陽春曲〉，頁7)

燒殘紅蠟燭，斗帳未成眠。(卷3〈初春遣懷〉，頁9)

所謂單色入詩、營造詩境，便是在一首詩的整個畫面裡，只著一種顏色，詩歌意境在這「單一顏色」的鋪陳敷粉下，更加玲瓏剔透、散發勃勃生機<sup>15</sup>。在前期，單彩多以紅、綠、藍三種鮮豔的色彩為主，透過色彩的點綴，使詩作洋溢生機，如「三分春借一分來，碎玉紛紛點綠苔」、「陽鳥知時節，湘江楓葉紅」，綠與紅將畫面更加突出。此外如描述閨房的「錦衾華褥隱紅玉，繡譜閒殺雙鴛鴦」、「錦衾覆瑤席，寶帳垂流黃」、「燒殘紅蠟燭，斗帳未成眠」則可見「紅」與「黃」更添閨中物的華麗。

除此，在單色中，前期裡也使用不少「白」作為形容，其中以形容「白雲」為多，且多用在相思及思鄉詩中，形成縹緲淡遠之感，以下為舉例：

仰首招白雲，獨領閒中味。(卷1〈幽居〉，頁9)

天風吹白雲，片片蓮花飛。(卷1〈月夜鳴琴用先慈題停琴佇月圖韻〉，頁9)

怪石臥白雲，曲池聚浮鴨。(卷1〈和科芝三弟秋興用東坡岐亭韻〉，頁9)

東風何處來，吹起吳雲白。(卷1〈春望寄懷大姊婉洵〉，頁14)

情風吹白雲，瓜蔓延虛壁。(卷1〈涼意〉，頁16)

相思渺何許，月落遙天白。(卷2〈寒夜寄懷五姊芙江〉，頁3)

白雲渺天末，仰視心怛怛。(卷2〈古意〉，頁9)

千里月明共惆悵，雁聲飛度白雲邊。(卷3〈寄遠用外子寄懷韻〉，頁18)

<sup>15</sup> 胡曉靖：〈詩歌：意境營造與詞匯的妙用〉，頁79。

在前一節裡曾經提及雲作為縹緲淡遠的語義類型，而此處以顏色加以襯托，則更顯中國畫中「留白」之韻味，亦突出白字無限延伸的綿延感，如「東風何處來，吹起吳雲白」、「相思渺和許，月落遙天白」，以白收尾，有擴大色彩面積之作用。

整體而言，前期的色彩較為豐富、多元，呈現少女錫嘉的活潑氣息，也映照閨情的濃麗與活潑。

## 2. 色彩單涼的後期

後期的色彩則略顯單薄，不如前期的映人眼目，而色彩使用上也隨著時期與處境的不同，帶有不同的象徵性，以下分為戰爭場面的顏色、鄉居景物的顏色、晚年淒涼的顏色來論述之。

在卷四中，可見錫嘉對扶柩歸蜀的詳細描寫，其中所使用的顏色雖不頻繁，卻用紅、白帶出戰爭中的驚恐與哀痛，如以「紅」表「血淚」，〈江右舟次作家書泣成〉「踟躕復踟躕，淚滴滿紙紅」<sup>16</sup>，以「白」表劫船之刀，〈黃州舟次即事〉「我舟靈旗導歸葬，白刀可蹈義無讓」<sup>17</sup>及素衣，〈扶柩至家〉「靈輻暫後隨，纁衣易白縞」，紅與白映出扶柩回鄉的慘烈及悽愴。

回蜀後，錫嘉有段蜀中的鄉居生活，所以有許多描述田園景象，以及訪友途中即景，以下為舉例：

菖浦交交<sub>下</sub>耑且長，殘紅零粉流水香。(卷5〈田家十二樂詞·四月〉，頁4)

村樹綠將茶社繞，寺門紅向野田開。(卷6〈訪趙悟蓮晚歸即景〉，頁7)

苔色綠添虎耳，花片紅隨燕嘴。(卷6〈浣花溪居雜詠〉，頁13)

蕨芽紅破土，石髮綠參差。(卷6〈春日感懷〉，頁23)

嫩綠娟娟叢竹外，野茶靡作亞枝紅。(卷8〈雨後〉，頁10)

蕨芽紅努拳，蒲花紫茸輓。(卷5〈喜雨〉，頁10)

由詩作可見，仍以「綠紅」的互補色為多，勾勒田園欣欣向榮的景象，如「菖浦

<sup>16</sup> 《冷吟仙館詩稿·卷菴吟》，卷4，頁1。

<sup>17</sup> 《冷吟仙館詩稿·卷菴吟》，卷4，頁3。

交交青且長，殘紅零粉流水香」，「蕨芽紅破土，石髮綠參差」，「嫩綠娟娟叢竹外，野茶靡作亞枝紅」，而訪友歸來的即景，則呈現居家周圍的美好景致，「村樹綠將茶社繞，寺門紅向野田開」，綠樹映照紅門，外繞與內開的描寫，將綠與紅的互補感融為和諧的景致。

而晚年時後期，亦多使用「白」與「紅」兩色，「白」皆指白髮，描述老年的自己，「紅」多表殘燭下辛酸，以下為舉例：

#### 1. 白：

青燈愁夜雨，白髮嘯秋風。(卷 6 〈簡莊壁如莊瑩如〉，頁 11)

蜀鵑啼春紅，明鏡悲白髮。(卷 6 〈感懷〉，頁 12)

同調憐知己，蕭蕭白髮并。(卷 8 〈并門訪宗婉生〉，頁 6)

年衰苦行邁，撫景惜斑白。(卷 8 〈留別夢乙外孫輩〉，頁 8)

#### 2. 紅：

更鼓促殘紅蠟炬，攤書獨與古人談。(卷 8 〈殘夜〉，頁 8)

申函蠟炬紅，墨花浮黛色。(卷 8 〈寒夜得蕭月樓與烏拉扎桐雲兩夫人書感賦小詩藉以作答〉，頁 4)

在寫給友人、孫輩以及自我感懷中，錫嘉多用白髮來表達自己的老逝形象，詩中多以哀嘆口吻，如「青燈愁夜雨，白髮嘯秋風」，此為錫嘉獨坐燈前所發的感嘆，青燈、夜雨、秋風構成一孤獨寂寥的景象，寫給遠方閨友的詩中，透露老來心境上的寂寥與苦愁；另於「蜀鵑啼春紅，明鏡悲白髮」，白與紅是青春與老去的對稱，杜鵑鳥啼春，代表春季的花紅將至，但觀看明鏡裡所映照的白髮蒼蒼，令人對年華的老去無限歎噓，不禁悲從中來；而「年衰苦行邁，撫景惜斑白」，則為她晚年奔波次子光煦與女兒曾玉家間的感慨<sup>18</sup>，斑白在此與衰、苦作一連結。

而紅蠟下的身影，則顯出錫嘉晚年的孤寂，紅雖作為較為亮麗的顏色，但當

<sup>18</sup> 全詩如下「浮雲日翱翔，悠悠安所適。歲暮促軍塵，宦轍留鴻跡。同為骨肉親，兩地苦相隔。此情誰當喻，眷戀中懷結。臨別哽無語，忍淚強顏色。我還猗氏城，更念絳州宅。年衰苦行邁，撫景惜斑白。努力愛春華，良書如咫尺。」

它與黑作一混色時，其明度也就降低，原本的鮮麗化為混濁、淒涼的氛圍<sup>19</sup>，使人感受到晚年房間裡的孤獨。

綜而言之，色彩在前後期，明顯形成對比與落差，大抵前期用色豐富而鮮豔，帶出少女錫嘉生活及家境的優渥，在情感上亦略顯出喜樂與對遠方思念的盼望感；後期則用色較為單調而略偏悽愴感，扶柩回鄉的紅與白是血淚、白刀與素衣的象徵，而晚年所使用的「紅」與「白」，則勾勒錫嘉於殘燭下，對老友興嘆年華老去。

## （二）聽覺摹寫

耳朵所獲得的信息僅次於眼睛，所以詩人也常使用聽覺形象來表現自己對生活的感受，通過聲音的摹寫，可知詩人對情境的感受<sup>20</sup>，以下為《冷吟仙館詩稿》中對聽覺的摹寫，可分為「樂器聲」、「蟲鳴鳥叫聲」與「外在事物聲響」：

### 1. 樂器聲：

山風吹牧笛，一半竹枝歌。(卷1〈途中即景〉，頁3)

鴛瓦油衣夜寂寥，玉樓粟起罷吹簫。(卷1〈夜雪〉，頁4)

長笛一聲花滿地，短琴三疊月當樓。(卷1〈月夜〉，頁13)

愁生羌笛秋風裡，淚盡巴絃夜月時。(卷1〈辛亥季秋送五姊小桐南歸〉，頁20)

鳴琴不成調，蜜炬搖虛光。(卷2〈春夜別〉，頁7)

惆悵玉樓人去後，月明聲斷鳳凰簫。(卷3〈落花〉，頁19)

淚凝舊妝鏡，韻咽古琴絃。(卷5〈歲暮書懷〉，頁3)

疎鐘驚破青燈夢，怨笛吹殘黃鶻詞。(卷5〈新秋有感寄懷陳季婉〉，頁12)

由樂器可見，錫嘉叫常使用「笛」、「簫」與「琴」，而由樂器所發之聲的輕快與否，可知她心情的展現，如〈途中即景〉中為輕快的牧笛聲，可見此為輕鬆的郊

<sup>19</sup> 見歐秀明：《應用色彩學》（台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頁26。

<sup>20</sup> 見徐有富：《詩學原理》（北京：北京大學，2007年），頁7。

遊，但在〈辛亥季秋送五姊小桐南歸〉裡則描述「愁」由「羌笛」而生，可見此她藉由羌笛所吹之離別曲，表其心中對離別的哀傷。簫聲本較低沈而嗚咽，所以詩句中若使用簫聲，則皆表愁悵情境，如〈夜雪〉「鴛瓦油衣夜寂寥，玉樓粟起罷吹簫」、〈落花〉「惆悵玉樓人去後，月明聲斷鳳凰簫」，其寂寥惆悵的意境，藉由簫聲則更為淒冷。

## 2. 鳥叫蟬鳴聲：

斜日喧蠶鼓，春風響鶻鈴。(卷1〈斜莊月華表妹踏青〉，頁1)

得閒聊補景，簾外正鶯嘯。(卷1〈題自畫桃柳橫看子〉，頁5)

泥痕繞砌屐初印，鳥語隔簾春有聲。(卷1〈春雪〉，頁8)

淡墨雲痕鎖碧寮，風迴簾燕語聲嬌。(卷1〈春日〉，頁12)

煙柳催螟鳥嘯緊，蘆雪迷江鷗夢愁。(卷1〈落葉〉，頁13)

遙空忽聞鴻雁聲，清夜夢勞千里想。(卷2〈晚涼即景〉，頁14)

今日春風何處語，滿庭殘雪暝禽嘯。(卷2〈偶成〉，頁7)

午庭鳥語驚殘夢，珠簾不捲金鈎空。(卷3〈將進酒〉，頁1)

默祝舅姑壽且康，慈烏啞啞鳴空桑。(卷5〈田家十二樂詞·十二月〉，頁6)

漫天蘆雪西風冷，鴻雁一聲何處來。(卷5〈秋思〉，頁15)

干戈人意亂，風雨雁聲來。(卷6〈簡彭觀察毓芬〉，頁9)

蛩語慰寒碧，蝶衣憐褪黃。(卷1〈殘菊〉，頁13)

抱葉蟬爭響，銜蘆雁有聲。(卷3〈新秋雨中感作〉，頁1)

先蠹半牀參校席，哀蟬一曲咽清絃。(卷1〈落葉〉，頁13)

暗蛩唧唧催寒景，歸燕依依動客心。(卷2〈和外子秋興原韻〉，頁1)

抱葉蟬爭響，銜蘆雁有聲。(卷3〈新秋雨中感作〉，頁1)

眾綠不聞聲，鳴蟬響空碧。(卷6〈納涼〉，頁19)

由例句可見，錫嘉多在春天使用鳥聲，多在夏、秋使用蟬聲，而鳥亦分為鶻鈴、鶯嘯、燕語、慈烏與鴻雁聲，其中鶻鈴、鶯嘯與燕語較表達春季裡美好的聲響，

如〈春日〉「淡墨雲痕鎖碧寮，風迴簾燕語聲嬌」，而慈烏之聲則取白居易〈慈烏夜啼〉詩之意，如〈田家十二樂詞〉「默祝舅姑壽且康，慈烏啞啞鳴空桑」，表她對公婆的孝順；鴻雁之聲則多表遊子他鄉的思念，如〈秋思〉一詩，錫嘉以鴻雁表對江南的思念，其詩云：

白雲回首夢江南，世味離情苦更諳。疏雨半隄煙水闊，綠菱紫芡滿秋潭。葵  
藿傾心冒雨開，寒蛩唧唧隱莓苔。漫天蘆雪西風冷，鴻雁一聲何處來<sup>21</sup>。

首句即提「白雲回首夢江南，世味離情苦更諳」，可見這是首她於秋夜裡思念遠親之作，詩中兩種聲音，一為寒蛩，二為寒雁，寒蛩與莓苔相映，帶有寂寥的感受，錫嘉透過漫天雪冷一片靜寂之景，以「鴻雁一聲何處來」表遠處而來的聲響，可見將遊子他鄉，希冀音訊之情表露無遺。

而蟬聲用於秋日，表其寂寥之氣，詩中用「寒」、「暗」與「哀」表蕭瑟、惆悵感受，如〈和外子秋興原韻〉「暗蛩唧唧催寒景，歸燕依依動客心」，則以蟬聲唧唧表冬日裡蕭瑟與寂寥。此外，蟬聲用於夏日，則將靜景變得喧鬧而有生命，如〈納涼〉「眾綠不聞聲，鳴蟬響空碧」，將綠樹下的安靜，藉由「響空碧」而變得喧鬧起來。

### 3. 外在事物之聲：

夜深有夢過江南，魂驚鼓角聲悲壯。(卷1〈歸夢〉，頁7)

黃巾倡亂東南來，突入津門動鼙鼓。(卷2〈弔天津令謝忠愍子澄〉，頁2)

鼙鼓聲聲起戍樓，安危從此更增憂。(卷3〈辛酉孟冬外子奉曾滌生節帥 國藩 札調赴安慶大營襄理軍務別後口占〉，頁16)

星斗西旋人獨立，秋風吹冷擣衣聲。(卷2〈秋思〉，頁16)

漏斷相消歸夢冷，滿城霜月擣衣聲。(卷3〈寒夜〉，頁18)

擣衣聲碎梨花月，別夢依雲繞枕邊。(卷3〈寄遠用外子寄懷韻〉，頁18)

群籟五更寂，一聲何處鐘。(卷3〈秋夜聽雨〉，頁11)

<sup>21</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5，頁15。

鳴軋鳴機杼，青燈瘦可憐。(卷5〈秋雨〉，頁7)

錫嘉所描繪外在事物之聲，主要為戰爭聲響，包括鼙鼓聲與擣衣聲，擣衣聲取自李白〈子夜四時歌〉「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之意，因冬天將至，前線士兵需要冬衣禦寒，因此婦女連夜趕工，爭時製作征衣，擣衣聲表她對戰爭局勢的關切，以及對在外出征丈夫的掛念，如〈寄遠用外子原韻〉「擣衣聲碎梨花月，別夢依雲繞枕邊」，詩中便表達對遠在安慶治軍丈夫的思念。而機杼聲響則表家中貧困景況，以致機杼需不斷作響。

由詩句統計，錫嘉詩歌裡的樂器多為簫及牧笛，聲音較為嗚咽；而對自然的摹寫裡，則以鳥與蟬唧為多；外在聲響上，則以擣衣聲為多，其次為鐘聲、鼙鼓聲以及溪流響聲。

觀察錫嘉在聽覺摹寫的表演手法，可知她喜用不在場的聲音來表達景物的另一個存在，如〈秋夜聽雨〉「群籟五更寂，一聲何處鐘。」、〈題自畫桃柳橫看子〉「得閒聊補景，簾外正鶯嚙。」，使寂靜裡有遠處聲響共鳴。或是透過單一響聲，營造一枝獨秀感，如、〈偶成〉「今日春風何處語，滿庭殘雪暝禽嚙」、〈納涼〉「眾綠不聞聲，鳴蟬響空碧」、〈訪趙悟蓮晚歸〉「清溪鳴水碓，虛壑響松濤」，使聲響可概括整個寂靜。

此外，有時錫嘉也會透過聲音的介入，表達不容忽視，如〈將進酒〉「午庭鳥語驚殘夢，珠簾不捲金鉤空」、〈辛酉孟冬外子奉曾滌生節帥 國藩 札調赴安慶大營襄理軍務別後口占〉「鼙鼓聲聲起戍樓，安危從此更增憂」，由「驚」、「憂」等語句，可知此聲響非原本所期待之聲，而「鼙鼓聲聲」甚有可能是錫嘉心中的恐懼聲響。

錫嘉所摹寫的聲響類別廣泛，從鳥語、笛聲、簫聲、鼙鼓聲、擣衣聲、鐘聲、蟬鳴，大自然的聲響通常較使人安定，表達季節之聲，如〈春雪〉「泥痕繞砌屐初印，鳥語隔簾春有聲。」，錫嘉用鳥語來表達春天的聲響，而人聲則多半



使人產生緊張，或含有離別之意，如〈寄遠用外子寄懷韻〉「擣衣聲碎梨花月，別夢依雲繞枕邊。」、〈落花〉「惆悵玉樓人去後，月明聲斷鳳凰簫。」，聲中自有嗚咽之語。

### （三）數字節奏

數字入詩，是中國詩歌中的一種表現手法，它能使詩歌造成一種強烈的對比，如千與一、萬與十等，因數字帶有直觀性，可使人透過其「量」，產生視覺差異；此外，它可將所欲描寫的對象放大，造成突出的效果；三體現對仗的要求，造成詩歌韻律上的節奏。<sup>22</sup> 《冷吟仙館詩稿》有相當多以數字入詩的表現手法，可見錫嘉，其中以數字作為張力的效果最多，其次為符合對仗的要求，以及突出所欲描寫形象的要求，以下為舉例分析：

#### 1. 造成強烈對比用法：

袖舞雲千片，燈搖酒一卮。（卷 1 〈豔歌〉，頁 15）

江永人千里，燈寒酒一卮。（卷 2 〈和五姊芙江寄懷韻〉，頁 17）

鴉翻千點墨，雁帶一行書。（卷 3 〈暮秋〉，頁 2）

蓬顆轉千里，荻花封一村。（卷 7 〈季秋出都別後寄懷〉，頁 6）

山矗千盤阻，車迴一徑通。（卷 8 〈返定徒次〉，頁 13）

安拙每忘三日事，醫愚當讀十年書。（卷 2 〈閒居〉，頁 18）

心隨千里月，夢斷五更風。（卷 3 〈思親〉，頁 6）

分形千里雁，警夢五更鐘。（卷 3 〈初春遣懷〉，頁 6）

憑高一回首，傷我千里心。（卷 3 〈吉安感懷〉，頁 8）

酬恩懷一飯，高塚尚千秋。（卷 8 〈過韓侯嶺感作〉，頁 7）

青山一角飛晴翠，十丈松枝挂斷虹。（卷 3 〈雨後雜詠〉，頁 10）

凌波誰翦玲瓏玉，散作橫塘十萬花。（卷 3 〈白荷花〉，頁 11）

<sup>22</sup> 參彭小廬：〈杜牧詩歌中數字入詩的用法〉，《新余高專學報》，第 12 卷第 1 期，2007 年 2 月，頁 68。

詩中以一對多的方式呈現張力，將兩方的距離、數量、作一拉大式的對比，如一與千、一角與十丈，使成一種張力性的效果，加深詩詞中的形象化，如〈豔歌〉「袖舞雲千片，燈搖酒一卮」、〈白荷花〉「凌波誰翦玲瓏玉，散作橫塘十萬花」，「千片」與「一卮」、「玲瓏」與「十萬」均為數量上的對比，呈現場面裡懸殊的氣勢。另〈季秋出都別後寄懷〉「蓬顆轉千里，荻花封一村」、〈吉安感懷〉「憑高一回首，傷我千里心」則為距離上的對比，呈現時空距離上隔絕。

## 2.符合對仗要求：

短籬穿過一支竹，小院分裁半畝花。(卷1〈雨後〉，頁12)

一犁疏雨香泥潤，半郭青山夕照低。(卷2〈春遊〉，頁7)

一竿春水溪童釣，半突寒煙病婦炊。(卷5〈春望〉，頁14)

長笛一聲花滿地，短琴三疊月當樓。(卷1〈月夜〉，頁13)

茅屋四五椽，荒畦二三畝。(卷2〈和外子田家雜興〉，頁10)

雙槳劃波搖曉月，片帆黏雨裹寒煙。(卷3〈舟次寄懷用外子都門留別韻〉，頁6)

十日一雨如雨珠，一雨十日禾稼無。(卷6〈淫雨歎〉，頁8)

此處可見數字所形成的對仗工整性，如一與半的使用，〈雨後〉「短籬穿過一支竹，小院分裁半畝花」、〈春遊〉「一犁疏雨香泥潤，半郭青山夕照低」，便將詩中景物作一具體而平衡的描寫，符合律詩中結構與韻律之美。

## 2. 突出描寫對象：

四壁搖燭輝，一甌澹香影。(卷1〈感懷〉，頁7)

涼意一庭草木醒，花影倒涵三尺冰。(卷2〈驟雨〉，頁11)

一片冰心盟皎月，九秋玉骨傲黃花。(卷3〈寄外〉，頁17)

蕪羹有夢三秋暮，藥裏無功百慮煎。(卷5〈答諸姊弟函訊〉，頁13)

半生悲骨肉，五處盼魚鴻。(卷5〈望外家書不至〉，頁15)

三十年前別，五千里外人。(卷6〈簡彭觀察毓芬〉，頁9)

此類使用數字，主要為突出所要描寫意象的特點，如〈望家書不至〉「半生悲白骨，五處盼魚鴻」裡則以半生為時間量詞，哀嘆年歲裡所逢的生離死別，以五處指為地理位置上的量詞，強調骨肉分散，至今未有聯繫；另〈簡彭觀察毓芬〉「三十年前別，五千里外人」，亦突出時間與空間的差異，時間上突出兩人三十年不見，空間上突出兩人分隔五千里之遠。

### 3. 造成詩歌節奏：

一枝兩枝盤孤根，溶溶一水香無痕。(卷1〈探梅〉，頁5)

筆牀塵淨墨香濡，三兩瓶花一酒壺。(卷1〈春日〉，頁11)

二分春思三分怨，何日塵緣證六根。(卷1〈白胡蝶先慈詠白薔薇韻〉，頁11)

蟲語疏籬花影亂，一分秋助一分愁。(卷3〈寒夜〉，頁18)

三羸五鴛不足數，伯樂九方知一瞬。(卷7〈題趙子昂八駿圖〉，頁5)

二分霜雪一分沙，皴夜重重裏玉芽。(卷8〈留別猗署四首·留菜〉，頁11)

官齋長物吾何有，一束吟毫一擔書。(卷8〈留別猗署四首·檢書〉，頁11)

此外，有時數字使詩歌裡更具有輕快的節奏，特別區分「頓」的美感，如〈白胡蝶先慈詠白薔薇韻〉「二分春思三分怨」，便將七言裡頓感突出，「二分--春思--三分怨」，〈檢書〉「一束吟毫一擔書」裡的頓便為「一束吟毫---一擔書」，利用詩歌本身的節奏，使它帶有停頓的節拍感<sup>23</sup>。

綜合《冷吟仙館詩稿》的表現手法，則可見她不同時期對色彩的使用亦為不同，閨中時期詩作，色彩較為豐富多元，呈現少女的活潑氣息，映照閨情的濃麗與活潑；守寡後，詩作色彩則較為單涼，甚略偏悽愴感。此外，在聽覺的摹寫裡，

<sup>23</sup> 參朱光潛：〈中國詩的節奏與聲律的分析—論頓〉，《詩論》(台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90年)，頁211~224。

則發現錫嘉喜用不在場的聲音來表達景物來表達另個存在，而自然之聲的使用，則較有安定效果，而人聲則多半產生緊張及分離的情感。在數字入詩的分析上，則可見錫嘉善用數字形成距離與時間的張力，呈現她對遠方人的想念，以及人事變遷的感慨，此外數字也增加詩中節奏感，將所描之意象突出，引人注意。

#### 第四節：典故運用

所謂典故，指的是常例、典制及掌故，一般可分為「事典」及「語典」，前者指古代故事，包括歷史故事、神話傳說、文人佚聞及趣味等，後者指有來歷出處的用語，包括古籍語言、前人詩詞、諺語與俗語等<sup>24</sup>，由於典故具有形像化的意義指涉，所以可使短小的詩歌內容，更加深刻豐富。

從《冷吟仙館詩稿》可知，錫嘉對歷史熟稔，除展現在她詠史詩<sup>25</sup>外，也在她詩中化用歷史典故可見，典故的運用，襯托錫嘉根植傳統、承繼祖德家風的特質，擴大詩中敘事、抒情的寓意，將她對家國的情感深刻展露。

從詩中的典故，可見她對賢母、愛國女子及才女故事的看重，將她們作為女子典範，表達她對傳統女子形象的認同與效法，並呈現她對家國群體的關懷；此外，在示子思兒詩中，亦可見她使用歷史人物，做為對子勉勵的教材，並化用詩經詩篇，表達母對遠兒的殷切思念，以下就此兩類分述。

##### （一）賢德典範：

半生以寡母自居的錫嘉，對於寡母典故的使用，有著自我呈現與勉勵的作用，在《冷吟仙館詩稿》中，有三位寡母典範的人物，分別為以畫荻教子的歐陽修母親、三遷的孟母、以及責子的陶侃母親，三人均在培育兒子成材上具有貢獻，為歷史上有名的賢母，而錫嘉藉此典故，主要為凸顯自己的課子形象，以及為兒

<sup>24</sup> 參方勝：〈王維詩歌用典析談〉，《樂山師範學院學報》第 22 卷第 10 期，2007 年 10 月，頁 18。

<sup>25</sup> 如〈昭君辭〉、〈讀太白詩〉、〈古意〉、〈撫荊歎〉。

尋覓理想讀書環境的希望，如〈感懷雜咏〉云：

掇菜承朝露，曉風叢竹鳴。兒饑恆畫粥，親膳慎調羹。屋漏牽蘿補，家書帶草成。白雲回首處，北望亂愁并。門內全恩義，忍言公與私。解衣呈長姒，畫荻教孤兒。燈識炎涼味，機縈宛轉絲。牢愁向誰語，毫素寄微辭。<sup>26</sup>

此詩為錫嘉於四川寡居時期所寫，由感懷內容可見當時家境不佳，兒饑、屋漏甚為窘破，且由「門內全恩義，忍言公與私」可知當時家族間應有紛爭，錫嘉以忍讓應對<sup>27</sup>；「畫粥」乃取范仲淹「斷齏畫粥」典故<sup>28</sup>，范少時求學無米，每日煮粟米二升為粥，待涼，以刀畫四塊作為早晚餐，錫嘉描寫「恆畫粥」景況，可見家中食物缺乏，只能以料少湯多方式料理，而范之故事另有「苦學」之意，錫嘉取此典故，應有勉勵己子雖貧卻仍要勤學努力的意涵。「牽蘿」乃取杜甫〈佳人〉，「侍妾賣珠回，牽蘿補茅屋」典故，蘿為爬藤類植物，貧苦人家屋漏無材可補，便以藤蘿將就補屋，此處可見錫嘉住屋環境的簡陋，甚至連家書都無紙可用，必須以草為紙。而在此環境裡，錫嘉以歐陽修母「畫荻教子」典故為喻，《宋史·歐陽修傳》「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家貧，以荻畫地學書」<sup>29</sup>，從鄭氏的形象與景況，可見錫嘉在感懷詩中所呈現的，是一個在貧苦環境中仍堅貞守節、親自課子教誨的偉大母親，錫嘉透過歐陽修母自比，並藉「燈識炎涼味，機縈宛轉絲」強化已在家境貧寒裡，篝燈課子、織布紡絲的艱辛，寡母典範將錫嘉詩中的感懷更為形象化，可使人感受到她心中的牢愁。而此典故在〈吳仲宣制軍棠外子同年也予告歸皖以扇索繪並垂示留別蜀士詩賦此報謝且述去思之美〉亦出現，此處則為自表身世時所用，擷取其詩中一段：

昔我事夫子，薄宦京華居。農曹重司職，素位保厥初。出守荷皇恩，仁德躬

<sup>26</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5，頁2。

<sup>27</sup> 施淑儀：《清代閩閩詩人徵略》，卷10，頁6，「左錫嘉」條目，提及「太夫人顧勤儉操作，宴如也。……遇妯娌以忍讓，推心勸導，相處無間。…舅姑歿後，伯叔議分爨，太夫人尼之不可，薄田茅屋甘受其次。」

<sup>28</sup> 參〔宋〕朱子：《五朝名臣言行錄·范文正公》（台北：商務印書館，1975年）卷7，頁2。

<sup>29</sup> 〔梁〕沈約：《新校本宋書》（台北：鼎文書局，1990年），卷319，列傳78，頁10375。

宣敷。烽火連城闔，盜賊滿江湖。國事傷盡瘁，孤帆歸故墟。愧彼歐公母，  
畫荻教詩書。寂寞機杼心，塊然枯池魚。<sup>30</sup>

詩中可見她簡述丈夫事蹟，後提及扶柩歸蜀後的景況，錫嘉以歐母為理想母親的典型，因歐母亦是在貧寒環境，以寡母身份撫養歐陽修至有成，此處以「愧」表己之不足，並引左思〈詠史詩·其八〉「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來暗指自己宛若窮途之士、枯池中無水之魚，由「華居」至「窮戶」的落魄之狀。

由於落魄景況，錫嘉對兒子的學習便更加操心，一心寄盼著兒子能考上功名，光宗耀祖，因此學習的環境便為她所重視，在〈遷居錦城〉一詩中，她便以孟母自況，認為她必須搬離蜀中之地，遷至錦城，孩子才有好的學習，其詩云：

僻居龍潭窪，未敢嫌湫隘。黃蘆環宅生，孤松鬱翠蓋。及時督耕稼，除蔓理  
蘭蕙。療渴引廉泉，苦飢摘甘柰。女工導紡績，兒課成荒廢。空結三遷願，  
憂心積煩痲。親故勞訊問，倚馬柴門外。何以薦嘉客，麥飯雜薺薤。眷言有  
別業，終歲斂薄稅。外廡堪延師，內舍備中饋。擇吉促移徙，輕車不盈載。  
風雨不足慮，諸孤或有賴。上堂別兄嫂，猶子牽衣袂。草木如有情，婦孺懷  
愛戴。行行復徘徊，暮山落空翠。<sup>31</sup>

詩中引孟母三遷典故，此出自《列女傳·賢母·鄒孟軻母》「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古人銜賈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sup>32</sup>著重孟母見孟子行為，而考量是否為良好的居住地點，詩中亦以此為鋪排書寫，先提及鄉居環境及生活，後轉至「兒課成荒廢」成為她想搬家的關鍵原因，可由「空結」可知此

<sup>30</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6，頁12~13。

<sup>31</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6，頁1。

<sup>32</sup> 見〔漢〕劉向撰、〔清〕王照圓注：《列女傳補注》，《續修四庫全書》，第515冊，卷1，頁17~18。

遷居之願早已有之，但遲遲無法如願，甚至憂心成病，此外，錫嘉小心化用《南史·胡諧之列傳》「廉泉讓水」典故<sup>33</sup>，雖亦表當地風土醇美，但亦可推知錫嘉以德忍讓此家族間的諸多問題，但恐有令她因此欲搬家全其美的可能。搬家對寡母孤兒不易，一來是考慮搬至何處，二來是如何搬家，由詩中可見，似有親朋好友來家中商議，方能完成遷居，但實際過程對她而言皆為困難的考驗。錫嘉後在〈聞岷兒捷南宮賦以勉之〉便提及「兢兢茹苦誰與倫，卜宅三遷憶孟鄰」<sup>34</sup>，便是自詡當時效孟母搬家，如今兒子才能有如此成就。典故的運用，使錫嘉賢母形象更加凸顯，而古之賢母事蹟，也成為錫嘉教子的依憑與原則。

除了自比，錫嘉在為族叔曾省三<sup>35</sup>題「內江葬母圖」時，運用陶侃母親典故，其詩云：

蜀山嵯峨青插天，江水浩渺交綿湔。雲根泉脈互縈絡，奇峰峻嶺相鈎連。中有沙隄盤曲路，鬱鬱蒼蒼鎖雲樹。日夕恍聞孺子嘯，江西太守築親墓。馬鬣長封悲莫悲，四隣罷社皆淒其。皓首難禁風木感，愴懷欲廢蓼莪詩。見說當年讀書處，書聲燈影共勤苦。世母誠如侃母賢，回首慈雲淚如雨。吁嗟乎今我點筆為此圖，愁腸百轉如轆轤，自憐髫齡早失恃，側身難忘空踟躕。<sup>36</sup>

此為弔母詩，所以錫嘉借用「風木感」表曾太守失親之悲，此典故取自《韓詩外傳》：「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之喻，另取《詩經·小雅·蓼莪》<sup>37</sup>為喻，表孝子不能終養之憾。此處以「侃母賢」讚族叔母親，「侃母」典故一出自《晉史·列女·陶侃母湛氏》，「陶侃，母湛氏。世貧賤，侃就學，母紡績給之。侃少為縣吏，監魚梁。以鮒遺母，不受。責之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為悅乎？

<sup>33</sup> 見〔唐〕李延壽：《新校本南史》（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卷47，列傳37。原文如下：「柏年本梓潼人，土斷屬梁州華陽郡，初為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柏年：『卿州復有此水不？』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帝嗟其善答。」

<sup>34</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四》，卷8，頁15。

<sup>35</sup> 曾省三，字習之、佑卿，生於道光七年（1828），卒於同治六年（1867），四川榮縣人，見江慶柏編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學，2005年），頁785。

<sup>36</sup> 〈為族叔佑卿繪內江葬母圖並題句〉，《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5，頁3。

<sup>37</sup> 見〔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詩經》（台北：藝文印書館，1956年），詩疏3-1，頁3。

是增吾憂也！』後侃所至，以廉幹稱」<sup>38</sup>主要提及侃母是使陶侃為官清廉的重要角色，此處用以稱讚族叔母親貢獻，亦引發錫嘉對母親的思念，在「自憐髻齡早失恃」可見錫嘉對八歲喪母的經歷仍耿耿於懷。此處典故的使用，加深族叔母親形象的深度。

除寡母典故的自況外，《冷吟仙館詩稿》中亦有節女典範魯女陶嬰，在〈新秋有感寄懷陳季婉〉裡錫嘉舉「黃鵠詞」典故，表其守貞心志，其詩云：

蘆簾竹屋動涼颼，病骨經秋各自持。酒入愁腸都化淚，霜侵曉鬢漸成絲。

疎鐘驚破青燈夢，怨笛吹殘黃鵠詞。迢遞重城隔煙水，遣懷聊復寄新詩<sup>39</sup>。

由詩中所營造的氛圍，可知錫嘉心境上的寂寞及悲苦，由「黃鵠詞」一典，可知是錫嘉的悲苦來自於守寡的寂寞，「黃鵠詞」源於《列女傳·貞順·魯陶嬰女》，「魯陶嬰者，陶明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嬰聞之，恐其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二也」<sup>40</sup>此歌乃為「黃鵠詞」。歌中唱陶嬰女對亡夫不二的心志，可見其守節之貞，此詩寫於錫嘉守寡之初，以陶嬰女自況，是帶有明其心志，以及藉陶嬰女之悲述說己悲。

除此之外，錫嘉對國家社會亦表關心，這可由她在〈感事〉詩中以「漆室女」為典故可知，其詩云：

登高望八荒，日晦陰雲浮。烽火連江湖，豈獨行客愁。士夫恥多壘，未聞臧乃謀。豈無顧榮扇，空餘陶侃舟。嗟哉漆室心，千載空悠悠<sup>41</sup>。

此詩描繪錫嘉對當時國家安全憂慮，而其憂源於「漆室心腸」，典故選用於《列女傳·仁智·魯漆室女》，描述魯漆室女未嫁而為魯悲哭，鄰婦問其為何而悲，漆室女提及「嗟乎！始吾以子為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為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

<sup>38</sup> [唐]房玄齡等撰：《新校本晉書》，(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卷96，列傳66，頁2512。

<sup>39</sup> 《冷吟仙館詩稿》，卷5，頁12。

<sup>40</sup> 見[清]王照圓：《列女傳補注》，卷4，頁15~16，《續修四庫全書》，第515冊。

<sup>41</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下》，卷3，頁9。



魯君老，太子幼。」，後三年，魯國果然被齊楚攻佔，男子需上場戰鬥，婦人需轉輸不得休息。<sup>42</sup>漆室女有先見，她知國被欺侮，則身無保護，她為家國的憂慮，亦為於自己將無所屬的憂慮，錫嘉舉漆室女自比，實則為她自己對當時國家處境之憂，咸豐帝剛秉政，太平天國之亂即起，前有外侮，後有內亂，四處烽煙林立，漆室女的悲觀，亦為錫嘉所感。另由詩中可見，當時賊寇環伺，錫嘉引《禮記·曲禮》「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sup>43</sup>典故，指出當時覬覦見侵者多，君主毫無威嚴，寫此詩時，她位於北京，有此之語表示當時戰況恐已漸危急京師。而「顧榮扇」指謀臣賢將的妙計，「顧榮扇」取自《晉書·顧榮列傳》，「榮廢橋斂舟於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眾潰散」<sup>44</sup>；「陶侃舟」則指善用兵器的領袖，取自《晉書·陶侃傳》「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溼，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縝密，皆此類也」<sup>45</sup>。錫嘉以「豈無」與「空餘」，指出當時國家用才失當，所以造成軍紀混亂、無法禦敵。〈感事〉詩裡的用典，突出錫嘉別於閨中女子的獨特遠見，也將她身為時代的「漆室女」角色點出。

在才女部分，則可在〈魏小蘭女士髫年隨宦逼於烽火艱險備嘗囑咐繪歸蜀圖以記其事〉可見她引東晉詠絮才女謝道韞，讚魏小蘭女士的才華，其詩如下：

波濤浩渺山嵯峨，妖氛四起張網羅。漫天烽火振鞞鼓，驚鴻萬里長空摩。長空如冪動風色，布帆無恙歸東沱。中有謝女富才學，新詩清婉如鳴珂。命我作圖記艱阻，惜無妙筆慚如何<sup>46</sup>。

此雖為記事詩，但錫嘉透過「謝道韞」形象，將魏小蘭女士之才勾勒，謝道韞乃

<sup>42</sup>見〔漢〕劉向撰、〔清〕王照圓注：《列女傳補注》，《續修四庫全書》，第515冊，卷3，頁15~16。

<sup>43</sup>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禮記》（台北：藝文印書館，1956年），卷3，頁11。

<sup>44</sup>〔唐〕房玄齡等撰：《新校本晉書》（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卷68，列傳第38，頁1811~1815。

<sup>45</sup>見〔唐〕房玄齡等撰：《新校本晉書》（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卷66，列傳第36，頁1774。

<sup>46</sup>《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5，頁9。

晉之女詩才，曾以「未若柳絮因風起」得詠絮之才的美稱<sup>47</sup>，其詩清婉有林下風致，而錫嘉使用「清婉如鳴珂」來論魏女之詩，亦可見她對道蘊詩風的熟悉，雖為讚人之語，但由她對道蘊特點的掌握，可知她對才女道蘊嚮往，而深究道蘊的風雅的世家背景，以及她富才學、好吟詩等，似與錫嘉才女形象一致。

綜觀錫嘉使用女子典範為典，則可見她將己理想形象置於其間，或為賢母、節女、憂國之女、才女，將她境遇與典範女子作連結，使人透過詩詞可引發豐富聯想<sup>48</sup>。

## （二）示子思兒

錫嘉詩中的典故以女子為典範外，另用於示子思兒，透過歷史人物的模範，作為督子課兒的教材，舉〈示兒女〉為例：

窮通且莫問，學業貴心堅。汲古知無盡，安貧聽自然。下帷師董子，陋巷樂顏淵。何以報君父，男兒當象賢<sup>49</sup>。

詩中為錫嘉勉子作學之法，希子於求學的態度上要「通」且「堅」，盡可能向古書求取學問，即便身於貧窮仍不改其求學心志。錫嘉以「董仲舒」與「顏淵」作為榜樣，「董子」典故出於《史記·儒林列傳》，「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sup>50</sup>，董仲舒讀書廣博，且治學嚴謹，曾「三年不觀於舍園」，且應對進退均依禮而行，此處錫嘉應取作「學問貴心堅」與「汲古知無盡」的榜樣。而「陋巷樂顏淵」乃取《論語·雍也》典故，「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sup>51</sup>，顏

<sup>47</sup>全文如下：「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安大悅。」見《新校本晉書》，（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卷96，列傳66，頁2516。

<sup>48</sup>參石尚彬：〈論古典詩詞中典故的運用〉，《黔南民族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頁9。

<sup>49</sup>《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6，頁4。

<sup>50</sup>〔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新校本漢書》，第4冊，卷121，儒林列傳第61，頁3127。

<sup>51</sup>見〔魏〕何晏注、〔宋〕邢昺疏：《十三經注疏---禮記》（台北：藝文印書館，1956年），卷6，頁5~6。

回出身貧寒，飲食與居住環境均不佳，但他卻不因環境而憂，乃因為道而樂，此應呼應錫嘉對子所言「窮通且莫問」、「安貧聽自然」，希冀兒子能勉於學，不因環境困苦而放棄求學，一為才之模範，一為德之模範，錫嘉藉此勉勵兒子在才德兩事上的精進。

上首為典故中的「正用」，即詩人所運用的典故與其題旨相吻合<sup>52</sup>，而在示子詩中，錫嘉亦有正用但取為警戒者，如〈聞岷兒捷南宮賦以勉之〉，其詩中一段：

莫言貧賤常如此，覆簣成山須臾耳。莫言富貴有可期，窮經皓首終於斯。男兒立身當自強，禮門義路任周行。正直不為威武屈，謙光應戒接輿狂。努力崇德保性真，玉汝成材多苦辛。論交莫近游俠子，處世常欽老成人。以茲勉勗思悠悠，感今悲昔不自由。人生忠孝為根本，我今於汝無他求。京華甲第望紛紛，得失升沈何足云。正逢天子聖明日，猶當匡濟立功勳。<sup>53</sup>

詩中勸勉兒子為人學大丈夫，取《孟子·滕文公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sup>54</sup>為喻，希冀其為官時當有骨氣，除此亦提及當謙充，不可學「接輿狂」，交友時不近「游俠子」，兩類皆使用典故，「接輿」為《論語·微子》中訕笑孔子周遊列國的楚人<sup>55</sup>，錫嘉希冀兒子在為官上能謹守本分，既然出仕為官，便小心自己評斷時事時的態度，以免遭禍。「遊俠子」本出自《史記·游俠列傳》，取其遊手好閒之意<sup>56</sup>，另較近於高適〈邯鄲少年行〉中的「游俠子」<sup>57</sup>，

<sup>52</sup> 參石尚彬：〈論古典詩詞中典故的運用〉，《黔南民族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頁8。

<sup>53</sup> 《冷吟仙館詩稿》，卷8，頁15。

<sup>54</sup>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十三經注疏---孟子》（台北：藝文印書館，1956年），卷6，頁108。

<sup>55</sup> 另見《晉書·高士傳·陸通》，「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為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sup>56</sup> 見〈遊俠傳序〉：「儒者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漢]司馬遷：《新校本史記》（台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124，遊俠64，頁3181。

<sup>57</sup> 原詩：「邯鄲城南游俠子，自矜生長邯鄲里。千場縱博家仍富，幾度報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常如雲，未知肝膽向誰是，今人却憶平原君。君不見今人交態薄，黃金用盡還

為乃無所事事的紈袴子弟，錫嘉希冀兒子為官時能慎選朋友，另從「接輿」與「遊俠子」兩典，可見錫嘉所受的儒家影響，而包括此詩中所提「覆簣成山」，皆取自《論語·子罕》「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矣。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矣」<sup>58</sup>表達勤勉為學終有得償的人生觀，對錫嘉而言，人生雖無常，家中變故雖在一瞬，但她並沒有因此而消極遁世，而積極督子為學，後終得所償，雖然錫嘉當時已屆六十高齡，但兒子的中舉，似乎更加印證她為母教的堅持。另此詩句中開頭「莫言貧賤、莫言富貴」應化自李頎〈別梁錙〉，「莫言貧賤長可欺，覆簣成山當有時。莫言富貴長可託，木槿朝看暮還落」<sup>59</sup>，以對照方式表達貧賤與富貴皆有時。

由典故的使用，可知錫嘉教子的原則與態度，光緒七年，錫嘉被次子迎養於山西，離蜀後寫〈代書寄蜀〉，交代她在山西的生活，此為第三首，詩云：

吾兒雖成立，薄俸初一官。累負況紛如，事畜亦大難。伐檀志庭訓，祿慳非分千。應時強持贈，力薄心空殫。願天鑒苦衷，松柏同堅完。他年猶子歸，諸父常承歡。<sup>60</sup>

詩中引《詩經·魏風·伐檀》為典，毛詩序：「《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sup>61</sup>，所以可知錫嘉以「清廉」作為督責兒子為官的準則，此準則乃由先夫曾詠所留，曾詠在世時，即重視清廉，不收受賄賂<sup>62</sup>，因此雖然此官俸祿微薄，工作繁重，但她仍堅持承繼此一家風，以為父之意督子勉兒。

---

疏索。以茲感激辭舊游，更於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見劉開揚選注：《高適詩選》（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20~21。

<sup>58</sup>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十三經注疏---論語》（台北：藝文印書館，1956年），卷9，頁7。

<sup>59</sup>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4冊，卷133，頁1352。

<sup>60</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三》，卷7，頁3。

<sup>61</sup>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詩經》，（台北：藝文印書館，1956年），卷6，頁5~6。

<sup>62</sup> 見《冷吟仙館文存》，頁5，「居戶部，不受外餽，不徇人私，十四年如一日」

典故的運用除作為示兒外，錫嘉亦將為母思兒之情，以典故婉轉表達於詩中，她最常使用的便為《詩經》中的思親詩，以下為舉例：

骨肉同衰老，悽吟河廣篇。(卷7〈壬午送岷兒入都秋試兼訪四姊婉香〉，頁4)

白華無點辱，慰我期以實。(卷7〈禧兒授邵武府經歷將之官作此勉之〉，頁4)

〈壬午送岷兒入都秋試兼訪四姊婉香〉為錫嘉送四子光岷至北京考試時，順道拜訪四姊婉香所寫的詩，〈河廣篇〉的典故出自《詩經·衛風·河廣》<sup>63</sup>，此詩序：「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詩也」，由「骨肉同衰老」之句，可知此感嘆乃同四姊而發，時錫嘉已居於山西，應與光禧、曾懿、曾玉等別，而此趟送子入京考試，似乎亦可預見將來的別離，為母思子不止的心腸，在「河廣篇」的引用表露無遺。此外，在〈禧兒授邵武府經歷將之官作此勉之〉亦可見此用法，「白華」出自《詩經·小雅·白華》，詩序：「《白華》，孝子之絜白也」<sup>64</sup>，錫嘉長子禧兒將至福建做官，山西與福建相離甚遠，古有「父母在，不遠遊」表子之孝，錫嘉藉白華所代表的「孝子」之意，緩和光禧遠遊不孝之言，因此「白華無點辱，慰我期以實」便代表錫嘉對光禧遠行的信任，所以才會在詩中提及「戒言莫我忘，見爾知何日」、「尺書勤往返，舊德勉紹述」，雖未如河廣篇般思兒不止的陳述，卻透過「孝子」一詞的提醒，傳達錫嘉希冀兒子常寫信並回家探望的期望。

張景祈曾題錫嘉作品，「霜操冰懷林下風，天教苦節報孤忠。詞章家數卑清照，巾幗人閒有太沖。八法入神無俗豔，百篇垂老益沈雄。中宵披讀慙還拜，剪盡三條蠟炬紅」<sup>65</sup>，詩中讚錫嘉具有節操、詩詞清婉、帶有巾幗之感，而此形象

<sup>63</sup>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詩經》詩疏 3-3，頁 10~12。

<sup>64</sup>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詩經》詩疏 9-4，頁 10。

<sup>65</sup> 《冷吟仙館附錄》，頁 1。

的呈現，可藉由錫嘉所運用的典故更清楚得知，她以孟母、歐母表其賢母風範，以漆室女表其中閨懷抱，以謝道韞表其詩詞，以魯陶嬰女表其節；並可在示子思兒詩中，見其藉由歷史典故教兒以效，帶有侃母風範，由典故的運用，可見錫嘉節婦寡母形象的自呈，使人為其所感。

## 第五節：風格轉變

《文心雕龍》的〈體性篇〉：「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sup>66</sup>，劉勰在此提及作者情感，會形之於外表，內心有此思想，行之為文便端作如此呈現。這是說明作者性情會影響作品風格，的確，風格透露作者性格與閱歷，揭露她心底所欲表達之情感，透過意象<sup>67</sup>的呈現、抒情語言的使用，均會使作者的獨特形於作品風格上。

除此，因著不同時期的閱歷，作品風格也會隨之轉變，由上兩節可知，《冷吟仙館詩稿》總體的特色應為偏於鋪陳的長詩，可見左錫嘉慣於敘事及用多重角度的表現方式，而由縹緲淡遠、漂泊孤寂、殘破寒冷的語義類型，可見她作品風格總而為消極而帶有蒼愴的，這與她人生際遇裡身不由己、充滿離別、漂泊與孤苦有關，然而這樣的總體風格是漸漸發展而成的，觀看《冷吟仙館詩稿》的八卷詩作，可大抵窺見卷一至卷三，則較為多彩，呈現閨情的妍麗，而卷四之後則多色彩單涼的風格，以下則舉例分析說明。

### （一）閨情的濃麗

錫嘉早期的詩作，多羅列設色鮮豔的閨中之物，如簾、妝鏡、錦衾、金蟬、繡帷、鴛被、筆牀、蝴蝶、玉階、翠袖、紅箋、芙蓉幔、玳瑁鉤、翠屏、玉釵等，

<sup>66</sup> [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台北：里仁書局，1994年），頁535。

<sup>67</sup> 所謂的「意象」，本論文採取蔣寅於說法，認為「意象是經作者情感和意識加工過的，由一個或多個語象組成，具有某種詩意自足性的語象結構，是構成詩歌本文的組成部分。」，見蔣寅：《古典詩學的現代詮釋》，（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27。

使詩作畫面帶有閨房氛圍，典型詩作為〈憶昔〉：

璇閨憶昔垂髫時，綺窗日午春夢遲。翠屏珠箔悄無語，流鶯睨晚唳高枝。

唳向枝頭喚夢醒，衣香乍煖燠籠冷。妝成緩步臨青瑣，纖纖翠袖攀花朵。

花香滿袖雲鬢溼，雙雙鳳子釵頭立。玉釵旖旎入君家，鹿車轂轉飛塵沙。

日夕抱甕出門汲，綠塘自種紅蓮花。今年蓮花雙朵紅，蓮房搖曳飄香風。

綠水縈洄蕩雙槳，採蓮歌起蓮塘。蓮子青青照秋水，苦心一點知誰比。

蓮塘蕭瑟秋風日，翠蓋紅衣水雲繞。藕絲鴛夢不勝情，香影依依月皎皎<sup>68</sup>。

這是一首錫嘉婚後回憶閨中時期的作品，詩中羅列顏色妍麗的閨中器物，包括翠屏珠箔、青瑣、翠蓋，還有閨女身上的裝飾，如翠袖、雲鬢、玉釵，另詩中所瀟漫的衣香、花香，所觀植物紅蓮、蓮子、蓮塘、藕絲的呈現，烘托詩作的閨中情趣。

早期詩作裡，簾的使用廣泛，《浣香小草》裡便有多首使用，如〈題自畫桃柳橫看子〉「得閒聊補景，簾外正鶯唳」<sup>69</sup>、〈春晴〉「簾角挂晴霞，春風綴柳芽」、〈夏日曉起〉「曉涼吹斷夢，日角上簾梢」<sup>70</sup>、〈感事〉「重門深鎖冷堂坳，月榭風簾一例拋」<sup>71</sup>、〈哭三姊婉靜〉「竹枝捎牖驚殘夢，簾影搖風盪遠思」<sup>72</sup>、〈歲暮書懷〉「屏深鄉夢遠，簾漾篆煙斜」<sup>73</sup>、〈春雪〉「泥痕繞砌屐初印，鳥語隔簾春有聲」<sup>74</sup>、〈初夏〉「簾腳花陰轉，晴窗午睡餘」<sup>75</sup>等，繁而不勝備載，可見錫嘉常以簾作為她早期風格裡重要的空間呈現，透過「簾裡」、「簾外」，營造閨房所見的視野。

<sup>68</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上》，卷2，頁14。

<sup>69</sup> 《冷吟仙館詩稿·浣花小草》，卷1，頁5。

<sup>70</sup> 《冷吟仙館詩稿·浣花小草》，卷1，頁6。

<sup>71</sup> 同上。

<sup>72</sup> 同上。

<sup>73</sup> 《冷吟仙館詩稿·浣花小草》，卷1，頁8。

<sup>74</sup> 同上。

<sup>75</sup> 《冷吟仙館詩稿·浣花小草》，卷1，頁12。

除此，早期詩作裡，所敘角色為閨中思婦，呈現其閨中之物的華麗、容貌型態的姣好，如〈題自畫美人春睡圖〉：

花魂脈脈杜若芳，美人春酣春晝長，錦衾華褥隱紅玉，繡譜閒殺雙鴛鴦，曲肱作枕斂蛾黛，金蟬押鬢鞞珠，宜嗔宜笑凝神光，難向鉛華窮意態，飛花墮夢生綃冷，起來還寫春風影<sup>76</sup>。

此首敘述美人春睡模樣，儀態婀娜，巧笑倩兮，懶起模樣格外使人愛憐，然而由「繡譜閒殺雙鴛鴦」，可知她是個等待情人共眠的閨中思婦，無非是要凸顯郎君的缺席，美人於春日獨眠的等待。另首〈春夜別〉則以第一人稱來書寫：

玉階霄露寒，微風動蘭葉，採之欲遺誰，明月落城堞，旋影入空閨，獨背花枝唳，花枝迷不見，但見雙禽棲，翻身弄花影，脈脈愁難醒，玉署夜寂寥，錦被薰香冷，相思復相望，銀漢隔紅牆，鳴琴不成調，蜜炬搖虛光。<sup>77</sup>

由詩中「採之欲遺誰」、「旋影入空閨」、「但見雙禽棲，翻身弄花影」、「錦被薰香冷」，皆可見她在抒發閨中獨眠，思念郎君的感受，而錫嘉善於烘托氣氛，尤其以寒、空、獨、愁、寂、冷、虛等字的使用，更加強閨中思婦的空虛與嘆息，是相當強烈的對比。此外如〈寒夜書懷〉裡以「錦被識溫柔」來凸顯閨中之婦對丈夫的相思：

相思兩行淚，離別古今愁。帳引芙蓉幔，簾垂玳瑁鉤。燈花消閨澹，錦被識溫柔。祿祿長安道，塵勞不自由<sup>78</sup>。

全詩雖未直接點寫相思，然由芙蓉幔、玳瑁鉤、錦被等閨中器物的烘托，「祿祿長安道，塵勞不自由」的語句，可間接由景物聯想，此為一等待仕宦丈夫的妻子，透過閨中景物的放置，錫嘉將新婦對新郎的等待的細膩情愫，婉轉融於其中。

<sup>76</sup> 《冷吟仙館詩稿·浣花小草》，卷1，頁8。

<sup>77</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上》，卷2，頁7。

<sup>78</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上》，卷2，頁3。



另早期詩作較偏靜態，透過靜景，呈現作者心中平緩而閒適的情緒，如〈春日〉：

筆牀塵淨墨香濡，三兩瓶花一酒壺。閒向石欄補新竹，午窗拋卻睡工夫。

淡墨雲痕鎖碧寮，風迴簾燕語聲嬌。小庭春色無多少，細草閒花破寂寥。<sup>79</sup>

此為兩首七言絕句組成的詩，第一首呈現筆牀、花、酒、石欄、新竹、窗等靜景，讓春日裡的閒適透過靜態景物，而帶出活潑的氣息，錫嘉以「墨香」、數字節奏，連結靜態景物之間的關連，烘托溫情的閨中意趣。而另首則以簾外之景為主，包括淡墨雲痕、風迴簾燕、小庭春色、細草閒花，以淡筆勾勒春日裡的閒適。

而即使是病中書寫，筆調上也仍見閨中氛圍，如〈病中書懷〉：

蕭蕭落葉打柴門，病裏愁思更莫論。藥杵擬臨春水擣，錦衾常倩玉爐溫。麝銷宿酒留殘暈，眉蹙寒山減舊痕。從此曉風殘月夜，也知珍重瘦吟魂。<sup>80</sup>

此詩仍以靜態做書寫，陳列落葉、柴門、藥杵、錦衾、玉爐、月等靜景，並勾勒病美人容顏與身影，值得注意的是，此處仍將麝、暈、眉蹙等細節描述仔細，顯示在病中感懷裡，她是在意自己容顏的改變多於外在事物的牽掛，與守寡後在病裡多談的是牽掛而不是容顏大相逕庭。除此，首聯蕭蕭落葉打柴門的愁思，至尾聯時，已被曉風殘月夜給稀釋，以平靜的意象收尾，並以「珍重」熨平吟魂，使各樣容易夾雜的情緒，在此化為風平浪靜的溫情。

## （二）中年的剛健

清末戰亂頻繁，波及詩人所處的生活環境，錫嘉從閨中聽聞<sup>81</sup>，已逐漸轉為

<sup>79</sup> 《冷吟仙館詩稿·浣花小草》，卷1，頁11。

<sup>80</sup> 《冷吟仙館詩稿·浣花小草》，卷1，頁14。

<sup>81</sup> 如在〈懷大姊婉洵〉有「魚雁兩沈斷，況經烽火深」，〈歸夢〉有「滿城刀戟生暮寒，沙草濺血腥風酸」，〈春望寄懷大姊婉洵〉「烽火滿天地，握手知何夕」，〈感事〉「誰容狂寇渡江來，此日長城安在哉，河北烽煙連豫晉，津門旗鼓走風雷。」等詞語，足見當時局勢急迫，遂令身處閨中的錫嘉有此報導性的詩句。

親眼目睹與親身經歷，而這對身處閨中的女子而言，無疑是帶來許多的震撼與衝擊，因此不論是面對骨肉分離的哀傷，對家鄉安危的牽掛，對受苦百姓的嘆息，對人生宿命的無語，皆可見她面對亂世時所顯出不凡的剛健風格。

從卷三至卷五，錫嘉在情緒字眼使用上愈趨頻繁，如驚、愁、歎、悶、憐、悲等字，常於詩中出現。而愁緒沈重已非閨中時期可待消解，許多詩的句尾，已然出現藉酒消愁的情景，如〈秋夜聽雨〉「蟬影憐枯鬢，蟲聲織亂愁。短瓶春尚在，薄醉且忘憂。」<sup>82</sup>、〈寒夜對梅〉「今我不樂花不發，瘦影兀兀枝橫斜。典釵沽酒拼一醉，醉鄉活潑春正賒」<sup>83</sup>、〈寄外〉「今夕遙遙共杯酒，可憐烽燧滿天涯。」<sup>84</sup>喝酒消愁，為一種較為陽剛式的宣洩情緒方法，錫嘉以此為作為她對人事無奈的消解，可見她在情緒流露較屬豪爽而非纖細。若離愁已無可消解，景中已全然為愁所掩沒，如〈辛酉孟冬外子奉曾滌生節帥國藩札調赴安慶大營襄理軍務別後口占〉「滿江星月悄無語，別有離愁飛上天。」<sup>85</sup>、〈落花〉「惆悵玉樓人去後，月明聲斷鳳凰簫。」<sup>86</sup>、〈秋感〉「孤燈自課小兒女，不雨不風天地愁。」<sup>87</sup>，詩句已然把愁緒化為景中。

此外，剛健風格也表現於戰爭詞語的大量使用，如鞞鼓、旌旗、鼓角、骸骨、烽火，足見戰爭景象的深刻已然在錫嘉的心裡，如〈弔天津令謝忠愍子澄〉裡，錫嘉融其對戰場局勢的瞭解，將謝忠愍為國捐軀的忠烈行徑書寫出來：

儒士能文亦能武，讀書萬卷抑何補。孤忠耿耿出書生，毅然殺賊報君父。黃巾倡亂東南來，突入津門動鞞鼓。謝公儒雅英風生，拔劍揮戈膺獨拊。同袍瀝膽思敵愾，八千子弟咸鼓舞。策馬當先撿賊鋒，一戰功成保疆土。嗟哉，一戰功成保疆土，始信讀書儒不腐。長城自恃眾心堅，豈特區區五人伍。五

<sup>82</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下》，卷3，頁11。

<sup>83</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下》，卷3，頁12。

<sup>84</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下》，卷3，頁17。

<sup>85</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下》，卷3，頁16。

<sup>86</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下》，卷3，頁19。

<sup>87</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5，頁2。

人為伍何足數，君不見賊勢如狼卒如鼠。驅之不前鞭之侮，誰無肝膽空長懣。  
忠義裂眦誓報國，寸心如鐵奮然怒。指揮叱吒排空來，血戰腥風徧江渚。龍  
章鳳藻極哀榮，一片丹心泉千古<sup>88</sup>。

錫嘉以樂府形式寫之，詩中將戰爭的場面勾勒，不論是賊突入津門時鼙鼓的隆隆作響，抑或謝公殺敵的揮劍，敵軍如狼，守軍以寡的對峙場面，均已突破閨中女子的想像與氣魄，帶有一種不讓鬚眉之氣，而在〈五姊芙江為其夫袁厚安觀察績懋在閩陣亡作招魂詩寄示沈慟悽絕令人為之悲惋〉也有這般口吻：

出戶入戶，瑩瑩無侶。寒霜拂衣，酸風撼樹。黃雲塞天，鼓角聲悲。引領四顧，肝腸迸摧。幃幔淒淒，兒啼呱呱。殺身報國，妻子何辜。孤燈熒熒，空房獨守。生不爾先，死不爾後。孤兒在懷，骸骨未理。既不欲生，又何敢死。長夜悲號，大仇未報。苦心化石，誰為唁弔<sup>89</sup>。

四言簡短的詩句，卻簡潔地將姊夫戰死的畫面做一描繪，不論是酷寒的氣候、蕭瑟的塞外、鼓角的悲聲、幃幔的淒淒，均烘托一種環境的冷酷感，相形之下，孤兒寡女的無辜便令人憐憫，詩中相對的映襯，突出錫嘉對時代戰亂的不平之氣，由末尾的「大仇未報，苦心化石，誰為弔唁」，悲憤之情油然而出。

這樣激問式的語句，也鑄鑄此時期的悲憤風格，如〈至吉安代簡諸弟〉「回首燕雲客路長，拚將離別為誰忙」<sup>90</sup>、〈聞雁〉「得勢趁高翻，誰云道路長。」<sup>91</sup>、〈雨牕不寐〉「錦衾寒煖誰相問，瘦骨珊珊何自憐」<sup>92</sup>、〈寄外〉「留得廬山真面目，何需搔首問蒼蒼」<sup>93</sup>、〈黃州舟次即事〉「師出以律律豈妄，嗟哉嗟哉禍誰釀」<sup>94</sup>、〈苦樂行〉「袖手出入仰向天，焦土一片誰見憐」<sup>95</sup>，錫嘉喜以「誰」來探事

<sup>88</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下》，卷3，頁2。

<sup>89</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下》，卷3，頁13。

<sup>90</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下》，卷3，頁7。

<sup>91</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下》，卷3，頁9。

<sup>92</sup> 同上。

<sup>93</sup> 《冷吟仙館詩稿·吟雲集下》，卷3，頁17。

<sup>94</sup> 《冷吟仙館詩稿·卷苑吟》，卷4，頁3。

<sup>95</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5，頁8。

出之因，以及尋求同情力量，叩問帶出詩中的氣勢。

除此，在卷四一連串記錄丈夫逝世、扶柩回鄉的敘事詩中，更是可見其激憤之情，如〈感傷〉：

卷菴心苦苦難伸，始信紅顏命不辰。作賦竟誰憐寡婦，上書何以慰雙親。春風草草留遺愛，夢斷星星證宿因。從此梅花零落盡，不知天地有陽春。

侍覲相依十二年，鬢絲釵影最相憐。蛾眉祇合春常鎖，鸞鏡空悲月共圓。湘水招魂千古恨，蜀山回首萬重煙。愁心化石精靈在，欲向蒼冥補漏天<sup>96</sup>。

此為這一時期的典型之作，不論烘托的氣氛、抒發的語氣與叩問，均可見呈現一種悲憤交織的狀態，首句所揚的「苦難伸」、「命不辰」，將其抑鬱感表達，尤「始信紅顏命不辰」一句，表達她對紅顏苦命的質問，雖只為一聲的嘆息，卻含有透露她對自身命運的無解與矛盾；頷聯以「誰憐」、「何以」，發出無助的叩問，作賦與上書的無用，頓強化此時無能抒解的絕望之情，詩中以「遺」、「斷」與「落盡」來強調她深深的失望感，而梅花落盡，表一切希望美好皆消失殆盡，陽春不再，表已無任何期盼的心死之情，是此一風格逐漸轉趨清寂的伏筆。而另一首則為哀弔丈夫之語，詩中以「春常瑣」、「空悲月共圓」兩景象，來表達兩人重聚的不可能性；頸聯裡的「千古」與「萬重」，則是誇大時間與空間的憾恨，凸顯此悲此痛的深刻性，尾聯則以女媧補天的故事為喻，用「天破」所以沒有伸展正義，來為此冤屈作合理化解釋，除此也一語雙關質疑「天破」的可能。否則怎麼沒有看到戰亂底下的冤屈，其大膽問天的舉動，足顯出她的剛健之風。

### （三）晚年的清淡

歷經戰亂的驚心與喪偶的苦痛，面對悲憤無法上達於天，在無語問蒼天的心情底下，後期的詩文風格則呈現歷經滄桑之感，不論是筆調與情緒，皆帶有清淡

<sup>96</sup> 《冷吟仙館詩稿·卷菴吟》，卷4，頁2。

意味，而所謂清淡，主要表現在幽靜的詩境上，不加藻彩，清幽恬淡。

守寡後，錫嘉的生活除了失去依靠外，她上需侍奉公婆，下必須照養孤兒，閨中時期的閒適與經歷戰亂的悲憤已漸漸被忙碌的歲月給侵蝕，轉趨於對生活的關注，所以她有一部份作品是呈現篤實的生活，如〈田家十二樂詞〉、〈鄉居〉、〈暑至〉、〈浣花新居雜詠〉、〈浣花社歌〉等詩，敘寫純樸的鄉居點滴，如〈暑至〉：

時序如轉軸，循環了無阻。麥隴卷黃雲，驕陽助炎暑。農務何勞勞，掩扇不一舉。酷熱氣鬱蒸，揮汗灑飛雨。薇花落紫英，菖蒲展翠羽。空懷楊氏冰，風色思何許<sup>97</sup>。

詩中設色雖鮮麗，卻不華麗，敘寫景物多樸實的農作，麥隴、薇花、紫英、菖蒲，而詩中描寫炎熱漫溢，卻使人更著眼於農務辛勞，反映百姓的真實面貌。

除此，在清風格方面，多指明晰省淨、超脫俗塵而不委瑣、新穎或是凜冽<sup>98</sup>，如〈秋思〉，在回憶的感嘆裡，已帶有寂寥的消極意味：

白雲回首夢江南，世味離情苦更諳。疏雨半隄煙水闊，綠菱紫芡滿秋潭。葵藿傾心冒雨開，寒螿唧唧隱莓苔。漫天蘆雪西風冷，鴻雁一聲何處來。<sup>99</sup>

首聯提及自己又夢回江南，重述過往裡，有的卻不是美好回憶，卻更是對半生孤苦的感慨，「世味離情苦更諳」便是重述過往的心情寫照；從頷聯直至尾聯，皆以景物描寫為主，但細讀「疏雨」、「煙水」、「莓苔」、「蘆雪」、「西風」及「鴻雁」這些景象，帶有淡筆的蕭瑟氣氛，且錫嘉將時節置於秋天，蘆雪與西風冷的涼意，以及「何處來」的鴻雁聲響，更凸顯清寂感。此外如〈寒夜〉，在詩境上皆為清淡的筆調，其詩云：

朔方早飛雪，城郭迴荒涼。疏柝凍沈響，短檠含斂光。天高懸淡月，風急壓

<sup>97</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一》，卷5，頁14。

<sup>98</sup> 參蔣寅：《古典詩學的現代詮釋》，頁49。

<sup>99</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6，頁15。

清霜。素被不知煖，悽悽愁夜長<sup>100</sup>。

寒夜本有寂寥之感，這首詩從窗外之景寫到窗內，尤其城郭荒涼的虛景描寫，襯托錫嘉不只單純敘景，實則藉景抒情的意圖，而「天高」、「淡月」、「風急」、「清霜」則拉開空間的虛寂感，使接下來所描寫的窗內之景，平添冷寂，「素被」與早期的「錦衾」已然相異，不煖所帶出的冷覺，頓使尾聯裡的「悽悽愁夜長」所抒發的情感更為消極及哀怨。

而不僅秋、冬感懷是如此，〈春日感懷〉實則也較以往與閨友春遊的快樂，更平添幾多消極：

春色滿天地，芬芳曉敞廬。雲兼溪水活，竹補石廊虛。空抱三山願，長懷尺素書。有家徒壁立，終歲儘愁予。（其一）

蕨芽紅破土，石髮綠參差。冷雨梨花夢，春風楊柳枝。紛飛嗟骨肉，患難感心知。望遠增惆悵，喬松映卷施。<sup>101</sup>（其二）

詩中呈現一種靜態之美，由詩中可見的是，不論是敞廬、溪水、石廊、蕨芽、楊柳等，均呈現一種平靜的溫和；縱使春色滿天地，然尾聯皆以「愁」、「惆悵」作結，可見昔日燦爛美好的春日，如今已轉為平淡的靜景，歲月滄桑的洗鍊，使她更看到家徒四壁的現實、骨肉紛飛的離愁，所以詩中所流露的並非春日的喜樂，乃更為對世事無常的憂愁。而這樣的憂愁，在〈貧女歎〉裡，已使她由美人變成貧女的投射：

玉容薄靚妝，質樸素貧賤。貞淑皎芳蘭，流美自明盼。軋軋事鳴機，纏絲無暮旦。輕絲若飛霧，鳴梭勞皓腕。悄然何所思，殷勤計匹段。辛苦為誰衣，凝神發浩歎<sup>102</sup>。

<sup>100</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三》，卷7，頁4。

<sup>101</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6，頁23。

<sup>102</sup> 《冷吟仙館詩稿·冷吟集二》，卷6，頁26。

貧女無其他藻贅的裝飾，玉容僅添「薄靚妝」，打扮上也呈現樸素，不具有華麗的衣飾，工作上為織衣，「軋軋事鳴機」帶出現實聲響，「輕絲若飛霧」、「鳴梭勞皓腕」則透過「飛」與「勞」顯出生活的忙碌。此處的女子不論所穿的衣服、臉上的裝飾、從事的事務，都已非昔日閨中懶睡的女子，錫嘉以「貞淑皎芳蘭，流美自明盼」來勾勒她的美貌，然在鳴機軋軋的忙碌裡，美貌已非可重視的事物，由「殷勤計匹段」可見她更重視的，乃是工作量的多少，末尾發出的嘆息，成為幾年辛苦嘆息的註腳，浩歎語詞的使用，凸顯一種經歷生命滄桑的寂寞。

綜觀錫嘉的作品風格，則可見與其生命歷程相吻合的發展，大抵早年多偏閨情的濃麗，無論於設色、景物鋪排、情感色彩等，多為帶有豔麗的感受；中年後歷艱苦，筆調轉為剛健，不論是藉酒攄愁、對天叩問，均可見錫嘉承擔家族的堅毅及勇氣；晚年後則呈現清淡，詩中境界多為幽靜、樸實，而不多加以藻飾，烘托晚年歷經滄桑後的沈澱。

## 第七章 結論

透過左錫嘉及《冷吟仙館詩稿》詩稿研究可知，在清末動盪的社會裡，錫嘉以其失恃、失夫、失女的個人經歷，透過詩作，傳唱時代之憂，使人可見女詩人內心的不安與孤獨，承繼家族責任的辛勞與不易，而可知其膽識與堅忍。

透過左錫嘉時代、地域與家族的考察，可知當時正是清朝由盛轉衰，內憂外患紛自沓來的時期，尤其太平天國之亂，衝擊錫嘉所處的環境與生活，不僅她在江南的親戚多有亡故，其姊夫、丈夫具因剿匪而亡。在地域上，錫嘉出生富饒的江南，經濟富庶帶來文化上的興盛，常州文學團體輩出，不論思想、詞學、古文皆放光彩，具有帶有博雅之風；此外，女子教育也隨之受到重視，世家大族培育才女，以她們為榮，並為其出版詩集，除此，常州女子亦透過編選詩集，來肯定自己的才華，如惲珠<sup>1</sup>《國朝閩秀正始集》及張紉習英<sup>2</sup>《國朝列女詩錄》<sup>3</sup>都是清朝閩秀詩中的重要文獻。左氏家族一門風雅，由錫嘉祖父左輔起便出版文集、喜好詩詞，家族中女輩作品亦出版刊行，並能彼此唱和、切磋詩藝。

關於左錫嘉的生平，可知其一生多舛，童年雖聰慧早熟，卻因母逝而終止向祖父學習的機會，後至北京依親，與五姊一同侍奉父親，居住家中直至出嫁。錫嘉與夫婿曾詠的婚姻和樂，兩人俱喜吟詩，常有唱和之作，但曾詠仕途不順，以致家中經濟不佳，且常有隨宦遷徙的顛沛生活，後夫婿派至安徽治軍，兩人分居兩地，使錫嘉常處於相思中。曾詠剿匪驟逝後，錫嘉獨自扶柩歸蜀，進入鄉居，守寡撫弱，白日紡績作畫維持家計，晚上篝燈課子，艱苦的日子，幸有閨友相伴，而宗教信仰的寄託亦給黯然消沈的她心靈上的力量。晚年時，錫嘉兒女俱皆有成、各有所歸，她由二子迎養至山西，後便常往返於各子女家，享受天倫之樂，

---

<sup>1</sup> 惲珠，字珍浦，江蘇陽湖人，惲毓秀女，泰安知府滿州完顏廷璐室，著有《國朝閩秀正始集》。

<sup>2</sup> 張紉習英，字孟緹，江蘇陽湖人，知縣張琦長女，著有《澹菊軒初稿》、《國朝列女詩略》。

<sup>3</sup> 《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紉習英病《擷芳集》收閩秀詩太濫，《正始集》選閩秀詩太簡，因另選一秩曰《國朝列女詩錄》，然此書目前未見。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頁 531。



但三女曾玉早逝，所代為撫養之外孫女仲蓉，又因病驟逝，使錫嘉晚年，常感無依與孤苦。

關於錫嘉的交遊關係，可知對象主要是遠房親戚及其友人，主要有趙佩芸、趙悟蓮姊妹，莊瑩如、莊碧如姊妹，宗婉、蕭月樓及陳季婉等人，從時間點來看，則可見錫嘉是守寡後才多有與閨中友人深入往來；就地緣而知，錫嘉在北京時已識宗婉生與陳季婉，但實際有閨閣雅集、聚會吟詠則多半在四川，尤其是移居浣花溪草堂後，有浣花詩社的成立；而晚年錫嘉隨子至山西，閨閣交遊則多以通信方式。左錫嘉工詩與善畫，所以她的交遊型態多半以詩會友，或是以畫贈友；從資料觀之，她們似乎有小型非正式的吟詠聚會，彼此探訪之餘，聊以吟詩唱和為趣。

就《冷吟仙館詩稿》的內容觀之，可見錫嘉的作品以寫給親人為多，對象多為姊妹、丈夫與子女；在姊妹之誼的敘述上，著重於童年於江南相處時回憶，而由所懷對象，可知錫嘉與大姊及五姊關係最佳，錫嘉與五姊同住京城時，常擘牋分韻，詩中多有唱和之作。而在夫妻之愛敘述上，則見錫嘉有多首與曾詠唱和之作，展現夫婦兩人皆有文采，故能於空閒相處時能有此番趣味，此外詩作中有錫嘉對夫於仕途不得志時的鼓勵，可見錫嘉所扮演的賢妻角色，而丈夫被招治安慶治軍時，夫妻分隔兩地，錫嘉常擬古詩裡的思婦詩，來抒發她對丈夫的思念。在對子女之情上，則可見詩集裡錫嘉的母親形象分為三階段，分別為守寡前的慈母形象，端見她於瓜下觀兒的溫情，守寡後的嚴母形象，透過「理想母親」的身份，表其對子的期待，並自呈半生課子之辛。晚年則流露家族祖母的慈祥，以及失女的哀痛。在家族記事上，則可見錫嘉透過自我生命經歷，為家族留下歷史，在左家大事上，主要有離鄉至京的生活、述祖父左輔的德政兩事。曾家大事上，則主要有扶柩回鄉及遷居二事。左家大事可見左家於江南生活的優渥，〈述祖德詩〉則可見左氏家族光榮的官宦史。在曾家大事上，則見錫嘉身為曾家媳婦的功績，包括扶柩回鄉、侍奉公婆、撫養稚兒以致有成，詩詞中傳遞錫嘉寡母之功。在鄉

居生活上，則可見四川鄉居的景色、農家生活以及家境貧寒的景況，透露錫嘉於鄉居生活的困苦。在時事關懷上，則可見錫嘉的漆室女心腸，透過弔亡詩，表達對忠臣義士的緬懷，在樂府詩中，表達她對天災、人禍下苦難的百姓的憐恤，詩中不僅呈現社會問題，亦可見她巾幗女子的胸懷。在遊歷書寫上，則可知錫嘉雖有許多地理遷移經驗，但其中有許多是不得已的宦遊，流露她身為女子的不安與孤獨，尤其夜宿他鄉的描寫，特別能感受她自感漂泊的命運。但在少數的賞心遊裡，仍可見她旅遊的閒適與對人生哲理的思考；此外如旅途即景的素描，亦可見她摹景的能力。

關於左錫嘉作品的寫作技巧及風格方面，則可見錫嘉慣用近體多於古體，喜用長詩多於短詩，而這與錫嘉常使用詩作為敘事有關，能夠承載較長或較大篇幅的體裁，常為她所選用。而在意境的營造上，則可見錫嘉對於清寂淡遠、漂泊孤寂、殘破寒冷似乎較多著墨，可知她的生命情調應是充滿清寂、漂泊與殘破，所以她對這些景象，較能投射其主觀情懷。錫嘉的生命不斷在生離死別中流轉，所以對她而言，那種掌握不住、失根、殘破的景象，常是她所能掌握和體察的。在寫作技巧上，則可見她慣用色彩表達情感，閨中時期詩作，色彩較為豐富多元，呈現少女錫嘉的活潑氣息，也映照閨情的濃麗與活潑；守寡後，詩作色彩則較為單涼，甚略偏悽愴感。此外，在聽覺的摹寫裡，則發現錫嘉喜用不在場的聲音來表達景物來表達另個存在，有時錫嘉也會透過聲音的介入，表達不容忽視，自然之聲有安定效果，而人聲則多半產生緊張及分離的情感。在數字入詩的分析上，則可見錫嘉善用數字形成距離與時間的張力，呈現她對遠方人的想念，以及人事變遷的感慨，此外數字也增加詩中節奏感，將所描之意象突出，引人注意。

在錫嘉作品的整體風格上，則可見錫嘉詩作的「風格」，是與她的「生命歷程」相吻合，大抵早年多偏閨情的濃麗，無論於設色、景物鋪排、情感色彩等，多為帶有豔麗的感受；中年後歷艱苦，筆調轉為剛健，不論是藉酒攄愁、對天叩問，均可見錫嘉承擔家族的堅毅及勇氣；晚年後則呈現清淡，詩中境界多為幽靜、

樸實，而不多加以藻飾，烘托晚年歷經滄桑後的沈澱。

本論文由於為開荒之作，故仍有展望之處，包括錫嘉之女曾懿與《古歡室詩詞集》研究，左氏女輩作品集研究等，希冀能對日後研究江南左氏家族有所裨益。

## 論文參考書目

### 一、詩詞文本與家族文獻

〔清〕左錫嘉：《曾太僕左太夫人詩稿合刻》，光緒 17 年華陽曾光煦定襄刊本。

〔清〕左錫嘉：《冷吟仙館詩稿八卷詩餘一卷文存一卷附錄一卷》，光緒 17 年華陽曾光煦定襄刊本。

〔清〕左錫嘉：《冷吟仙館詩餘》，《小檀樂室彙刻百家閨秀詞》，清光緒 22 年南陵徐氏刻本。

〔清〕左錫璇：《碧梧紅蕉館詞》，《小檀室樂彙刻百家閨秀詞》，清光緒 22 年南陵徐氏刻本。

〔清〕曾詠：《吟雲仙館詩稿》，《曾太僕左夫人詩稿合刻》，光緒 17 年華陽曾光煦定襄刊本。

〔清〕曾懿：《古歡室詩詞集》，光緒 33 年刊本。

〔清〕曾懿：《女學篇》附《中饋錄》，光緒 33 年刊本。

〔清〕曾懿：《醫學篇》，光緒 33 年長沙刊本。

〔清〕左輔：《念宛齋詩集》，宣統元年南陵徐氏刻懷幽雜俎本。

〔清〕左輔，左昂續編：《杏莊府君自敘年譜》，清宣統 2 年木活字本。

〔清〕左輔：《太極圖後說》，《百部叢書集成》，藝文印書館印行。

〔清〕林尚辰：〈誥封夫人外姑曾母左太夫人壽言節略〉，《冷吟仙館詩集》附錄。

〔清〕曾鑑、林思進：《華陽縣志》，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7 年。

〔清〕左元成等纂修：《常州左氏宗譜》，光緒 16 年裕德堂木活字本。

〔清〕袁厲準等：《誥封一品夫人袁母曾太夫人七十賜壽壽言錄》，1922 年排印本。

〔清〕林尚辰：〈誥封夫人外姑曾母左太夫人壽言節略〉，《冷吟仙館詩集》附錄。

## 二、古籍（依時代先後、作者姓氏筆畫）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詩經》，台北：藝文印書館，1956年。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新校本漢書集注》，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高雄：復文出版社，2004年。

〔漢〕劉向撰、〔清〕王照圓注：《列女傳補注》，《續修四庫全書》，第51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駟集解：《新校本史記》，台北：鼎文書局，1980年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十三經注疏---孟子》，台北：藝文印書館，1956年。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禮記》，台北：藝文印書館，1956年。

〔唐〕房玄齡撰：《新校本晉書》，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

〔唐〕李延壽：《新校本南史》，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

〔晉〕郭璞著、〔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阮氏瑯嬛僊館雕本。

〔梁〕沈約：《新校本宋書》，台北：鼎文書局，1975年。

〔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台北：里仁出版社，1994年。

〔南朝宋〕謝靈運撰、黃節注：《謝康樂詩注》，台北：藝文印書館，1958年。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十三經注疏---論語》，台北：藝文印書館，1956年。

〔宋〕朱子：《五朝名臣言行錄》，台北：商務印書館，1975年。

〔明〕黃尚文：《女範編》，明萬曆刻本影印原書，《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14冊，書目文獻出版社。

〔清〕朱汝珍：《詞林輯略》，台北：明文書局，1986年。

〔清〕沈善寶：《名媛詩話》，清光緒鴻雪樓刻本。

- 〔清〕宗婉等：《夢湘樓詩稿、詞稿》，清光緒 6 年常熟宗氏刻本。
- 〔清〕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台北：世界書局，1982 年。
- 〔清〕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
- 〔清〕張紉英：《緯青遺稿》，光緒 15 年江陰金氏校刊本。
- 〔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臺北：鼎文書局，1976 年。
- 〔清〕張紉英：《澹菊軒詩初稿》，道光 20 年刻本。
- 〔清〕張惠言：《詞選續詞選校讀》，台北：復興，1961 年。
- 〔清〕張惠言：《茗柯文編》，《葦齋文集》，中華書局，1981 年。
- 〔清〕張季易：《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 年。
- 〔清〕惲珠：《國朝閩秀正始集》，清道光 11 年紅香館刻本。
- 〔清〕惲珠：《蘭閨寶錄》，道光 11 年紅香館刻本。
-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
- 〔清〕董士錫：《齊物論齋文集》，清道光 20 年江陰暨陽書院刻本。
- 〔清〕曾國荃、張煦等纂修：《光緒山西通志》，《續修四庫全書》，第 64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
- 〔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校註》，台北：國史館出版社，1986 年。
- 〔清〕蔡鎮楚編：《中國詩話珍本叢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清〕蕭恆貞：《月樓琴語》，清光緒 22 年南陵徐氏刻本。
- 〔清〕穆彰阿：《大清一統志》，《續修四庫全書》，第 613-624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 〔清〕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台北：世界書局，1962 年。
- 〔清〕錢儀吉編：《碑傳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年。
- 〔清〕繆荃孫：《藝風堂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 157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 〔清〕繆荃孫：《藝風堂文續集》，《續修四庫全書》，第 1574 冊，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95年。

### 三、今人著述（依姓名筆畫）

#### （一）生平資料文獻

李文海主編：《清史編年·嘉慶》，第七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

李文海主編：《清史編年·道光》，第八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

李文海主編：《清史編年·咸豐》，第九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

江慶柏編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江蘇社會科學院《江蘇史綱》課題組著：《江蘇史綱》，江蘇：江蘇古籍出版，1993年。

何英芳：《清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台北：鼎文書局，1971年。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

郭毅生：《太平天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9年。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台北：曉園書局，1994年。

郭松義：《倫理與生活：清代的婚姻關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

張維驥：《毗陵名人疑年錄》，上海：常州旅滬同鄉會，1944年。

張長傳編：《江蘇省地誌》，台北：成文出版社，1936年。

崔之清主編：《太平天國戰爭全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陳華：《捻亂之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

龍宇純·孫同勛：《捻亂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叢刊，1979年。

譚其驥：《中國歷史地圖集·清時期》，第八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

年。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台北：中華書局，1972年。

## （二）婦女文學資料

王延梯輯：《中國古代女作家集》，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年。

王力堅：《清代才媛文學之文化考察》，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

李栩鈺：《閨閣傳心---「午夢堂」女性作品研究》，台北：里仁書局，1997年。

余安邦、熊秉真合編：《情欲明清---遂欲篇》，台北：麥田出版，2004年。

周愚文、洪仁進主編《中國傳統婦女與家庭教育》，台北市：師大書院，2005年，頁123~185。

梁乙真：《清代婦女文學史》，台北：中華書局，1979年。

孫康宜：《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年。

馬清福：《文壇佳秀：婦女作家群》，瀋陽市：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台北：台灣商務書局，1990年。

陳瑛珣：《明清契約文書中的婦女經濟活動》，臺北：台明文化，2001年。

葉舒憲：《性別詩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

康正果：《風騷與豔情》，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

舒紅霞：《女性審美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9年。

張壽安、熊秉真合編：《情欲明清—達情篇》，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年。

鄧紅梅：《女性詞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

鄧紅梅：《閨中吟---傳統女性的精神自畫像》，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鮑家麟：《中國婦女史論集(1)》，台北縣：稻鄉出版社，1992年。



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台北：里仁書局，2000年。

〔美〕曼素恩（Susan Mann）：《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5年。

〔美〕高彥頤（Dorothy Ko）：《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

〔美〕白馥蘭（Francesca Bray）：《技術與性別---晚期帝制中國的權力經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 （三）一般文獻

村野四郎：《現代詩探源》，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

周振甫：《詩詞例話》，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

林淑貞：《中國寓言詩析論》，台北：里仁書局，2007年。

吳仁安：《明清江南望族與社會經濟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莊春榮：《詩學析論》，台北：三民書局，1977年。

陳水雲：《明清詞研究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

葉嘉瑩：《清詞叢論》，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葉國良：《古代禮制與風俗》，台北：台灣書店，1997年。

曹虹：《陽湖文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陳良運主編：《中國歷代詩學論著》，南京：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8年。

馮天瑜、黃長義：《晚清經世實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02年。

張碧惠：《晚清藏書家繆荃孫研究》，台北：漢美出版社，1991年。

張岩冰：《女權主義文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

程抱一、涂衛群：《中國詩話語言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歐秀明：《應用色彩學》，台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蔣寅著：《古典詩學的現代詮釋》，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劉兆璜：《清代科舉》，台南：自刊本，1975年。

劉秀生、楊雨青：《中國清代教育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劉開揚選注：《高適詩選》，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

〔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

Richard Macksey,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三、期刊論文（依姓名筆畫）

#### （一）單篇期刊

王萌：〈明清女性創作群體的地理分布與成因〉，《中州學刊》第6期，2005年11月，頁216~220。

方勝：〈王維詩歌用典析談〉，《東山師範學院學報》，第22卷第10期，2007年10月，頁18~21。

石尚彬：〈論古典詩詞中典故的運用〉，《黔南民族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頁6~10。

李凱：〈試論古代巴蜀文學特徵〉，《中華文化論壇》，1998年，頁72~77。

朱崇才：〈常州詞派論略〉，《江蘇教育學院學報》，1997年，頁52~55。

林玫儀：〈試論陽湖左氏二代才女之家族關係〉，《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0期，2007年3月，頁179~222。

林玫儀：〈左錫璇詩詞集校（一）〉，《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7卷，第3期，2007年9月，頁255~308。

林玫儀：〈鵝鶼情深，手足情重---左錫璇的感情世界初探〉，台北：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兩岸韻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2008年5月30、31日。

紀玲妹：〈論清代常州詞派女詞人的家族性特徵及其原因〉，《聊城師範學院學

報》，2000 年第六期，頁 54~58。

紀玲妹：〈論清代常州詞派婦女詞的題材〉，《河南大學學報》，2001 年 9 月，頁 90~94。

紀玲妹：〈論常州詞派婦女詞的藝術特色〉，《蘇州大學學報》，2001 年 10 月，頁 73~75。

紀玲妹：〈論清代常州詞派婦女詞的繁榮及其原因〉，《江蘇石油化工學院學報》，2001 年 12 月，頁 51~54。

胡曉靖：〈詩歌：意境營造與析數修辭〉，《南都學壇》，第 27 卷第 6 期，2007 年 11 月，頁 52~55。

胡曉靖：〈詩歌：意境營造與色彩詞匯的妙用〉，《許昌學院學報》，第 27 卷第 1 期，2008 年，頁 78~81。

胡菁娜：〈李商隱詩的用典特色〉，《閩西職業大學學報》，2001 年 3 月，頁 44~51。

段繼紅：〈清代吳地女學的興盛與吳文化〉，《蘇州大學學報》，2005 年 3 月，頁 94~98。

孫康宜：〈明清詩媛與女子才德觀〉，《中外文學》第 21 卷，第 11 期，1993 年 4 月，頁 52~81。

孫康宜：〈明清女詩人選集及採輯策略〉，《中外文學》第 23 卷，第 2 期，1994 年 7 月，頁 27~52。

高彥頤：〈「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3 期，1995 年，頁 21~50。

陳水雲：〈嘉慶年間詞學思想的新變〉，《武漢大學學報》，1999 年第 2 期，頁 105~110。

梅俊道：〈論黃庭堅詩歌中的自我形象〉，《九江學院學報》，2005 年第 2 期，頁 35~37。

黃儀冠：〈清代婦女題畫詩的閱讀社群及其自我呈現---以《晚晴簃詩匯》為主〉，《國立編譯館館刊》第 27 卷，第 1 期，1998 年 6 月，頁 287~310。

遲寶東：〈試論張惠言的詞學思想〉，《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報》，2001年12月，頁90~99。

鍾慧玲：〈吳藻作品中的自我形象〉，《東海學報》第37卷，1996年7月，頁107~128。

鍾慧玲：〈吳藻與清代女作家交遊續探〉，《東海學報》第38卷，1997年7月，頁39~58。

鍾慧玲：〈期待、家族承傳與自我呈現----清代女作家課訓詩探討〉，《東海中文學報》第15期，2003年7月，頁177~204。

## （二）學位論文

吳智琪：《徐燦及其作品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

胡慧南：《沈宜修及《鸝吹》詩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

侯雅文：《常州詞派構成與變遷析論》，桃園：中央大學中國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

陳瑞芬：《汪端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年。

彭貴琳：《席佩蘭《長真閣集》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

## 四、網路資料：

哈佛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網站

<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index.htm>

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檔案人名權威資料查詢

<http://npmhost.npm.gov.tw/tts/npmmeta/GC/redblist.htm>